



大众传播精品译丛

数字麦克卢汉

信息化新纪元指南



Digital McLuhan

a guide to the information millennium

(美) 保罗·莱文森 著
何道宽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大众传播精品译丛·

数字麦克卢汉

——信息化新纪元指南

[美]保罗·莱文森 著
何道宽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数字麦克卢汉 / 美_保罗·莱文森著;何道宽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2

(大众传播精品译丛)

ISBN 7-80149-623-X

I. 数… II. ①保… ②何… III. 大众传播 理论研究
IV. G2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5572号

大众传播精品译丛

数字麦克卢汉

——信息化新纪元指南



作 者: [美] 保罗·莱文森

译 者: 何道宽

责任编辑: 仇 扬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开

印 张: 11.5

字 数: 255千字

版 次: 2001年12月第1版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ISBN 7-80149-623-X/B·110

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Paul Levinson

Digital McLuhan—a guide to the
information millennium

Routledge Press, 1999

本书根据英国 Routledge 出版社 1999 年
版本译出

“大众传播精品译丛”总序

传播学在西方，历时一百年，蔚为壮观。在祖国大陆，短短20余年，成绩斐然。本世纪内，即将成为显学。游览各家各派，珠玑难以计数。

世纪之交，群雄逐鹿。问鼎学术之际，需要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小小丛书，或可为匠，亦可为器。沟通中外，急需桥梁和通衢。成就中华学术，即使是桥梁础、铺路石，同仁亦乐意为之。

此丛书也，无意一蹴而就，或需要三五年，方可集腋成裘。于涓涓细流，终能溶入沧海，不亦说乎！

何道宽 吴子敏

2001年10月

大众传播精品译丛编委会

主 编：何道宽 吴予敏
编 委：刘英凯 徐文博
 曹亚军 李蕾蕾

译者序

一、什么书

《数字麦克卢汉》是一本三合一的书。既是麦克卢汉评传，又是一部专著，而且是让网民“扫盲”和提高的指南。

它有别于其他的麦克卢汉传记。作者不满足于阐释和解读麦克卢汉，他还要写一本自己的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数字麦克卢汉》实际上是两本书。一本写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及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另一本写我自己的思想，说的是麦氏思想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新的数字时代。”（第1页，英文版页码，下同）

但是，对于一般读者，这本书还有第三个功能：它是“信息化新千纪指南”。就是说，对于千千万万的网民尤其是对网络“发烧友”来说，这是一本大开眼界的书，一本认识自己、认识人生、认识历史、认识未来的书。它不是教人上网和做网页的技巧，而是张扬哲理、磨砺思想、别开洞天的一本书，一道高蛋白、高浓度的靓汤。

《数字麦克卢汉》实际上有两个平行的主题和任务。一个是批评和张扬麦克卢汉。另一个是写作者自己的思想。它“不仅谋求提供进入数字时代的向导……而且谋求证明麦克卢汉思想隐而

不显的准确性。为了完成这个双重任务，本书的每一章都试图阐明麦克卢汉的一种重要的洞见、原则或概念。与此同时，它试图揭示麦克卢汉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信息。”（第4页）

作者对麦克卢汉的肯定，不做雕饰、非常平实，却字字千钧：“《数字麦克卢汉》所取的视角是：麦克卢汉是对的。至少他提供的框架是对的。这个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与宇宙的关系。这个框架是重要的。它和理解人的心理、生活和物质宇宙的框架一样重要。（第1~2页）

二、他们是谁

中国学人知道麦克卢汉已经有20来年了，新闻传播界尤其对他含情脉脉。世纪之交，麦克卢汉热正在中国兴起。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他成名经典《理解媒介》，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他的选集《麦克卢汉精粹》，将其作为精品书。《深圳大学学报》两年之内发表三篇麦克卢汉评论。北京广播学院的《现代传播》三年之内刊登有关麦克卢汉的文章十余篇。国内十余本传播学教材均辟专门的章节予以评说，早已使他在传播界家喻户晓。

麦克卢汉（1911~1980）是20世纪最重要的媒介理论家。早在1964年，《纽约先驱论坛报》就把他誉为“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的最重要的思想家……”，说他是“电子时代的代言人，革命思想的先知”。90年代初，大名鼎鼎的《在线》杂志（Wired）从创刊号起，就在报头上把麦克卢汉供奉为“先师圣人”（Patron Saint）。

历史证明，麦克卢汉是信息社会的“先驱”和“先知”，电子时代的的代言人。网络时代的今天，他的预言已然成为现实，他的洞见更加富有启迪意义。全新的一代人正在转向他的著作，以便了解这个地球村。

就我所知，全球最大的网上书店“亚玛逊”的供货目录中，麦克卢汉本人的著作和有关他的著作，近30种，其中传记4种。本书即为其中之一。笔者选中它，有两个原因。一是它既是传记，又是专著，也是启蒙书，已如上述。二是由于作者保罗·莱文森的学术地位。

如果说，麦克卢汉是数字时代的“先驱”、“先知”和“圣人”，那么保罗·莱文森就是网络教育的先驱，“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

1985年，他创办“联合教育公司”，当时从事网络教育的学者，寥寥无几。他是开启网络教育时代的先驱之一。20余年来，他与英美的传统大学合作，授予传播学硕士学位，桃李满天下。

1985年，莱文森夫妇前程似锦。他在费尔莱·迪金森大学(Fairleigh Dickenson University)执教，任副教授，且享受终身教职待遇。他的妻子在纽约一家著名的保险公司任经理，收益丰厚。但是夫妻二人敢于吃螃蟹，毅然辞职“下海”，闯出了一条网络教育的崭新之路。

如今，莱文森已经成为著名的媒介理论家，“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奠定这个地位的，除本书外，还有他的三部力作：《软性的刀刃》(The Soft Edge)、《思想无羁》(Mind at Large)、《学习赛博空间》(Learning Syberspace)。这些著作，使麦克卢汉的理论万众瞩目，说明为什么“在线”一代要转向麦克卢汉。与此同时，他深刻揭示数字革命的经济、心理、社会和文化影响，批判并发展了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自成一家。此外，他还尝试过文学和音乐创作，他的科幻作品曾获雨果奖、星云奖和斯特津奖。现任纽约福德汉姆(Fordham University)大学访问教授。

1999年，《数字麦克卢汉》甫一问世，即好评如潮。各界学者对之褒誉有加。“如果你想解读屏幕上的赛博生活，你就得读这本书。”(科文·凯利 [Kevin Kelly]，《在线》执行编辑)“《数

字麦克卢汉》……完全兑现了本书小标题所做的承诺——“信息化新千纪指南。”（尼尔·波斯曼 [Neil Postman]，纽约大学媒介生态学博士点主持人）“《数字麦克卢汉》是我们难得的必读书之一——痛快淋漓、论说清晰、内容丰赡、值得破费。”（菲力普·马尔尚 [Philip Marchand]，《麦克卢汉：媒介与信使》的作者）“他手握麦克卢汉大师的画笔，得心应手地给我们勾勒出一幅引人入胜、明丽夺目的图画，他始终把握着麦克卢汉的神韵。”（特伦斯·戈登 [W. Terrence Gordon]：《轻轻松松阅读麦克卢汉：传记与人门》的作者）

三、本书题目、主题和结构

先从书名说起。《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千纪指南》有四个关键词：麦克卢汉、数字、信息化、指南。第一个关键词说明这是一本麦克卢汉评传，第二个关键词肯定麦克卢汉是数字时代的先驱。第三个词“信息化”用得不好，倒不如代之以“数字化”，因为笔者认为，信息化这个词太旧太泛，不足以说明新千年的性质。“信息化”开始于微电子革命的60年代，“数字化”比“信息化”晚30年，开始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崛起，两个时代不容混淆。两个概念也迥然有别，不能相混。“信息化”不等于“数字化”，它可以低于“数字化”。因为信息古已有之，形态多样，既可以是数字的，也可以是前数字的各种形态。只有用电脑“二进制”表现的信息，才能叫数字信息。只有一切信息都用电脑“二进制”语言表现之后的时代，才能叫数字时代。第四个关键词是“指南”，这个词用得名副其实。

再说本书的三元性质：评传 + 专著 + 指南。作为评传，它肯定了麦克卢汉的先知地位，阐述了他的现实意义。作为专著，它展露了作者莱文森的锋芒和洞见，证明他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

汉”。作为指南，它鼓励千百万的网民去认识时代，超越自己。

本书实际上是两本书，已如前述。其二元结构，从各章的题目和题目之前的麦克卢汉引语就一望而知。以第二章为例，题目叫“勉说其理”，题目之前的名言是：“我不解释，我只探索”。以后各章，均循此例。二者略有分工。一般地说，麦克卢汉的名言暗喻其思想、追求和成就，而题目就点明作者的理解、发挥和主张。再以第二章为例。“我不解释，我只探索”，说的是麦克卢汉的非实证的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勉说其理”，说的是作者在方法论上对麦克卢汉的解释和超越。

本书各章破题时采用的这种双重结构，服务于本书的两个主题，使其一以贯之，成为全书的一条红线，鲜艳夺目，便于表现传主和作者的思想共鸣。

本书分14个专题研究麦克卢汉。各章破题的引语，就是麦克卢汉的“神喻”和“天书”。这14条语录，中国读者听说的大概还不到1/3。许多神来之笔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吊人胃口、发人深省，乍一看可能会不知所云。不妨来个先睹为快。“媒介即是讯息”/“声觉空间”/“无形无象之人”/“地球村”/“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光透射媒介对光照射媒介”/“冷媒介与热媒介”/“人人都出书”/“电子冲浪”/“机器把自然变成艺术品”/“我们没有艺术，我们把一切事情都干好”/“后视镜”/“媒介定律”。

与这些语录对应的，是莱文森精心炼制的题目。这些题目，多半也是比方。它们和上述语录异曲同工，未必一目了然。如果不看他的解说，我们也会感到云里雾里。这些题目是：勉说其理/网络内容/赛博空间的字母歌/网上天使/从窥视到参与/中心的命运/屏幕背后的思想/很“酷”的文本/生锈的守门人/从物役到役物/机器美人/巴厘人在网上工作/用镜子，看得清/媒介革命的螺旋展开。

四、各章提要

第1章是绪论，很长，用了两个比方：同心圆领域和博弈计划。第一个比方说这本书由互相绞结的两本书组成。一本是麦克卢汉评传，一本是作者本人的专著，两本书好比是两个同心圆。第2个比方博弈计划，说的是全书的布局安排，内容提要。

第2章题为“勉说其理”，评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说明麦克卢汉为何受到非难，又为何应该受到肯定。首先概括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是只探索、不解释。他喜爱的方法是类比或暗喻，而不是逻辑论证。如果要强迫他作解释，那也是非常勉强的。接着，作者借用唐纳德·坎培尔（Donald Campbell）的进化认识论，说明为何麦克卢汉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对立。坎培尔认为，知识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生成”、“选择”和“传播”。传统的学者希望麦克卢汉参与前两个阶段，而麦克卢汉只对第一个阶段感兴趣。就是说，传统的学术规范是：不仅要探索，还要参加批评、检验和论辩。麦克卢汉用力探索，也就是着重知识的生成，他想把知识的“选择”和“传播”留给别人。打一个比方，传统的学者寻找的终极结果，是面包和美酒，而麦克卢汉只提供谷物和烤酒机。

作者为麦克卢汉的类比暗喻法，做了非常生动而有力的辩护。他首先举一个“光阴似箭”的暗喻。他说，常识告诉我们，人人能领会其神韵，没有人会去钻牛角尖。如果有人要钻牛角尖，那真是有神经病。诘难麦克卢汉的人就是这样的蠢人。按照这些人的逻辑，他们对麦克卢汉的挑战等于是追问：你说的这只箭像什么样子，带羽毛吗？箭头用什么材料？它用什么动力？为什么飞得快？你凭什么说它飞得快，你用了什么钟表？这个天空中的钟表像什么样子？

麦克卢汉谈笑自若，举重若轻。他的回答是马拉梅的名句：“定义就是杀戮，暗示就是创造。”他的比喻方法和传统学术的期待视野相对。他表述洞见和类比的方式，肯定冒犯了著书立说的传统观念。

第3章说媒介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麦克卢汉断言，“媒介即是讯息”。中国读者对此已有耳闻。许多人为此而给他扣上一顶帽子：媒介决定论。其实，为了矫枉过正，麦克卢汉不得不向人们大喝一声：不能只见媒介的内容，而不见其形式，即媒介本身。他有一个经典的比方：媒介的形式是窃贼，内容是肉，我们是看门狗，我们看媒介时，往往是只见肉不见贼。他说：“媒介的‘内容’好比是滋味鲜美的一块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对付保护思想的看门狗，分散它的注意力。”（《理解媒介》，第32页）

作者在这一章里，对麦克卢汉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他明确指出：“因特网是一切媒介的媒介”（第42页）；“不仅过去的一切媒介是因特网的内容，而且使用因特网的人也是其内容。因为上网的人和其他媒介消费者不一样，无论他们在网上做什么，他们都是在创造内容。”（第39页）；“因特网摆出了这样一副姿态：它要把过去一切的媒介‘解放’出来，当做自己的手段来使用，要把一切媒介变成内容，要把这一切变成自己的内容。”（第39页）

接着他又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理论：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理论。他说：“人是积极驾御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我的媒介演化理论可以叫做一种‘人性化趋势’的理论”（第40~41页）。

第4章“声觉空间”比较费解，读者要花一点力气。麦克卢汉认为，“声觉空间”和“视觉空间”形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循

环。拼音文字出现之前的世界是“声觉空间”。拼音文字出现之后，“声觉空间”弱化，“视觉空间”强化。电视出现之后，“视觉空间”弱化，“声觉空间”强化。他认为，“声觉空间”是一个整合的、同步感知的世界，拼音文字却是分割的、序列展开、视觉的世界，而电视是一个重新整合的世界。所以，电视出现之后，声觉世界重新走向我们。

作者对麦克卢汉“声觉空间”进行了修正。他说：“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把麦克卢汉头首倒立起来。我们主张，他所谓的声觉空间如今主要见诸于赛博空间那种“在线”的、“字母表似的环境之中。”（第46页）。换言之，莱文森认为，电视不是典型的“声觉空间”，“赛博空间才是“声觉空间”。

他还对麦克卢汉的“视觉空间”进行了修正。电视不是典型的“视觉空间”，印刷术也不是典型的视觉空间。因此他说，有“四种很不相同的声觉空间：无中间的听（hearing）、广播、电视和赛博空间（也许印刷术也构成一种不完全的声觉空间。在这一点上，我与麦克卢汉的意见相左。”（第48页）

他认为，未来的赛博空间可以是不需要文字、只要言语传播的“声觉空间”。

第5章讲电子传播，尤其是在赛博空间中，人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谓“无形无象之人”（discarnate man）。你在电话上听到的人、电视上看到的人，已经失去血肉之躯。电子媒介所发送和传输的人，就是脱离了肉体的“无形无象之人”。脱离肉体的精神，可以刹那之间输送到任何地方。人的思想与大脑的关系相当于DNA和生物体的关系。麦克卢汉喜欢把生物学的比方用于技术。他在《理解媒介》中说：“人仿佛成了机器世界的生殖器官，正如蜜蜂是植物界的生殖器官，使其生儿育女，不断衍化出新的形式一样。”（第56页）。在这一点上，作者和麦克卢汉的思想异曲同工、和谐合拍。不过，麦克卢

汉说，人是给技术异化授粉的蜜蜂，作者则说，技术是人的思想的体现。

他探讨了赛博空间对人的行为和道德的影响。比如网上色情站点、聊天室等等。

第6章讲地球村和数字革命对世人的影响。莱文森说：“因特网完成了麦克卢汉的比喻，使地球村成为现实。网上地球村的村民，只要有一台个人电脑，一条电话线和一个浏览器，就可以居住在任何一个地方，就可以和别人聊天，可以搜寻新闻，而不是被动地坐在电视机前接收新闻。”（第7页）

地球村似乎尽人皆知，其实不然。首先，他将地球村一分为二：传统的地球村和赛博空间的地球村，然后又把传统地球村一分为二：广播地球村和电视地球村。他用了三个比方来区别这三种不同的地球村：广播地球村是儿童的村落，电视地球村是窥视者的村落，赛博空间地球村是参与者的地球村。广播地球村是单向传播，传播者和受众是不平等的亲子关系，例子是罗斯福的逝世。他逝世的消息由广播传遍全国，全体美国人感到丧亲之痛。电视地球村是窥视者的村落，例子是肯尼迪的葬礼和克林顿的性丑闻。电视上看肯尼迪的葬礼时，人们已经非常超脱。网络上看克林顿的性丑闻时，人们觉得好玩。

除了区别以上三种地球村之外，莱文森还讨论了网上地球村的政治和商务。人们可以在网上直选，参与国家大事。他说：“因特网上的地球村本身就是一种治国机制。”（第72页）。他认为，网上地球村的商务和政治一样，不存在技术问题，是否实行直接选举和电子商务，那是人们的态度问题。

第7章讲网络时代的非集中化，讲非集中化的教育、政治、商务和城市。“信息的散播正在创立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第8页）网络时代的非集中化非常强劲：“信息权力已经分散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电脑之中。其中很大一批

电脑不仅接受信息，而且生产信息，比如网页、网址。总之，它们成了分散的中心，不仅是阅读、收听和收看的中心，而且是生产和广播的中心。”（第 86 页）

网络时代对政府的权力集中构成强大的挑战。他说：“政府控制信息的企图，一般说是不成功的。”（第 86 页）又说：“政府越是极权，它越是不能控制信息。”（第 87 页）。所举的例子有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对付不了油印的“白玫瑰”，苏联对付不了地下出版物。

他否定了商务垄断的可能性。关于美国政府起诉微软公司的垄断，他叫政府不必担心。他说：“事实上，面对信息革命强大的离心力，微软并不比政府具有更强的免疫力。微软在促成这些离心力中，尽了它的一臂之力。”（第 91 页）“公司影响经济活动的力量，就像政府影响经济活动的力量一样——从个人电脑及其赋予人的力量来看，正在瓦解消融……政府起诉微软，以便限制其力量，之所以大可不必，其原因就在这里。非集中化已经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第 8 页）

关于教育的非集中化，他说：“网上教育处处皆中心，无处不中心。只要有电脑、调制解调器和电话线就行。因此，它使自古以来的高等教育趋势为之逆转。”（第 84 页）

麦克卢汉曾经说过，电子时代的城市不复存在。莱文森和麦克卢汉的意见相左。他说：“数字时代的城市，还是充满活力，一如既往。”（第 94 页）

第 9 章的一个关键术语对我们非常陌生：“光透射对光照射”。麦克卢汉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去区别两种性质不同的媒介，解释媒介的产生和影响。简单说，光照射媒介有照片、电影、传统的绘画等等，光透射媒介有电视、电脑等等。从银屏弹回或反射回来的电影是“热”的，它清晰度高，不要求人积极参与。相反，电视的光线是从屏幕背后射出来的，是“冷”的，它要求人

积极参与。

“光照射”和“光透射”的区别有相当价值。作为一种工具，它可以解释人与媒介的关系，新媒介的兴起和影响。电影的图象反射回银屏上，电视的光脉冲来自屏幕后，它轰击人体，把图象打在收视者身上，人就是屏幕。

第9章的关键词“冷媒介”和“热媒介”，大多数读者略有所知。麦克卢汉当初的双关语 cool（冷、凉、“酷”）已经传遍全球，“酷”更是成为市井小儿的口头禅。

麦克卢汉的冷热观念，派生于爵士乐的俚语。“大型喧嚣的铜管乐荡气回肠、使人陶醉，是热的。轻柔、悦耳的速写乐拨动心弦、勾引心灵，是冷的。”（第106页）

这个观念是一种工具和尺度，是文化氛围的温度计。用它来衡量时代的“天气”，20年代的爵士乐时代是“冷”的，30年代至50年代的广播和电影时代是“热”的，电视时代又是“冷”的。因此可以说“依靠广播和电影运转的30年代，是热的时代。亮色、美发、连珠妙语、字正腔圆，时髦走红。到了60年代，电视使文化大大降温。磨损的牛仔服，蓬松的发型，初露端倪的贴近自我感觉潮流——所有这一切，按照时尚礼节，都成了领先的风格。”（第107页）

必须指出，媒介并不具有什么永恒不变的形而上的冷热属性。相反，媒介总是处于演化之中。这就使之随时可能显示“温度”变化。“如上所述，自从40年代末问世以来，电视的温度已经上升。”（第108页）

同样，冷热二分法并非僵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尺度。一般地说，“用来分析同一类媒介时，效果最好。最好是把电影和电视、散文和诗歌、漫画和照片进行比较，而不是把跨类别的媒介进行比较，比如广播和电视跨了类别，就不适合比较。”（第10页）

作者用“冷”电视分析了几十年来美国的政治人物，认为电视对形象“冷”的人有利，对“热”的人不利。如此看来，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里根、布什（George Bush）、克林顿等人在竞选总统中都深受其惠，尼克松、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卡特、蒙戴尔（Walter Mondale）、杜卡斯基（Michael Dukakis）、多尔（Bob Dole）却因为不会使用电视而败下阵来。

作者认为，由于“冷”电视的影响，50年代以来的通俗文化经历了普遍的降温。

他又说，电脑和因特网上的文本是很“酷”的文本。“凭借个人电脑的网上课程，由电话通过“电脑会议系统”收发的文本，加上中心电脑和因特网——这就构成了理想的很‘酷’的‘优秀教学’论坛。”（第116页）

第10章讲媒介的守门。古今中外，一切社会，一切媒介都需要守门人。因特网似乎不再需要守门人，不太可能守住门，它似乎还要砸烂把关的门。然而，奇怪的是，看到没有守门人的前景时，人们并不是欢呼雀跃，反而又回头渴望用守门人来把关。因此因特网上的守门人还是安然无恙地保留下来。只不过它变换了形式，变换了功能。

循着这条路子，本章回答了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网上文本、网上写作容易使人上瘾？因为人人都有发表和出版的冲动。因特网最能够满足这个需要。麦克卢汉说，复印术使人人都能够出书，那是有一点太超前、太夸大其词、太乐观了。然而，如今的因特网的的确确使每个人出书的梦想成为现实。第二，守门人的形态有何变化？从制度来讲，守门人经历了国王、教会、政府、媒介的演变过程。

如今，“媒介中传统的守门人都被席卷而去，都被压倒了。”（第11页）所以就自然产生了第三个问题：因特网守门人的功能有何变化呢？作者认为，因特网守门人成了红娘。以亚玛逊网上

书店为例。这个婚介人不再使用“拉”（“pull”）的技术，而是改用“推”（“push”）的技术。换句话说，“拉”的技术是读者到传统书店里去找书，“推”的技术是网上书店给读者送书。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网上书店的守门已经转变成了特别的送货”。网上的“门”不再把文本关在门内不让读者看，而是把这扇门幻化成诱人的蝴蝶。否则，即使精明的读者也可能注意不到有什么书籍，这些书就羞于见人、深居闺房、难找婆家了。”（第129页）换言之，网上书店的编辑和供货人担任了“红娘”的角色。

第11章讲数字时代的各种变化。它用了几个比方“电子冲浪”、“从物役到役物”、“玩具、镜子和艺术”。在电子时代，工作和游戏的差别模糊起来。一开始，个人电脑就是工作和游戏的载体。实际上，DOS是工作软件而Macintosh是游戏软件。视窗将这两个功能整合起来，是理所当然的。电话变家庭为办公室和生意场所。在家庭办公室，家长和公司老板的角色可以自由转换。

作者提出媒介演化的三阶段论：玩具、镜子和艺术。他认为，任何技术刚开始时都具有玩具的功能，其次才开发镜子即工具的功能，最后它就演变为艺术。读过麦克卢汉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为了避免重复，作者举了几个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例子：中国发明的印刷术与火药，西方的收音机。印刷术与火药首先是用做玩具，印刷术先用来印佛像和节庆贺词，而不是用来印报纸和科技书，火药首先是用来做鞭炮和礼花，而不是用来开山放炮、争夺土地。收音机最初是用做欣赏音乐的玩具。

第12章题为“机器美人”，讲技术成为艺术的过程。作者举的例子是食品加工、敞篷式汽车和电视。腌制食品最初是一种技术，用以保存食品，后来就成为艺术，加工食品是为了获得美食，吃熟食品是为了品尝美食。敞篷式汽车在没有空调的时代是为了凉快，它在80年代的复活，是因为玩车一族要扮“酷”

(cool), 耍耍派头。

作者区分经典电视时代和数字时代的“艺术电视”，区分大众数字时代和个人数字时代。老电视节目重播时就成为艺术，在VCR、VCD、DVD上播放时，也成为艺术。亿万人观看查尔斯王子和黛安娜的婚礼和黛安娜的葬礼时，他们是经典的电视观众。电视是大众数字时代的标志，电脑是个人数字时代的标志。网上的“在线音频播放”(RealAudio)和“在线视频播放”(RealVideo)，也使传统的广播电视成为艺术。在大众数字时代里，罗斯福使用广播，里根使用电视。他们是多么的得心应手。可是很难想象，他们进入网上聊天室和人们聊天、对话，那会是什么样子。恐怕他们根本就不能够在网上进行严肃的谈话。

工业革命的机器践踏了艺术和艺术家。数字时代的电脑是整合艺术经验的机器。个人电脑和因特网革命把电视变成了艺术。电脑就是艺术，就是机器美人。

第13章说的是数字时代的生活和工作。在数字时代，我们在“巴厘人”的艺术道路上似乎走得很好。这里所说的巴厘人，是在前工业时代里，工作、游戏和艺术不分家的人。他们的工作能够精雕细琢。

为什么数字时代的人能够把事情办好呢？作者提供了两个原因。一是因特网的运作速度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二是因特网时代是无数个爱迪生（信息库）共同工作的时代。

作者在本章继承并发挥了麦克卢汉的电子神话说。麦克卢汉说，电子时代是“神话”的时代。莱文森把神话分为两类：古典神话/“纵向神话”和现代的电子神话/“横向神话”。古典神话要经过千百年世世代代的积累。电子神话产生的速度却要快得多，因为它是由无数人用电子媒介的横向积累很快产生的。

作者详细描述了一个电子版神话：泰坦尼克神话。“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新闻，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已经上升为大众文化现

象，已经成为现代神话。这里有一些数据。到 20 世纪末，一共有 35 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反复复地述说这个故事。这部神话近百年挥之不去。80 年代，泰坦尼克的残骸发现了。90 年代，电影《泰坦尼克》重拍了。当然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黛安娜王妃的神话。

本章的另一个重头戏是电子琴的艺术价值和象征意义。数字技术使电子琴成为艺术品，使它产生许多象征意义。在电影《迷魂》中，它暗示精神病。在电影《地球停止转动》中，它用来陪伴外星人。在电影《失落的周末》中，它又暗示醉酒。在电影《脆弱的少年犯》中，它则暗示疯狂。“披头士”等疯狂的摇滚乐队用上了电子琴飘渺的声音。

如果说数字时代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无论虚拟艺术多么适合我们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它和我们长期以来做事情的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第 171 页）

第 14 章讲一个价值连城的思想工具。这就是“后视镜”，它可以给未来导航。我们借以警惕错误和陷阱。

作者说，麦克卢汉的思想中，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后视镜”。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用后视镜可以看得清过去和未来。二是他和麦克卢汉惺惺相惜。这个理论和他提出的“人性化趋势”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喜欢后视镜的恐怕不只莱文森一人，唐·特沃尔（Donald F. Theall）就用它写了一本书：《媒介是后视镜：理解麦克卢汉》。

先看看麦克卢汉的名言：“我们透过后视镜看现在。我们倒退走步入未来。（We look at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rear view mirror. We march backwards into the future.）”。他解释说：“我们面对一种全新的情况，我们往往依恋……不久前的客体。”

再看看莱文森的解释“暗喻不是后视镜……又能够是什么呢？”如此说来，后视镜就明白如画了。在这个后视镜里，汽车

成为“无马拉的马车”，收音机成为“无线电”，VCR、VCD、DVD成为“小电影”，“在线音频播放”（RealAudio）叫做广播，“在线视频播放”（RealVidio）叫做电视，因特网叫做图书馆，网上聊天室叫做咖啡厅。

令人称奇的是，莱文森用后视镜看到，麦克卢汉‘媒介决定论’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媒介演化理论。这就是他的“补救性媒介”（remedial media）理论和“人性化趋势”的演化理论（anthropotropic evolution of media）。按照这个观点，一切媒介都是“补救性媒介”（remedial media），补救过去媒介之不足，使媒介人性化，因而人有能动性，能够主动去进行选择和改进媒介。按照他这个理论，我们对媒介的确是有控制能力的。他反对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

他这个理论有两层意思——在媒介演化中，人有两个目的或动机。一是满足渴求和幻想。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借助发明媒介来拓展传播，使之超越耳闻目睹的生物极限，以此满足我们幻想中的渴求（因此，埃及的圣书文字、希腊的拼音文字和电报，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使语词延伸了千万年、千万里）”（第179页）。二是弥补失去的东西，也用他的话来说明：“整个的媒介演化进程都可以看成是补救措施。因此，因特网可以看成是补救性媒介的补救性媒介，因为它是对报纸、书籍、电台和电话等等媒介的改进。”（第179页）

与此同时，作者又从某种角度肯定了麦克卢汉的媒介演化理论。他说：“如今……在后视镜里回顾他……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用‘媒介决定论’来描写他未必是妥当的……不过，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反对“媒介决定论”的帽子。他的抵制和置身事外与他不愿意预告未来有关系。”（第183—184页）

最后一章讲麦克卢汉的媒介定律。这套媒介定律是麦克卢汉

的天鹅绝唱。麦氏生前只发表了两篇媒介定律的文章，他企望早日出版专著，可是出版社对其手稿不太看好。所以作为专著的《媒介定律》在他死后8年的1988年才得以面世。这是他给世人预备的一个最后的惊喜。

麦克卢汉雄心勃勃，他想建立一个最高层次的无所不包的媒介理论。莱文森把这个理论叫做工具中的工具，涵盖一切的工具，是麦克卢汉工具袋里“一种独特的工具。我们用它来给媒介做保健工作，看媒介的健康状况、心跳和预后……这些定律还是开放的、多向度的。每一种媒介都有四种功能：提升、过时、再现和逆转，都可能转换成许多东西或效果。”（第17页）

这一章的内容不但非常丰富，而且是作者最闪光的思想荟萃之地，非三言两语能够概括。我们还是让读者自己去探宝吧。我们能够做的，仅仅是提请读者注意一点：作者对麦克卢汉和各种大家的比较研究。在这个比较中，作者把自己周围的大家放进去，那也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理所当然的。

这里有三元说的比较：黑格尔“正”（肯定）、“反”（否定）、“合”（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有作者的“玩具、镜子（即工具）和艺术”的三个技术发展阶段，有弗洛伊德性表现的三个阶段——口欲、肛欲和生殖器欲的三个阶段，有皮亚杰的儿童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感知运动、具象和形式化的三个阶段，有凯斯特勒关于人的创造性的三个阶段——弄臣、圣贤和艺术家，有麦克卢汉关于人类传播的三个阶段——口头、文字和电子传播的阶段，有罗马教廷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圣父、圣子和圣灵，还有童话里的三个愿望等等。

也有四元说的比较：有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定律，有《圣经》启示录里的四骑士，有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还有中世纪大学传授的“四艺”等等。

五、怎么读

先说怎么读麦克卢汉。几十年来，许多人说麦克卢汉是难解的斯芬克司，是一本天书。连他自己都承认，他那些东西难懂。之所以难，难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思想超前。要读懂他，一定要等到数字时代。二是他的风格晦涩，用典艰深，征引庞杂。

读者最不习惯的，是他滥用警句、格言、典故、暗喻，还有莫名其妙的“麦克卢汉式”的语言，于是英语和法语里增加了一个词：“麦克卢汉式”。这个戏说之词是法国人发明的，但是它很快不胫而走，在西方学界流行开来。

麦克卢汉执教英美文学，凡数十年，养成了非科学的研究方法、“文学思维”和华丽文风。

他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探索而不做结论，并置而不做分析，铺陈而不做归纳，发现而不做判断，定性而不做定量，形而上而不做实证。

他的“文学思维”和华丽文风表现为大量的格言警句，他的比喻奇崛怪诞，晦涩难懂，偏爱格言警句，不求明白如话，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叙述方法一反常态，他的文字常常是短短几句话，是“小包装”，一般不展开长篇论述。“这种方法与人们网上交流的方式很相像”（第4页）。在前数字时代里，这样的文风，使许多读者望而却步。

奇人怪杰，为人嫉恨、为人不解，古今中外皆然。麦克卢汉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叙述风格，都与传统相悖，难免使人不快。他宣告眼光狭隘的专门家已是明日黄花，冒犯了许多地位显赫的学者，使他们气愤难平。“麦克卢汉的比喻方法和传统学术的期待视野相对。他表述洞见和类比的方式，似乎冒犯了著书立说的传统组织模式。”（第30页）

默顿 (Robert K. Merton)、布里斯特 (Michael Bliss) 骂他是“冒牌预言家”，麦克唐纳 (Dwight McDonald) 说“他劫掠了一切文化……以支撑他那体系的废墟”，莫罗 (James Morrow) 宣称要“从麦克卢汉手中恢复失地”等等 (第 29 页)。1955 年，听了他的一次讲演之后，美国著名学社会学家默顿 (Robert K. Merton) 迫不及待地站起来提问题，脸色铁青，几乎一句话也憋不出来，只好愤怒地说：“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打问号！” (第 24 页)

当然，他的研究方法和语言风格，和“先知”的“神喻”非常吻合。不仅相宜，而且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前数字时代的社会实践和技术发展，不给他提供实证的客观条件。他的许多预言，还要等待一个时代，还要等待一代新人，才能得到证实。世纪之交的数字时代才是这样的时代，“在线”一代的网民就是这样一代新人。

当然，有了《数字麦克卢汉》之后，麦克卢汉就容易读了。

莱文森的《数字麦克卢汉》又该怎么读呢？

我想，我们首先要问，为什么说他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仅从本书看，他的成就已很显赫。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麦克卢汉的思想，把麦克卢汉的思想分十四个专题条分缕析，证明了麦克卢汉的先知先觉，而且创造性地提倡了自己的一套理论。现择其要，呈给读者，谨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

1. “人性化趋势” (anthropotropic) 的媒介演化理论，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用以批判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

2. “补偿性媒介”的理论，用以说明人在媒介演化中进行的理性选择。

3. 媒介演化的三阶段论，用以补充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定律。

4. 数字时代的分期说：大众数字时代和个人数字时代的创

意。

5. 神话的二分说：“现代电子神话”对“古典神话”也就是他喜欢说的“横向神话”对“纵向神话”。“泰坦尼克”神话和“黛安娜王妃”神话，就是现代电子版的神话。

6. 挖掘并发挥麦克卢汉鲜为人知的一些重要思想，比如“无形无象之人”在赛博空间、虚拟世界里的运作，“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对非集中化的解说，“网上冲浪”使工作和游戏的结合。

兹不赘述。请读者从自己最喜欢的章节开始读这本数字时代的“指南”。

何道宽

2001年2月7日

谢 辞

我初次接触麦克卢汉是在1964年。那时还在纽约城市大学读本科。很想在此感谢让我读到《理解媒介》的那位教授，可惜我记不住他的名字了——那时我才17岁。他指定我们班的同学读这本书，但是我已经记不清他为何要我们读这本书了（好像是教育心理学讨论课的参考书）。

十年之后，我再次在学校接触到麦克卢汉的著作。这一次他的东西已经经过修整——不再是一本书，而是一门课。我的鉴赏力已经大大提高。约翰·卡尔金（John Culkin）开了这门课。60年代末，他邀请麦克卢汉到福德汉姆（Fordham）大学担任一年的客座教授，而且在70年代初期成立了一个“理解媒介研究中心”。与此同时，他先后在安提奥（Antioch）学院和社会研究新型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推出了媒介研究的硕士学位。我1974年进入社会研究新型学院读硕士。他知识渊博，对麦克卢汉理解深透，古道热肠，乐于倾其所有给我们传授知识。我师从他学习麦克卢汉，不胜幸运，否则我的生活会是另一种样子，而不是现在的学者和媒介理论家。他不幸于1993年去世，我无缘当面表达感激之情。惟有希望本书作证，是他把我送上学术征程。

1976年，拿到硕士学位之后，我到纽约大学攻读“媒介生

态学”的博士学位。纽约大学离纽约城市大学只有咫尺之遥，就在格林威治村的同一条街上。这个博士点的指路明灯当时是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现在仍然由他执掌。他不仅教我如何上课，而且使我洞悉麦克卢汉，洞悉麦氏对世界的影响。他不仅给我引路，而且把麦克卢汉本人介绍给我。此事对后来写这本书意义重大，容我下面细说。波斯曼是颇有影响的媒介理论家。虽然有时我不敢苟同他对媒介的过分悲观的批评，但是本书还是常常引用了他的著作，他运用麦克卢汉思想的成果引人注目。尼斯特洛姆（Christine Nystrom）和莫兰（Terrence Moran）是“媒介生态学”的另外两位教授，他们也教我研究麦克卢汉。

我的同窗就像师长，与之切磋常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梅罗维兹（Josh Meirowitz）和瓦克特尔（Ed Wachtel）常常使我茅塞顿开。他们后来的著作也在本书引用之列。

1979年，我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遇到生平的两件大事。我对麦克卢汉的理解，因此而受到深刻的影响。本书也因此而受到深刻的影响。一是我和麦克卢汉已经成为亲密的朋友，二是我应聘成为费尔莱·迪金森大学（Fairleigh Dickenson University）的传播学助理教授。

我与麦克卢汉邂逅的环境，我与他余生期间短暂而丰富的思想交谊，分别在书中述及。容在此不赘。只说一句。显而易见，我这本书最需要感谢的是麦克卢汉。而且，他是我人生际遇中，最会聊天，最发人深省的人。我们一共见而十余次。我们在饭桌上谈话，在街上聊天，不用说还有电话上的交谈。我们的切磋成为他公开出版的著作的最好的译文和解说。谈话涉及的范围与书中无异，常常是角度略有不同，层而不大一样罢了，但是都能够揭示云遮雾罩的路径，从而到达理解的彼岸。

至于教学，我得承认，虽然我献身与传授知识，并且以此为荣，但是我总是发现自己有那么一点自私的动机：我确实能够在

教学中温故知新，每节课都学到一点东西，有时还学到许多东西。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在费尔莱·迪金森大学开设的课程叫“大众传播理论”，它当然是塞满了麦克卢汉——他的思想起到了主导作用。每教一次都有助于我弄清他的思想。同样，80年代初，我在福德汉姆大学研究生院暑假班所教的“媒介运动”，也有助于我们认识麦克卢汉——希望对学生如此，但是它肯定是给我以启迪。

我的第一门完全明确讲麦克卢汉的课程，叫做“麦克卢汉研究班：25年之后”。我设计并开始授予媒介研究的硕士学位（在线和面授两种计划同时进行）。所谓25年指的是《理解媒介》1964年出版以来的25年。我断断续续地开设这门课程，只是把课程名字略微改动，以适合当年的时间。学生的反映与我的理解不谋而合：麦克卢汉的研究成果，如果和过去有什么区别的话，应该说是与时代越来越契合，仿佛我们的信息时代正是他远见卓识的结晶。90年代，我在霍夫斯特拉大学和福德汉姆大学所教的本科课程，同样给我以教益。

我感谢学生使我获益匪浅，凡有麦克卢汉角色的课程都于我有益。他们的问题和意见是本书难以一一明示的催化剂。我在此予以说明。

自1976年以来，我发表的东西中，有20余种全部或部分与麦克卢汉有关系，包括文章、评论和专著。这些东西有利于我清理和发展自己对麦克卢汉的思考。我为此感谢每一位给他们催生的编辑。这些东西在第一章和每一章里都会提到，而且进入了参考书目。

我感谢本书责任编辑A. 德里斯科尔。我的《软性的刀刃》也是他编辑的。他的鼓励至关重要。

麦克卢汉的亲属大力支持。多年来，我的麦克卢汉研究得到感情上和思想上的宝贵支持。他的妻子柯琳（Corrine）总是让我

和夫人感到宾至如归。70年代末，我们常常登门造访。直到今天，与她共进晚餐或聊天，还是我到多伦多行程的高峰，实际上我在任何地方与她不期而遇时，都感到非常高兴。他的儿子艾里克（Eric）在他生命后期的研究成果《媒介定律》中，成了他得力的助手。艾里克的友情，还有他用父亲的思想来研究今天的媒介的孜孜不倦精神，都予我大有裨益。他的女儿特莉（Teri）家住纽约，我们见面更多一些。她在人类学中做出了成绩。此外，她对其父在思想苍穹中的地位，是我所知的最有见地的人。她多年的意见对我是无价之宝。

我对家人更是充满感激之情。1977年夏天，我们第一次北上到多伦多去拜访麦克卢汉时，我和蒂纳·沃齐克（Tina Wozick）新婚才一年。有一次，我们和麦克卢汉在他的办公室里聚了一天，晚上他们夫妻二人又在家里与我们共进晚餐。晚上，柯琳开车又把我们送到附近的汽车站。但是，我和蒂纳不能安安静静地站着等车，因为这一天的经历和发人深省的谈话使我们激动不已。所以我们手拉手走了一个多小时，穿过多伦多的大街小巷，一直走向旅店。那天晚上，那些大街小巷仿佛是铺满了魔力。事实上，我在写作本书每一页的过程中，似乎还是走在这条充满魔力的道路上。

我们的孩子，14岁的西蒙和11岁的莫莉，自从进入我们的生活以来，始终和我们一道奔走在这一条道路上。写书人常常说“第一读者”——首先读他们手稿的人。我很幸运，我的家人还是首先乐意倾听、愿意讨论和善于思考的人。我们的谈话，越来越丰富，孩子们提供一些趣闻和观点。我们的谈话在餐桌上、汽车里和度假中进行，也在这一本书里进行。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为他们这一代，而不是为我们这一代写的，因为他们已经是信息千年中更加完整意义上的公民。

目 录

作者中文版序	1
译者序	1
谢 辞	1
1. 绪：同心圆领域/Coinciding Realms	1
1. 1. 搏弈计划/The game plan	5
1. 2. 麦克卢汉及其同人/McLuhan and company	22
“我不解释，我只探索” / “I don't explain—I explore”	
2. 勉说其理/The Reluctant Explicator	33
2. 1. 类比与逻辑/Analogy and logic	36
2. 2. 数字成就 (1) /The digital fulfillment (1)	38
2. 3. 数字成就 (2) /The digital fulfillment (2)	41
2. 4. 麦克卢汉媒介观/McLuhan' medium	44

“媒介即是讯息” /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3. 网络内容/Net Content	49
3. 1. 作为内容的媒介：在屏幕上写/The medium as content: writing up on the screen	51
3. 2. 上网者作为内容/The user as content online	54
3. 3. 媒介里的媒介里的媒介……言语媒介的原初性和 摄影术的例外/Medium within medium within medium... the primary of speech and the exception of photography	57

“声觉空间” / “Acoustic space”

4. 赛博空间的字母歌/The Song of The Alphabet in Cyberspace	63
4. 1. 声觉世界，在网络下听到的世界/ The acoustic world, heard offline	65
4. 2. 手写稿、印刷品、赛博空间/ Script, print, cyberspace	68
4. 3. 声觉世界，在网上看到的世界/ The acoustic world, seen online	69
4. 4. 无字母的赛博空间？/ A Cyberspace sans alphabet?	72

“无形无象之人” / “Discarnate man”

5. 网上天使/Online Angels	79
-----------------------------	----

-
5. 1. 虚拟美德与无形之性/Virtual virtue and
sex discarnate 82
5. 2. 上帝之眼看到什么/God's-eye views 85
5. 3. DNA 中的魔鬼/The Devil in the DNA 88

“地球村” / “The global village”

6. 从窥视到参与/From Voyeur to Participant 95
6. 1. 儿童村, 窥视者的村落/Village of children,
village of voyeurs 97
6. 2. 网上地球村的政治/Politics in the online
global village 100
6. 3. 网上地球村的商务/Business in the online
glohal village 107

“处处皆中心, 无处是边缘” /

Centers everywhere, margins nowhere

7. 中心的命运/The Fate of The Center 117
7. 1. 上帝之空间/God's space 119
7. 2. 无处不在的网上教育/Online education
everywhere 121
7. 3. 政府的重力/The gravity of government 124
7. 4. 网上垄断? /Monopoly online? 128
7. 5. 永恒的都市: 数字式模拟/The city eternal:
analog as digital 132

“光透射对光照射” /

“Light - through/light - on”

- 8. 屏幕背后的思想/The Mind Behind The Screen** 139
8. 1. 科学和美学家/Science and the aesthetician 141
8. 2. 富有活力的媒介解读/A kinetic understanding
of media 143
8. 3. 泡在电子中的漫游人/The peripatetic couch
potato 147
8. 4. 屏幕和天空/The screens and the skies 148

“冷和热” / “Hot and cool”

- 9. 很“酷”的文本/Way Cool Text** 153
9. 1. 媒介温度计的要害/Bare essentials of
the media thermometer 156
9. 2. 文化影响/Cultural consequences 159
9. 3. 互动文本/Text interactive 164

“人人都出书” / “Everyone a publisher”

- 10. 生锈的守门人/The Rusted Gatekeeper** 173
10. 1. 两面神祖先/Janus ascendant 175
10. 2. 守门人的心态/Gatekeeping mentality 180
10. 3. 过滤对评价/Filtration versus evaluation 183
10. 4. 从守门人到婚介人 From Gatekeeper
to matchmaker 186

“电子冲浪” /Surf – boarding electronic waves

11. 从物役到役物/Surfs to Surf 191
11. 1. 电话上的内外颠倒/Inside – out on the phone 193
11. 2. 家庭办公室：家庭之友/The Home Office:
friend of the family 195
11. 3. 朋友式的家庭办公室：反证/The home office
as friend: counter – indications 198
11. 4. 玩具、镜子和艺术/Toy, mirror, and art 200

“机器把自然变成艺术品” /

“The machine turned Nature into an art form”

12. 机器美人/Beauty Machines 209
12. 1. 熟食品和敞篷式汽车/Of delicatessen
and convertibles 211
12. 2. 数字时代作为艺术的电视/TV as art in
the digital age 213
12. 3. 一见钟情、怀旧情绪对艺术/First loves and
nostalgia versus art 217
12. 4. 作为主流的因特网/The Internet
as mainstream 220

“我们没有艺术，我们把一切事情都干好” /

“We have no art, we do everything well”

13. 巴厘人在网上工作/Balinese at Work Online 227

- 13.1. 神秘的程度和艰难的任务：纵向对横向/
Mystic proportions and Herculean tasks:
vertical vs. horizontal 230
13. 2. 作为艺术治疗方剂的电子琴/Theremin
as therapy for art 234
13. 3. 虚拟的精湛技巧/Virtual virtuosity 241

“后视镜” /Rear - view mirror

14. 用镜子，看得清/Through A Glass, Brightly 247
14. 1. 后视镜网络/The Web of rear - view mirror 250
14. 2. 工具箱中的后视镜/Rear - view mirror in
the toolbox 253
14. 3. 给未来的处方/Prescriptions for the future 259

“媒介定律” /Laws of media

15. 媒介革命的螺旋展开/Spirals of Media Evolution 267
15. 1. 定律要津/Basics of the tetrad 270
15. 2. 数字时代的精神/Spirit of the digital age 273
15. 3. 深刻再现和数字艺术/Deep retrieval and
the digital arts 277
15. 4. 数字时代的逆转/Reversal of the digital age 282
15. 5. 媒介决定论的逆转/Reversal of media determinism
..... 286

- BILIOGRAPHY 291
- 索 引..... 312
- 后 记..... 327

1. 绪：同心圆领域

《数字麦克卢汉》实际上是两本书。一本写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及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另一本写我自己的思想，说的是麦氏思想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这个新的数字时代。无论如何，我都可能写这本书的。但是麦克卢汉不可能，因为他在1980年的最后一天去世了，差不多就倒在个人电脑革命的门槛上。这一场革命使我们的世界产生巨变，然而它又是可以说清楚的，我们可以用麦克卢汉的洞见和比方来解说这个世界。

他的洞见向我们展示了媒体世界的动态情况。在这个世界中，在争夺我们注意力的时候，电视正在压倒书籍、报纸、广播和电影，正在对政治、商务、娱乐、教育和我们的一般举止产生深刻的影响。媒介要我们去惠顾——有人说要我们的心灵去惠顾——展示的贝页挂毯^①，自然引导麦克卢汉去考虑，媒介在与我们的心态交战时，有何不同表现。比如，在电视上看电影或者电影院里看电影有何不同，为何不同？读新闻和听新闻有何不同，为何不同？在电视上看电影或者电影院看电影有何不同，又为何不同？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麦克卢汉提出并试

^① 贝页挂毯 (Bayeux Tapestry) ——藏巴黎贝页博物馆，做于12世纪，描绘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人的历史场面。

图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媒介及其影响的一套复杂的分类系统。这个系统的比较过程，回溯到我们这个物种的起源。比如说，它承认前文字传播和电子传播有相似之处，并且给未来的媒介留下了大量的空间。我们在因特网上挑选出来读、听、看的新闻和在报纸、广播、电视上表现出来的新闻有何不同？

与数字时代相协调的迹象，在麦克卢汉的著作中已经表现出来了。

但是，这种迹象在他的著作中有用的程度，只达到了可以理解的程度。它仅仅是导航的线索、环境的轮廓，其语言又不是非常明白。结果是既给人教益，又令人受挫。既然这种语言如此复杂，所以它既给人警示的信息，又无意之间给我们造成理解的障碍。他要人们注意传播媒介显著然而却又被人忽视的作用——比如读报纸新闻和看电视新闻的区别。他在这里使用了非常著名的警句：“媒介即是讯息。”批评家和漫不经心的读者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他说的是：内容——读到和看到的东西——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他用刺激人的类比，把电视及其竞争者的区别用富有戏剧色彩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冷对热（cool versus hot），光透射对光照射（light-through versus light-on）声觉空间对视觉空间（acoustic space versus visual space）。然而，这样的比方适得其反：没有用比较熟悉的东西来表明比较不熟悉的东西。这些比方比其要说明的东西更加晦涩难懂。有人叫他作出解释时，他说他的目的不是解释，而是探索。

他这种表达方式——他表达的媒介给人造成的困难——无论如何不会使其内容的重要性减少一丝一毫。对于凡是愿意学习它、愿意看看他玩的游戏有什么可取之处的人，其重要性是始终存在的。维特根斯坦正是给了我们这样的忠告：遇见新观

念时，除了批评之外，还要看看它们有何可取之处。1965年，汤姆·沃尔夫^①问道：“如果他说对了呢？”“如果他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呢？”虽然他把巴甫洛夫列入名单令人吃惊，但是他提的这个问题却是对的。《数字麦克卢汉》所取的视角是：麦克卢汉是对的。至少他提供的框架是对的。这个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与宇宙的关系，这个框架是重要的。它与理解人的心理、生活和物质宇宙的框架一样重要。

其他人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比如：编选他文集《麦克卢汉：冷与热》的斯特恩（Stearn, 1967），编选《麦克卢汉：毁誉参半》的罗森塔尔（Rosenthal, 1968）。这些书都是毁誉参半。（麦克卢汉的语言即使在被误解的情况下，也生动形象，大胆泼辣，所以人们的第一个反应不可能是视而不见）。给他立传的人菲力普·马尔尚（Philip Marchand, 1989）和特伦斯·戈尔德（Terrence Gold, 1997），在传记中都描绘了麦克卢汉研究所将要被关闭时引起的抗议浪潮。1980年，他中风后不能工作，多伦多大学打算关闭这个研究所。数以百计的人打电话写信对他表示声援。这些支持者有一些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富勒^②、凯奇^③、

① 汤姆·沃尔夫（Tom Wolfe, 1931 - ）——美国记者，提倡新型新闻，即把小说手法用于新闻报道。

② 富勒（Buckminster Fuller, 1895 - 1983）——美国建筑师、发明家、哲学家兼诗人，被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创见的思想家，设计了一批永垂不朽的著名建筑。

③ 凯奇（John Cage, 1912 - ）——美国作曲家，作品及理论对20世纪中叶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代表作有《4分36秒》《幻景第四》，著作有《无声》等。

艾伦^①、特鲁多^②和布朗^③。尽管他的研究所被关闭了，但是麦克卢汉雄踞学术、文化甚至政治话题巅峰的重要地位，在这次抗议浪潮中，充分地展示出来了。

然而，如果给那些诋毁者说句公道话，麦克卢汉的著作不仅有比喻令人目眩之弊，而且还存在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并不是麦克卢汉制造的问题，而是当时任何人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在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判断一个人思想正确与否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衡量预言是否准确。但是，在麦克卢汉著书立说的30年之间，他没有机会去作出准确的衡量，他的同人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他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工业媒介的，叫《机器新娘》，是1951年出版的。自那一年起，直到到他去世的1981前夕^④，电视完全支配着我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这就是说，麦克卢汉或者其他任何人就电视所作的任何预言，都带有马后炮的成分。因此，1960年麦克卢汉评论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时，说肯尼迪表现出来的“冷”的风格，比尼克松进行的“热”的辩论，更加适合电视这个媒介。同样，17年之后，卡特低调的人格面貌，对于根据电视辩论来决定投票的选民来说，也是有吸引力的。然而，尽管这些关联可能会（过去是，如今看来也是）引人入胜、使人获益，它们也不能验证麦克卢汉的思想。它们不能够像尚未到来的新媒介那样去验证他的思想。即使这样的新媒介像电视那样具有革命性和冲击力，即使根据麦克卢汉的工作，新媒介的到来及其影响，是可以预料和解释的。

① 艾伦 (Woody Allen, 1935~) —— 美国幽默作家和喜剧演员。

② 特鲁多 (Pierre Elliot Trudeau, 1919~) —— 加拿大自由党人，1968~1974年任总理，任内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曾创办《自由城》评论月刊。

③ 布朗 (Jerry Brown) —— 当时的美国加州州长，尊敬和支持麦克卢汉的工作。

④ 麦克卢汉1980年2月31日去世，所以说1981年前夕。

数字时代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数字麦克卢汉》不仅谋求提供进入数字时代的向导——这是其主要目的，而且谋求证明麦克卢汉思想隐而不显的准确性。他在世时，人们是看不见这种准确性的。

为了完成这个双重任务，本书的每一章都试图阐明麦克卢汉的一种重要的洞见、原则或概念，与此同时，它试图揭示麦克卢汉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信息：千百万人读星期日报纸，买生日礼物，在因特网上看与电视相等的东西。不上网的人也了解到同样的东西，只不过他们是通过报刊、电影和电视而获取这些信息罢了。

1.1. 博弈计划

下一章将从麦克卢汉的方法论破题。我们届时考虑的将是这些东西：探索先于解释；用暗喻说明问题，而不是用逻辑说明问题；用小包装表现思想，常常是用几段话，很难得超过七八页。严格地说，这不是麦克卢汉对媒介影响的洞悉，也不是他估量媒介影响的工具或观念。这只是他与读者打交道的方法。这种方法与人们网上交流的方式很相像，人们发表意见时一般只有几段话。网页上热门连接的题目和短语很像是粗体字，麦克卢汉的书里到处都散布着这样的装饰。在考察他的方法时，我们发现他是时代的先知，他在书页的紧身衣中奋力用电子模式传播信息。这是水银泻地一般令人吃惊的方式。它与我们的智慧之轮是协调一致的。当时的媒介里面，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智慧之轮。

接下来，我们转向麦克卢汉整个议程中最核心的洞见，转向他最广为人知却最难理解的断语：媒介即是讯息。其意图在于引入注意这个命题：使用一种媒介时，它对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比个人用这个媒介具体做什么更加重要。人们开始打电话、听广

播、看电视、用网络的时候，世界就一次接一次地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一般不是由于他们所说、所见、所闻的内容引起的——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无情地碾压成一个论点：内容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稍一思索就知道，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没有内容的媒介——世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因为如果没有内容，它就不成其为媒介。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第23~24页）中把电能作为例子，说它是“单纯的信息”，换言之，电能是没有内容的媒介。不过，接下来他又恰当地说明，电能的内容是它照耀和显示的东西。就是说，电灯泡显示某一种东西，这种东西的显示程度就是电灯光的内容。没有节目的电视作为媒介对我们是没有影响的。就像没有独特程序的电脑一样，它只不过是有趣的垃圾而已。事实上，早期的许多个人电脑就是这样，当上网变得至关重要时，由于缺乏上网的能力，它们就成了垃圾。电脑缺乏程序，网络上也缺乏程序发送的内容。这些程序是电脑在新环境中发挥媒介功能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换言之，内容对“媒介资格”（media-hood）是必备的条件。

因特网照亮了另一条路径，使媒介的内容帮助我们去理解媒介本身。麦克卢汉努力揭示通常是隐蔽着的媒介向度和媒介效果。我们之所以注意不到这些东西，那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内容之上，我们把底层的媒介视之为理所当然。他认为，旧媒介被新媒介取代时，才突然更加显著，更加吸引人，并从而成为研究的对象。他早期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经验告诉他，电影把小说的叙述结构作为内容以后，这种结构就突然跳入了公众的意识之中。60年代，电视对电影的影响与此相同。这个时期，大学创办了电影学院，以便去研究所有家庭每天24小时能够在电视上看到什么内容。在他去世以后的十年里，录像机第一次把电视的结构和组织方式转换成为内容。人们看录像时的注意力，从广

告和编程的关系上（可以在录像机上使用快进键跳过广告），转移到对录像时间的细腻处理方面（人们可以在录像带结束之前几分钟就关机，因为末尾的几分钟是广告占用的时间）。人们的注意力，还可以转移到过去看电视的时候无法控制，因而不得不毫无批判地接受电视节目的其他方面。

但是，到了新千年的时候，因特网摆出了这样一副姿态：它要把过去一切的媒介“解放”出来，当做自己的手段来使用，要把一切媒介变成内容，要把这一切变成自己的内容。开始的时候，因特网的内容是文本。到了90年代，它扩张以后就包括了图象和声音。到了世纪之交，它又提供了网络电话（Internet Telephone）、在线音频播放（RealAudio）、在线视频播放、（Real Video）。因特网证明且暗示，这是一个宏大的包含一切媒介的媒介。这将是本书自始至终的主题之一。

第4章和第5章分别说麦克卢汉的“声觉空间”和“无形无象”之人（Discarnate man）。我们将考察因特网总体上的影响，看看它对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彼此的关系有何影响。麦克卢汉首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拼音字母和印刷机对人的影响。这两种媒介鼓励我们把世界看成是一连串分离的源头和碎片，使我们与之拉开距离。合上书就是与书拉开距离的例子。麦克卢汉认为，这种抽象的、序列的视野取代了过去的“声觉”方式。按照过去的“声觉”方式，我们对世界的感觉是同时完成的，我们把周围的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觉得我们自己和世界互相渗透，世界是我们的延伸，我们也是世界的延伸。他断言，电视正在再现这样一种感知方式。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电视屏幕显示的总是相同的东西。但是，让我们觉得电视是“声觉”的，那真是难乎其难，无论他怎么常常引用托尼·史华兹（Tony Schwartz, 1973）的话来说明问题：电视把眼睛当做耳朵。

90年代来临的赛博空间使这个问题容易解决了。

因为电脑屏幕邀请我们参加的空间确实是无处不在的。然而，它和电脑屏幕的空间不同，从潜在的可能性来说，它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通过使用它来创造它，就像前文字时代的声觉空间一样。而且，置身赛博空间的观念并不是和我们的直觉直接对抗的。相反，置身于电视空间的观念确实与我们的直觉相悖。在网上的生活，从此地到彼地，我们的感觉就是在那个空间中移动。这种感觉，是我们看电视跳台时，难得会有这样的。因此，揭开赛博空间的面纱，说它像声觉空间，有助于把这两种空间说清楚。

赛博空间的公民是虚拟的公民。这就是说，我们的血肉之躯在我们与它的互动中不起作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并不是真正置身于赛博空间。麦克卢汉注意到，我们打电话、听收音机、看电视的时候，就产生这个“无形无象”的效果。他想弄清楚，这对我们的道德观念有何影响。但是，打电话的经验和另外两种经验是非常不同的。因为打电话的时候，双方都被“发送”出去了，而肉体是没有出去的。看电视的时候，只有电视上被看的人是“无形无象”的，看电视的人并不是“无形无象”的。从互动性这个路子来看，网上的人也和电话上的人一样，失去了血肉之躯。事实上，我们在本书里会自始至终看到，数字时代深深地扎根于电话和印刷术之中，就像它扎根于电视之中一样，虽然数字时代是从屏幕上走进我们的生活的，而屏幕又是我们在看电视时就熟悉了的東西。

第6章和第7章，集中讲数字革命对地缘政治的影响。麦克卢汉说，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把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这个观点的逻辑是一看就懂的。地球村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比喻。在麦克卢汉所有的比喻之中，这是被人们引用得最多、最恰当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在电视上看美国的超级橄榄球赛，村民在村里的球场上看本地的橄榄球赛，这两个赛事有很多

相似之处。但是，村子里的生活，比看电视当消极观众的生活，显然要更加丰富多彩。球场上的观众可以彼此交往，也可以和球员互动。实际上，球员有可能就是村民自己。这样的观众和电视观众是两码事。电视观众是孤立的家庭。他们和电视上的东西保持着距离，这个距离是无法压缩的。因特网又一次完成了麦克卢汉的比喻，使地球村成为现实。网上地球村的村民，只要有一台个人电脑、一条电话线和一个浏览器，就可以居住在任何一个地方，就可以和别人聊天，可以搜寻新闻，而不是被动地坐在电视机前接收新闻。而且一般地说，上网的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交换信息，很像小村庄里村民和球场上的观众一样。格里菲思^①粉碎了剧院里的台口，把放映机从剧院的符咒中解放出来，使之能够靠近银幕。同样，因特网粉碎了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把看电视的人装在魔瓶里，使人不能在起居室里给电视输入信息。

电脑屏幕到来了，它不仅接受信息，而且发送信息，在家里、在办公室里、在全球各地。这证明了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的另一个判断——信息的散播正在创立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广播电视网也启动了这个使中心瓦解的进程。它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播放信息，播放新闻，打入家庭和办公室，甚至打进汽车旅馆。从获取重要信息这个角度来看，最好的游览观光房间，既可以是荒原小路边的茅屋，也可以是纽约市的一间居室或豪华写字间。重要的只有一点，这个房间要有一台电视机或收音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传播效果滥觞于第一张全国性的报纸诞生之日，虽然报纸并不是立即投递到读者手中的）。但是，广播信息的源头还是由少数广播网控制的。在电

① 格里菲思 (D. W. Griffith, 1875 ~ 1948) ——美国电影界先驱，他使电影成为一种能够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贡献卓著，成果丰硕，举世公认。代表作有《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陶丽历险记》等。

视时代，广播公司总部是货真价实的中心。

到了因特网时代，凡是有网页的人都可以发布新闻，而且是国际性的发布新闻。于是，公司对新闻的把关终于开始退潮。1977年8月，我获悉黛安娜王妃不幸去世的消息，是有人在因特网上转发给我的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公告。虽然一些有线电视台很快就跟了上来，但是到美国的主要电视网参与报导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同样，关于克林顿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性关系的斯塔尔报告（独立检查官办公室，1998），是原本本地因特网上向全世界发布的。与此同时，广播电视上却只能摘取其中的片段而已。一天以后，报纸才来得及把报告登出来。

数字时代的非集中化不仅适用于新闻。亚玛逊网上书店经营不到三年，就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的图书销售商（见 Nee, 1998）。当然，它内部有一个集中的公司结构。但是，从它给顾客提供的书籍来看，这个结构和顾客是没有关系的，哪怕是最大的书店都会很不一样。就是在最大的书店里，上架的图书也只能有特定的数量。相反，亚玛逊网上书店的书架空间却是无限的，因为这个空间是虚拟空间。

在许多情况下，公司影响经济活动的力量，就像政府影响经济活动的力量一样——从个人电脑及其赋予人的力量来看，正在瓦解消融。微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不可能使其“视窗95”取得彻底的胜利。多年来，为了维持其浏览器在市场上的主要地位，它也一直在苦苦挣扎。在这两种情况下，使用者个人的喜好占上风，而不是大公司的计划占上风。政府起诉微软，以便限制其力量，之所以大可不必，其原因就在这里。非集中化已经使权力受到限制，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非集中化是微软自己的作茧自缚。非集中化的力量比公司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实际上，凡是懂得麦克卢汉的人，都觉得政府告微软的官司是滑稽可笑的。这是

政府唐吉河德式^①的一搏，说明它剩下的那一点管制商业的权力，已经少得可怜了。它所指控的垄断本身就产生相反的效果，这个效果已经使信息产业中的垄断过时。政府对微软的起诉，是唐吉河德用长矛向网络风车发起冲锋。

麦克卢汉对媒介的考察，不但是要看媒介对产业、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而且是要看它们如何对付和使用我们的感官，就是说要看它们对我们的心理影响主要是落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它们社会影响的基础所在。第8章和第9章从数字时代对全球的教益转向一个新的课题，我们要看看每个人与电脑屏幕、电视屏幕和书籍发生的一对一的关系。

对麦克卢汉而言，我们感知每一种媒介内容的具体方式，不仅管束着我们如何从这一媒介求得信息，而且对我们从它得到什么信息也有约束。再者，这种感知方式对媒介的总体社会影响也发挥着约束作用。我们对媒介的感知有如下一些具体方式：每一种媒介表现信息的方法，或者是文字的，或者是物质的，信息在其中表现的强度和清晰度也是不一样的。他发现电视和彩绘玻璃窗需要相同的感知方式。信息都是由玻璃背后的光线激活的，都是穿透玻璃以后到达我们的眼球的。于是，麦克卢汉给电视下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它吸引并迫使我们注意，几乎像催眠术一样使人着迷，几乎像宗教一样强烈，因为我们的感官和大脑对“光透射”（light-through）的邀请，就是这样回应的。彩绘玻璃窗——我还要加上蓝天——构成了这种感性魅力。绘画、书籍（浓墨重彩装饰的手稿除外，它们是中世纪在纸上模拟的光透射媒介）、报纸和电影不具备这样的魅力。相反，它们把内容传达

^① 唐吉河德（Don Quixote）——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1547-1616）塑造的一个理想主义的侠客，滑稽、仗义、狂热、空想、嫉恶如仇。

给我们是通过反射的光线——反弹回来或者反射到旁边的光线。因此，仅仅是在这个感知特征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电视比书籍和电影略胜一筹。既然电脑屏幕也通过“光透射”运作，所以它们既保存了电视感性魅力的优点，又传达了书籍的长处。

“光透射”可能是麦克卢汉的比较尺度中最不出名的尺度。正如“声觉空间”和“无形无象之人”一样，它仅仅是在媒介理论家的圈子里才有知音。但是，它从来就没有达到“地球村”那样的偶像地位，也没有获得符咒的魅力——具有这种魅力的是“媒介即是讯息”。“冷媒介和热媒介”是一个感知方式的比喻。“冷”和“热”是麦克卢汉从爵士乐借来的俚语，指的是媒介的高清晰度和低清晰度。这个比方走上了一条独特的路子。60年代中期，它曾经是一颗明星，至少是和“地球村”、“媒介即是讯息”一样齐名，和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是，1980年麦克卢汉去世以后，它很快就不再时髦。今天，它几乎批上了一层迷人的、古董一样的铜绿色。几十年来，它有一以贯之的特点，这就是围绕它而产生的大量的误读。这些误读和“媒介即是讯息”的误读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这个观念本身存在固有的困难，或者叫做未经说明的细腻之处。

“冷热”观念的要害是，“热”媒介喧闹、明亮、清晰和凝固僵化（“热”或曰高清晰度），在感知者身上引起的参与程度低。相反，“冷”媒介轻柔、阴暗、模糊和变动不羁（“冷”或曰低清晰度），要求比较高的参与程度。他的冷热划分有这样一个心理逻辑，我们被迫、而且是受诱惑地、更加用心地被卷进去，以便填补低清晰度、低完成度的媒介。因此，我们在几行诗上花的时间，可能比在几行散文上花的时间要多一些。看政治漫画比看清晰的图片，要更加花费心思。电视小屏幕上闪烁不定的形象，比电影院中大屏幕上清晰的形象，更加勾引我们的注意力。

电视这个例子显示了冷热二分法的优劣长短。它揭示一个道

理：电视把我们拽进它冷的形象里面，去看屏幕背后究竟是什么。这个效果和它作为“光透射”媒介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吻合的。不错，电视屏幕又小又模糊，电影院银幕却不是这样。按照麦克卢汉的解读，电影院银幕不仅是光照射的媒介，而且是“热”的媒介。然而，如果再仔细追问，电视的参与度为什么比电影的参与度高，我们就注意到，二者在另一个重要的尺度上不一样。这个尺度是：电视在家里，24小时都可以看；电影只有在电影院的银幕上看得到，只有走出家门花钱买票才能看得到。这一点差别又足以说明，为什么看电视比看电影容易上瘾。这个尺度上的时间差别，和“冷对热”“光照射对光透射”的比方，都没有任何关系。

其他非感性因素能够说明其他媒介的冷热效应。麦克卢汉指出，广播和唱片（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的“高保真”），比电话传达的声音要丰富得多，因此它们要冷些，要求人们参与的程度也低些。然而，电话却邀请人们深度参与，这里有一个更加实际而明白的理由：和听广播和唱片不一样的是，打电话的时候，电话线的另一端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积极参加交流的人。不管广播和唱片冷也好，热也好，它们始终都不能确保人们像打电话那样积极地去参与听。原因很简单：广播和唱片对听众反馈的声音，是充耳不闻的（当然，也有这样一个例外，有人给电台打电话时，电台就得到反馈——但那是由于电话的介入，广播才成为互动媒介的）。

广播给冷热二分法构成另一个问题。广播这个只有声音的媒介怎么可能是热的，而提供视听节目的电视却是冷的呢？只有声音总不如视听双管齐下吧？也许，我们可以稍加限定来回答这个问题：冷热二分法用来分析同一类媒介时，效果最好。最好是把电影和电视、散文和诗歌、漫画和照片进行比较，而不是把跨类别的媒介进行比较，比如广播和电视跨了类别，就不适合比较。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面对着一个无法逃避的结果：冷热是衡量媒介效果的一个相当变动不羁的标准（也许，就它给清晰的东西加上使人清醒的逆转来说），冷热二分法既澄清问题，又使人迷糊。

然而，冷热二分法能够说明的问题，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书将他这个观点和其他的观点列入考察的范围，那是因为我们一切能够得到的帮助，以便推进我们对新兴的数字时代的理解。自从在线文本公开亮相以来，它一直都比书籍报纸更加容易使人上瘾。早期的 CompuServe 和 Source 等商业系统的上网费以小时计。财力难以承受的人每个月得花一千多个美金，可是他们还是要去进网。能够在网上和别人交往——有时同步，一般不同步，当然是主要的吸引力。但是，这里有一一点什么东西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在那些原始的、低清晰度的屏幕上，只有阴暗背景上的一种亮度的字母，和今天明亮的屏幕相比，那真是又阴暗又单调。就是这样的东西，居然使我第一次上网时觉得麦克卢汉和他的冷媒介光芒万丈。那差不多是 15 年前的事情了。

这个诱惑力就是出版吧。写东西通常是想发表的——可能日记除外。我们的第 10 章将要转向社会舞台。麦克卢汉说，复印术使每个人成为出版人。我们将考虑，网络对他这个命题有什么影响。最初，他这个说法当然是有一点夸张。就是最廉价的纸皮书也比最清晰的复印手稿强。手握复印“出版物”的人，没有通畅的渠道把它们发行出去。在这两个方面，网络把手稿和出版物的差别抹平了。凡是具有超文本标记语言（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知识和网页设计感觉的人，都可以制作网页、发表东西，并且使之和巨型网上公司制作的东西一样引人注目。网络是一个普世的发行系统，凡是有浏览器的人都可以看到。不过，这场出版革命还没有一锤定音地完成：亚马逊网上书店搞的是销售，而且卖的是传统出版的书籍，而不是网上制作的书籍。

手捧印刷装订的书心情愉快，这是怀旧的表现吗？我们这些

与印刷书籍一道成长的人，难免有怀旧情绪。这种怀旧情绪是否还有更加深层的满足感呢？从永远固定在书页上的文字，我们总是能够得到满足的。我这本《数字麦克卢汉》将探讨怀旧和满足这两个因素。我想这两个因素都在起作用。当前，围绕书籍的变革旋风，都是向着一个总的方向前进：媒介中传统的守门人都被席卷而去，都被压倒了。古代传播手段是用手写的时候，守门人是教会，它要守住神圣的、不太蒙恩但值得保存的文本。印刷机把教会这道门拿掉了，但是它却装上了政府这扇门。稍后的企业也装上了一道门，来控制新兴的信息流。到了20世纪，广播电视使信息流急剧增加，但是政府和企业把关的势头继续当道，丝毫不减——事实上其权威性还有所增加，因为出书比制作电视节目的成本低得多。有线电视问世之前，要想在电视上露脸的可能性，就只有那么几个。麦克卢汉抓住复印术，认为它是扭转这个潮流的难得的机会。他是对的，甚至可以说他有先见之明。数字时代由谁来守门的问题，将是这样的：网络不可能预先对信息进行分类，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什么东西最适合阅读、观看和收听这个问题，公众是指望由守门人来批准呢，还是自己寻找并批准一种和原创者更加直接的关系呢？

第11、12、13章考虑的问题是，信息数字化如何改变我们所谓“最好”的观念本身。我们将考虑数字化与工作、游戏和艺术的内在联系。麦克卢汉不仅具有善于使用妙语的天才，而且他目光敏锐，善于从他人的语言中挑选这样的妙语。他常常引用巴厘人的话，“我们没有艺术，我们把一切事情都干好”。在电子时代，他看到声觉空间和地球村。同时他看到，前工业时代细心和尽善尽美的工作目标正在卷土重来，因为人们越来越容易获得专家的知识。正如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个人数字化时代给人的实惠，超过了大众电子时代（the personal digital age has done better than the mass electronic age）。在个人数字化时代，我们不

仅可以每天 24 小时获取信息，而且可以得到应用知识的手段，借助这些手段，我们对社会作出贡献，我们可以同时干若干种工作，我们同时干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在一天 24 小时的任何时候工作，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工作，包括我们的家里。

上述工作能力的提高，盖源于个人电脑。同时，个人电脑是孩子们玩电子游戏的地方，是我们上网冲浪去玩去赚钱的地方。在第 11 章“从物役到役物”里，我们将考察数字化时代出现的新现象：工作和游戏差别的模糊趋势。我们将考察这个现象的背景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刚刚过去的电视的经典时代，新闻和商务确实混合起来了（以广告的形式）。但是，电视时代没有提供多少渠道，让人们直接购买商品和服务，它根本就没有提供任何渠道，让人们直接在家里生产和销售。在那些岁月里，工作大体上只能在离开家的地方进行，在物质的、公共的场所进行。和这样泾渭分明的情况不一样，从一开始，个人电脑就是工作（文字处理、数据管理和通讯）和游戏的载体。实际上，DOS（工作）和 Macintosh（玩耍）的两极应用模式，就抓住了这种双重功能。视窗将这两极整合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 DOS 和 Macintosh 的区别，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如果和电脑及其之前的任何媒介相比，DOS 和 Macintosh 的区别算不了什么。诚然，好奇心消磨殆尽时，网上冲浪的乐趣是否还会继续下去；在网上灵活的环境下所干的工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是否会更加美好；能够在家里工作以后，家庭生活是否各方面都会更加美好——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90 年代末，美国的经济水平强劲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失业率下降。这至少说明在网络最发达的国家，工作和游戏最新的混合正在产生美好的收成。

第 12 章谈的，是工作游戏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的关系的另一端是什么样子的，尤其是要看麦克卢汉这样一个观点：过时的技术成

为艺术。他警醒世人，技术处在高峰期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在看不见的。由此推断，我们可以说，一切技术都像高速旋转的风扇叶子，不小心的人可能会割破手指头。他注意到，另一种技术取代一些老技术的部分功能，并且开始在幕后起作用时，技术运转的机制突然就变得一清二楚，仿佛是被推到了舞台的中心。一个表现是，正如我们在讨论“媒介即是讯息”看到的，旧媒介成为新媒介高清晰度的内容。例子有：小说是电影的内容，电影是电视的内容，几乎过去的一切媒介都是因特网的内容。

另一个表现是，我们之所以欣赏被新技术取代的旧技术，并不是因为它们的产量或功能，纯粹是由于我们从感受旧技术中得到了乐趣。他最喜欢用的例子是地球本身。第一颗卫星围绕地球旋转时，我们第一次获得了离开地球看地球的视角。于是，地球成为一种艺术形式，成为一个令人称奇的美的客体，成为一件必须在总体上保护好的美好事物。我也有两个很喜欢的例子（读麦克卢汉的主要乐趣之一，就是你可以找出你自己的例子）：熟食品的美味和敞篷式汽车的凉快。火腿、腌牛肉和用其他方式处理的食品，曾经是为了保存而加工的，其目的是实用。电制冷技术发展之后，保存食品的效果好多了，这时候消费加工食品，完全是为了品尝其味道。与此同时，人们开始使用敞篷式汽车，以求夏天凉快。到了60年代，空调汽车几乎把敞篷式汽车淘汰个一干二净。到了80年代，敞篷式汽车又杀了个回马枪。玩车人图的是“凉”（cool），但是这个“凉”不是物质意义上的“凉”，而是派头上的“酷”（cool）。

一个又一个媒介离开了传统的立足点，成为因特网上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指望，公众把媒介当做艺术欣赏的程度会相应地增加。报纸印刷的外观正在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只要把报纸的头版和一百年前的样子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手写的文字在印刷时代变成书法艺术，也是这一个道理。电视出现在连接着键

盘和鼠标的屏幕上以后，我们不仅可以在新的环境中看到它，而且还可以使其轮廓具有可塑性。它吸引我们去摆弄屏幕窗口的大小和形状，去探索它和其他窗口的关系。实验的结果会提高我们的觉悟，使我们认识到电视形象底层的审美价值和结构。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已经迈出了一小步，我们已经对 50 年代的情景剧进行了重新的包装，把它们作为有线电视上的“经典”剧目，我们在片头加上了评论，说明其喜剧意义。例子有《我爱露西》、《蜜月新人》。美国有些地方差不多有 100 个有线电视频道。和 50 年代只有几个电视频道的情况相比，现在的频道大大增加了。然而，因特网提供电视频道的潜力才是多得难以穷尽。也许，用不了多久，它会使有线电视成为“微型因特网”。

麦克卢汉所谓的艺术性，是这样·一个转变：我们从不假思索地使用旧媒介转变为以批判的态度去欣赏这些旧媒介。但是，这个转变的结果就一定是纯粹的社会改善吗？换句话说，即使因特网确实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关注典型的艺术活动，这是否就一定是巴厘人所谓的把一切事情干好呢？第 13 章考察的内容是：我们在数字时代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有什么确实变好的前景和陷阱。一方面，迅速获得多种多样的信息，使我们能够把研究工作干得更好，因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可能会横跨医学、法律、学术和许多工作领域。另一方面，和血肉之躯的人握手之前，在可以触摸到的东西被搬动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虚拟的领域中获得了成就感，就已经觉得和虚拟现实发生了关系，尽管这样的感觉是幻觉，或者至少是不完全的感觉。

前工业的巴厘人，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可以把一切事情都干好——绝大多数的自我估计都有如影随形的自欺成分。这可能是因为在他们那个世界里，工作任务的数量不多，花在每一个任务上的时间相应就多一些。与此相比，在工业时代里，人们的任务要多一些，时间要少一些。因为能够对资料进行有效的数码加

工，所以我们用来完成每一次任务的时间，就可能多一些，因为我们检索信息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由于能够完成更多的任务，所以我们对相关任务的全局有一个更加宏观的把握。这个大背景是非常有用的。迄今为止，我们走得很顺。我们在巴厘人的路上似乎已经步入坦途。

但是，许多任务在物质世界中的根基，是无法压缩的，其时间框架也是难以摆布的。这个根基是数字冲浪遭遇到的无处不在的锚链，随时都可能会把我们从虚拟的冲浪中，拽回到踏踏实实的地球上。毕竟，因特网把苹果从加利福尼亚运到伦敦的速度，并不会超过最快的飞机。它对苹果生长需要的时间也无能为力。末了，我们很可能不必把每一件事情都办好，我们可以让一些人把一些事情办得更加好——这也不错吧。

展望未来使我们进入了本书的最后网章。在这里，我们看到麦克卢汉从导游到解说员的历程。他已经去世 20 年，但是他还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导游，也是我们走向未来世界的解说员。他控制着自己，不去对未来做系统而详尽的描绘，这和他不解释、不做大而无当的理论表述的一贯作风，是完全一致的。更恰当地说，他的特长是一头扎入过去，像大海捞针那样地去再现闪光的明珠，以便展示海而上当前的情况。于是，我们就有了“地球村”、“声觉空间”、“彩绘玻璃窗”这些闪闪发光的明珠。它们首先照亮了麦克卢汉 50 年代至 80 年代的世界。如今又照亮了我们生活的数字时代，这个刚刚开始的时代。不过，麦克卢汉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两个价值连城的思想工具。这网个工具可以给我们的未来之旅导航。一个工具是“后视镜”，我们借以警惕感知方面的错误，警惕旅途上的陷阱。另一个是“四元说”（tetrad）或“媒介四定律”，我们用它来揭示可能的防护盔甲，看看它们与过去和当下的媒介影响有何关系。

后视镜是第 14 章的主题。和地球村一样，这是麦克卢汉最

容易理解也是最有力的洞见之一。实际上，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后视镜。我们进入未来，可是我们的目光却是看着过去。说得多么好啊。后视镜这个比方恰如其分地抓住了媒介的影响。它的语言行迹处处可寻。电话最初叫说话的电报，收音机最初叫无线电。可是，这两种技术都大大超过了字面上的意思——电话冲破了我们家庭的隐私，汽车使产油国拥有力量，广播成为举国同步的大众媒介。以上这些老名字都没有抓住这些影响，因此这些标签反而干扰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见这些媒介中一些关键的发展。

因特网在后视镜中是看得最清楚的。批评它的人可能会把它当做电视屏幕。爱好它的人（包括我自己）倾向于把它看成是改进了的书籍。然而，它是许多媒介的混合与转换，是书籍、电视和其他媒介（比如电话）的混合与转换——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因此它远远不只字面上这点意思，它和以前的任何媒介都迥然不同。这就是事实，虽然这个事实还有待充分证明。后视镜不能告诉我们因特网是什么，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不要被镜子中看到的刚刚过去的东西迷惑住了。如果只看后视镜，或者常常看后视镜，如果看前面的道路时只匆匆一瞥，如果只看前面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就可能很快翻车，甚至落得更加悲惨的下场。

麦克卢汉的“四元说”（tetrad）或“媒介四定律”又换了档。它不光是给我们警示，叫我们看未来时取下过去的有色眼镜，而且更进一步向我们说明，去掉眼镜以后会看见什么东西。他说，对任何一种媒介及其影响，我们都可以问四个问题：①它提升和放大了文化中的什么东西？②它使什么东西过时，把什么东西推到显赫的地位？③它再现了过去的什么东西，它在刚刚过去的领域里再现了什么东西？④（在此，媒介四定律投射到未来）这个媒介达到潜力极限之后，它逆转或摇身一变成了什么东西？比

如，广播提升口头传播，使之跨越很长的距离。它使文字传播的一些东西过时，比如使作为新闻发布主流媒介的报纸过时。它再现了前文字时代口头传播的一些主导地位。它逆转成为声音和形象的广播——电视。反过来，电视这个新媒介也可以这样来考察。它提升了远距离的即时视觉传播；使只有声音的电台广播的一些特征过时，比如它使电台上的连续剧和肥皂剧转移到电视上；再现了由于广播兴起而过时了的东西，比如卡通；逆转为一……等等——逆转为 我们尚未完全看到的 东西；不过，寡头的网络电视已经逆转成为许多种互相交叉的媒介，比如有线电视、录像机和因特网，这倒是毫无疑问的。

在我们神游的最后一章第 15 章里，我们将用媒介四定律分析早期数字时代里的新媒介，我们尤其要注意它们可能逆转的一些领域。因特网是传播的民主化，它嘲笑守门人。在媒介四定律的下一条定律中，它会逆转而为电影《太空奇兵》里那样一种网络吗？在这部电影的网络中，人们的选择是虚假的，网页上每一个热点都通向一个预制的信息垃圾堆，这个网络由政府或者另外的什么中心权威来管制。如果不像《太空奇兵》，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呢？既然数字时代释放出来的离心力很大又很快，而且即将成为普世的力量，那么，这些离心力会不会把媒介定律这个四轮车紧紧拽住，使之不可能倒转车轮进入一个极权主义的过去呢？

媒介四定律是麦克卢汉博士工具袋里一种独特的工具。我们用它来给媒介做保健工作，看媒介的健康状况、心跳和预后。这个工具比麦克卢汉的其他观点都更加系统——历史中的每一种媒介都要受制于这四条定律。虽然如此，这些定律还是开放的、多向度的。每一种媒介都有四种功能：提升、过时、再现和逆转，都可能转换成许多东西或效果。电视再现了洞穴画、广告牌和报纸漫画。它不仅逆转成为因特网、有线电视和录像机，而且逆

转成为全息术、可视电话（可视电话当然也是电话逆转而来的许多媒介之一）等等许多媒介。显然，麦克卢汉试图用这些定律创新，创立一种近乎媒介通用理论的东西，一种没有僵化和局限的理论——可惜僵化和局限通常是理论创新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然而，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

他只完成了两篇论述媒介四定律的小文，就不幸于1980年去世。这两篇文章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定律”（载《技术与文化》1975年1月第74~78页）；“媒介定律”（载《等等》第34卷第2期第173~179页）。直到1988年，他这些定律才首次向世人登门造访。此时，经过一波三折，以《媒介定律》为书名，由他和他的儿子艾里克·麦克卢汉署名的书，才得以出版。

媒介四定律对我而言很亲切：我给他上述的第2篇文章写了一篇序。我当时还在读博士。虽然已经详细研读过麦克卢汉的著作，那篇序文还是启动了我一段令人振奋的时间。我不仅重温他的书，而且和他通信、通电话，偶尔还在纽约或多伦多和他面晤。

媒介四定律不仅是本书很好的结尾，而且给这篇绪论划上了一个恰当的句号。在这里，我们把麦克卢汉放在他的同人、合作者和有志于推进其研究的学者之中。

1.2. 麦克卢汉及其同人

有一个迹象表明麦克卢汉依靠合作的程度。他只有三本书是没有合作者的：《机器新娘》（1951）、《谷登堡星汉璀璨》（1962）和《理解媒介》（1964）。其余所有的书都是与他人合作完成的：《媒介即是按摩》（与菲奥雷合著，1968）、《地球村里的战争与和平》（与菲奥雷合著，1968）、《透过消失点》（与帕克合著，1968）、《逆风》（与帕克合著，1969）、《从陈词到原型》（与华生

合著，1970）、《把握今天》（与内维特合著，1972）、《作为课堂的城市》（与哈钦、埃里克·麦克卢汉合著，1977）。与他人合作的书中，还有一些是他去世后才出版的：《媒介定律》（与艾里克·麦克卢汉合著，1988）和《地球村》（与布鲁斯·鲍威尔斯合著，1989）。1970年独立完成的《文化是我们的产业》基本上是《机器新娘》的更新版本。1967年出版的《言语、声象、视象探索》是《探索》杂志第8期的修订本，这个杂志是他和卡彭特^①合编的。1960年，他还与卡彭特合编了《传播探索》。

然而，还有一个相反的迹象显而易见，说明他并不是对合作者欠了许多情。我们意识到，《谷登堡星汉璀璨》和《理解媒介》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其他书。这是他独自完成的两本书。事实上，看一看他后期的著作，就可以发现，虽然它们继续提出一些新的例子，但是其中的洞见、暗喻以及它们说明的媒介关系，在他撰写的第2本书和第3本书里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这些东西有：“地球村”、“冷和热”、“光透射对光照射”，当然还有“媒介即是讯息”。《媒介定律》的内容有一半是例外，不过其中“再现”（retrieval）这一条定律在《地球村》和《理解媒介》“过热媒介的逆转”那一节里已经登台亮相了。“提升和过时”这两个观点，说的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媒介被另一种媒介取代，它们显然是麦克卢汉自始至终的主题，尤其文字使口语过时、电子使文字过时这两个观点，是他始终关注的主题。

《数字麦克卢汉》，可以当作是这样一本书：它审视当前的数字电子环境如何取代早期的大众电子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早期的大众电子媒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过去的文字文化也通过个人电脑和网络的应用而得到再现。并非一望而知的是，麦克卢汉生前在与合作者写书时，他们那个时代的电子媒

^① 卡彭特（Edmond “Ted” Carpenter）——加拿大文化人类学家。

介，仅仅是数字电子时代刚刚扎下的根子。数字电子时代还处在诞生的边缘。这个新时代是一只单向变化的大众媒介的幼虫，尚未羽化成为数字蝴蝶的幼虫——如果你让自己的比喻插上幻想的翅膀的话。

我们不能断定，麦克卢汉与他人合作的书里，每人各自写了哪些东西。但是，已如上述，这些书中的洞见，已经见之于麦克卢汉早期独著的书中，因此，为简略起见，在本书的探讨过程中，我征引和参照他们的观点时，都称之为“麦克卢汉”。当然，在紧随的括号里，我还是立即注明是合著（比如：麦克卢汉与菲奥雷，1967）。

当然，他的合作者独著的有关他的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意味深长的是，只有他的一位同人的一本书比较明显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时代。这就是卡彭特的《那个幽灵给我沉重打击！》。实际上，在这一类著作中，这是本书征引的惟一的一本有助于理解数字时代的著作。至于早期的麦克卢汉评论，令人遗憾的是，通常都存在严重而突出的误解。乔纳森·米勒的《麦克卢汉》（1971）就是这样一本书。他一本正经地说，麦克卢汉用“热”字来描绘不完全的、低清晰度的媒介。这真是南辕北辙、指西向东。本书就要指出这样的误解。

除了合作者和批评者之外，有一群人数不多但是在增加的作者。他们应用并拓展麦克卢汉的成果。尼尔·波斯曼（比如他1985年和1992年的书）挖掘了麦克卢汉研究的阴暗面。他认为，无论电视的内容多么富有新闻价值和教育意义，无论其内容的文化含量是多么厚重，电视底层的讯息对理性、礼貌和许多好的文明的东西，都具有破坏性。吉姆·库尔提斯的《摇滚年代》（1987），用媒介四定律来分析摇滚乐。乔舒亚·梅罗维兹的《无地域之感》（1985），发展了麦克卢汉这个观点的社会政治含义：在电子速度的条件下，生活使工作和艺术、工务和休闲的界限模

糊不清。

许多这样的学术研究都相互联系、互通声气。作者之间的友谊保持到今天。我认识库尔提斯，是因为我给他的大作《多音的文化》（1978）写了一篇评论。评论发表在《技术与文化》杂志上（1979）。我注意到，他说俄国和美国南方的文化是“冷”的和声觉的。于是开始和他通信，并成为朋友。他的《摇滚年代》不仅运用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定律，而且阐述了我提出的四定律——进化的四“轮”。我这四“轮”将在第15章“数字麦克卢汉”里讨论。

1975到1978年，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的研讨班上，梅罗维兹与我临座。这个博士点叫“媒介生态学”，由波斯曼主持。我们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从细节问题的激烈争论发展到终生的友谊。我们认识到，我们对媒介世界的看法基本上相似。我们核心的视野是从麦克卢汉学来的。以后的岁月里，我把这样的视野与卡尔·波普尔^①哲学和唐纳德·坎培尔（Donald Campbell）的进化认识论糅合起来，甚至与阿西莫夫^②科幻小说中技术可能性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而梅罗维兹却把麦克卢汉与社会学的观点糅合起来，尤其把高夫曼（Ervin Goffman）的公共面具和私人面具联系起来。梅罗维兹的《无地域之感》写得太早，不可能完全抓住数字时代飘然降临的势头。他评价的主要是电视，而不是电脑。然而他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各种大众电子媒介正在淡化的区别和边界。这是一场宏伟的序幕，揭开了数字时代向守门人展开正面进攻的壮举。这也是本书的一个重大主题。

① 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 - ）——英国哲学家，赞同反决定论的形而上学。代表作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

② 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1920 - 1992）——美国生物化学家、作家，创作了大量的科普读物和科幻学说。其《基础》三部曲获雨果科幻学说奖，含《基础》、《基础与帝国》和《第二基础》。

尼尔·波斯曼不仅是我攻读的博士点的精神领袖，而且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他对电视和电脑持尖锐的批判态度，我的意见与他相左。我认为，它们对我们的文化大有裨益，比他说的要好。而且，它们的效应也很不一样。我常常说俏皮话，我是他的老师，他是最不争气的学生——学生班门弄斧，向老师兜售自己的媒介理论。但是，深究之下的真相却与玩笑大相径庭。是他告诉我们，为何要认真研究麦克卢汉。他的风范，鹤立鸡群，过去如此，现在亦如此。

实际上，他本人及其博士点，在我个人与麦克卢汉的切磋和友谊中，起到几个至关重要的标志作用。我非常欣赏与麦克卢汉的交往，我们认识的初期，他尤其令我获益匪浅。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媒介生态学评论》上。这份杂志由纽约大学媒介生态学博士点主办。文章题目是“细说互动媒介之冷热”（1976）。主题是：媒介冷热有别，广播之类的单向消极媒介和电话之类的双向积极媒介的冷热机制不同。文章明确指出，在我们这个更加典型的数字互动时代，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有新的用途。

1977年，我在《等等》上发表了两篇与麦克卢汉相关的文章。这份期刊由国际普通语义学会主办。波斯曼刚刚接手任其主编。一篇是“玩具、镜子和艺术”（第34卷第2期第151~167页）。文章提出一个羽毛丰满的原创理论，说的是个人媒介的发展阶段。这个理论与麦克卢汉的关系，与数字时代的游戏、工作和艺术的关系，我在本书第11章里做了探索。同一期的《等等》里还有麦克卢汉的文章“媒介定律”，我给这篇文章做的序文也同时刊出。（这一期如今成为经典，里面刊发的文章还有梅罗维兹的“中部地区政治的兴起”，说的是后肯尼迪时代政治英雄的瓦解）。我有缘写这篇序文，那是由于波斯曼的厚爱。他把麦克卢汉的稿子给我看，听我的意见，叫我把想法写下来。序文发表前当然要送麦克卢汉过目。不久，我在纽约与他邂逅。这是我们

几年通信和互访的开端，可惜我们的交往只有几年。或者是我去多伦多看他，或者是他来纽约看我，包括一次在我主持的会议期间的会晤。那是1978年我在费尔莱·迪金森大学举办的“媒介四定律研讨会”上，唱主角的是他们父子两人，马歇尔和艾里克。

我注意到一种距离，似乎是难免的吧。我原来拜读远见卓识的作者，对其钦慕至极，一旦见面，方知他们也平平常常。书文作者也好，歌曲作看也好，似乎都能够在专业创作中倾泻出精华。然而见而谈话时，他们却没有达到你的期望值。我见而时看到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却是光彩夺目的例外。我们在他的住宅区散步时的聊天、在餐桌上的闲谈、在电话上的交谈、在开会休息时交换的意见，无不闪耀着他的智慧光芒，他妙语连珠而洞见横溢、狂言无羁且不无道理。他言如其人，文如其人。他的言谈和书简、书文，一样精彩纷呈。实际上，有时闲聊中他随口抛出的一句话，往往浓缩了大量的双关诙谐，可能还要胜过他的文字表达，可能会澄清他书中不能说明的问题。因此，在这本书中，有时我将他在聊天时抛出的连珠妙语略举一二。

如此继续聊天的机会，随着他1980年的去世而结束了。当时，我的文章“麦克卢汉与理性”（1981a）已经发排，却是他去世后《传播学季刊》才在夏季号中刊出的。另一篇文章“麦克卢汉在进化语境下的贡献”在《教育技术》（1981b）里刊出，也是在同一年。

1986年，我的文章“麦克卢汉和电脑会议”发表在《电气电子工程师研究院专业传播会议文集》上。该文完成于1984年8月，是在我第一次参加网上讨论会两个月以后写的。这次讨论会由西部行为科学研究院主持。我上网用的是一台凯普罗二型CP/M个人电脑和一个300波特的调制解调器。文章大意是，麦克卢汉遭人诟病、豆腐干大小、互相交叠的文章风格，实际上是一种“在线”形式的风格，是电子文本的风格。迫于当时媒介环

境，他的风格被囚禁在纸上。这个媒介环境还没有跟上麦克卢汉思想的多维视野。就我所知，这是把麦克卢汉和数字时代的表达方式联系起来的的第一篇文章。我们可以把这篇文章当做这本书的种子。

在《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知识》（1988b）这本书里，我首先是写作为知识体现和载体的技术，其次才写作为传播媒介的技术本身。它的研究范围和主题，都受到麦克卢汉的思想激励，虽然其风格与他不同，所以我在题记中把书献给他。我给《纽约时报》（1981c）和加拿大的《周六晚》杂志（1988a）投书，指出典型的麦克卢汉误读。他去世后，这样的误读有增无减。我在第二封投书里还讨论了另一个问题，也是本书谋求阐明的问题：认为麦克卢汉没有永恒价值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1990年，《传播学季刊》发表了我的文章“麦克卢汉的空间观念”。这是论文和书评兼而有之的文章。我评了四本书：菲力普·马尔尚的《麦克卢汉：媒介与信使》（1989），麦克卢汉父子的《媒介定律》（1988），麦克卢汉与鲍威尔斯合著的《地球村》（1989），莫利纳罗等人编辑的《麦克卢汉书简》（1987）。我率先指出，麦克卢汉的声觉空间正是我们现在的赛博空间。1993年，《在线》杂志发表了我这篇文章的修订稿（有删节）——它在报头上把麦克卢汉供奉为“先师圣人”。接下来的两年里，《在线》又发表了我的6篇文章。麦克卢汉成为其中3篇的主角（莱文森，1994a、1994b、1995c）。

如今，麦克卢汉与数字时代的相关意义已经牢不可破，只是人们对它的探索和应用才刚刚开始。

1998年3月，斯特拉特在福德汉姆大学组织了一个“麦克卢汉研讨会”。尼尔·波斯曼、乔舒亚·梅罗维兹、吉姆·库尔提斯与会，我亦出席，到会的还有20余位学者，有的人早在50年代就受到麦克卢汉思想的激励。《数字麦克卢汉》主要是那个时候

写作的。我在会上宣读的论文，题目是“轻飘飘的热线传播，凉悠悠的文本”（1998c），文章是由本书第9章改写的。会上宣读的论文，相当一部分触及到甚至比较充分地论述了麦克卢汉的现实意义，说明了他的思想与新媒介研究的相关性。我大力推荐会议的论文集，该书由斯特拉特和瓦克特尔合编，可能将在2000年出版。

《数字麦克卢汉》评估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下一章）。接着再研究他的13种重要洞见，看看它们对我们的新世界有何启示，我们在创造这个新世界的路上已经步入坦途。

现在，人们重新发现了麦克卢汉——虽然他从来没有真正被世人遗忘。我猜想，论述他的书籍，延伸他研究的道路，会越来越频繁地涌现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把他富有创见的著作作为手头必备书，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他的阐释，包括本书，必然是对原著的重铸，如果对他的某些重要思想有所忽略，那是在所难免，正如他的某些要点会更加鲜明一样。

所以，《数字麦克卢汉》尽量引用麦克卢汉的原话，虽然偶尔也引用别人一些得体的阐释。

我把这本书当做与他继续进行的对话。我也有一锤定音的时候，但是占上风的总是他……

“我不解释，我只探索”

“I don't explain—I explore”

2. 勉说其理

“我不解释，我只探索。”这是麦克卢汉在“明珠献知音”里说的一句话。这是他为斯特恩（Gerald Stearn）的书《麦克卢汉：冷与热》所做的序文。该书是麦克卢汉思想的“批评文集”，1967年出版。

早在此之前十多年，他本人就提出了这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后来成为一种经典的方法。那是他195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讲演的讲演中提出的。在那次讲话中，他首先说拼音字母表、X光线、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然后说印刷机、电报、广播和电视。这个报告是研讨会主持人福斯代尔（Louis Forsdale）邀请他做的。那时的麦克卢汉还是无名之辈，只有读过他惟一的一本书《机器新娘》（1951）的人，或者那些订阅《探索》杂志的人，才对他略知一二。《探索》是他与同人卡彭特合办的。麦克卢汉在回答问题时，说了“我不解说，我只探索”这句话。

提问题的人是默顿（Robert K. Merton），美国资深社会学家。

“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这是默顿憋出的第一句话。他的脸气得铁青：“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打问号！”他从麦克卢汉的第一段话开始批评，由于不能进一步说明他的批评，他一开口就高声嚷嚷，干脆把麦克卢汉的所有观点全部一笔勾销。这是又一个布

赖恩^①。他向陪审团慷慨陈词，给被告定下铁案，判定其有罪，质问被告为何谋杀做学问的规范程序。

根据默顿后来的追叙，麦克卢汉似乎完全接受了他的批评：“是吗，你不喜欢我那些意见？”他用反诘的办法回答说，眼睛里闪烁着光芒，“那么，这样说怎么样呢……”

用今天的话来说，麦克卢汉只不过是点击了一下他选中的网站。接通这个网站，你就可以进入另一场讨论，而这场讨论是可近可远的。

※ ※ ※ ※ ※

不过，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他这个研究方法令人沮丧，把人逼疯。英语教授埃德蒙森（1997）指控说：“就连麦克卢汉最有说服力的书，都是刚愎自用、条理混乱的……跌跌撞撞地从一个主题闯入另一个主题。”然而，这样的沮丧——无论是默顿的，还是埃德蒙森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盖源于对他的误解。正是由于他不想解释，所以在许多方面，他才是对付这个问题，演示这个方法最不恰当的人选。

默顿的误解实在是容易理解——也容易避免的，一旦我们认识到，知识的发展和任何发展过程一样，都是由若干阶段构成的。默顿寻找的是一块面包和一杯酒，而麦克卢汉提供的是一种新的谷物和一种独特的烤酒机。

坎培尔（Donald T. Campbell）提出的“进化认识论”

① 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 1860~1925）——美国政治家，曾经担任过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竞选过美国总统，反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臭名昭著的“猴子”审判中，担任原告律师，指控一个教进化论的中学老师有罪。

(1974), 可以帮助我们澄清麦克卢汉之贡献和默顿之期望有何差别。我们进入新千年时,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模式仍然能够很好地为我们服务。生物进化论提出三个分明的进化阶段。第一个阶段, 是“生成的”阶段(突变是其中一部分), 新的有机体特征和有机体本身出现, 独立于外在的环境。第二个阶段, 这些有机体特征和有机体本身或存或亡, 这取决于它们在世上的表现(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既包含合作, 也包含竞争, 二者都是生存战略)。第三个阶段, 幸存的有机体把基因和成功的特征传递给后代(遗传和散播)。坎培尔等人(1974, 1990)认为, 人的知识以模拟的方式演化: ①提出新思想(“生成”阶段/the generational stage); ②经受批评、检验和讨论(“选择”阶段/the selective stage); ③第二阶段的幸存者被印成书、进入课堂、受到引用(“传播”阶段/the disseminated stage)。

由此可见, 默顿的问题是, 他指望麦克卢汉不仅参与第一阶段, 而且与他人分享第二阶段——不仅是提出观点, 而且要参与批评、检验和讨论。与此相反, 麦克卢汉却只是对第一个阶段感兴趣。

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甚至同情默顿的沮丧, 因为学术界试图在所有的三个阶段上运作。现在的学术界, 主要还是由书本构成的, 由学习、传授和研究的物质场所构成的。

然而, 如果学术界和世人既关注思想的生成, 又关注批评、描绘和传播——如果麦克卢汉只献身于第一个阶段, 因为别人已经把许多时间和注意力花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上去了——那么, 让他选择那一条创新的路子, 这难道不会使我们大家都更加相安无事、活得更加痛快吗?

回答是肯定的——如果他的思想是有价值的话。

在一定的程度上, 本书对他提出的这个命题, 既是辩护, 也是证明。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解释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这一条路子有助于生成富有价值的思想，是理想的方法。但是，它又必然将这些思想的价值掩盖起来，使那些更加关注知识的批评和散播的人难以看见其价值。

2.1. 类比与逻辑

麦克卢汉给世人提出忠告：“一旦前提确立，就不容易犯逻辑错误。心理学家报告说，疯人说话逻辑严密，但是其前提不切题。探索的方法谋求发现充足的前提。”（与内维特合著，1972，第8页）

麦克卢汉喜爱的发现的方法是类比或暗喻。这是他思想生成的引擎。他在《媒介定律》（1977）里，喜滋滋地引用无名氏借用勃朗宁^①的诗歌而玩弄的文字游戏：“人触摸到的东西，要超过他把握的东西，否则暗喻何以成为暗喻？”暗喻当然拓展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这就是暗喻的贡献，它们给我们导航，引导我们驶向尚未掌握的知识。然而，它们又带着包袱，如果我们错把包袱当做衣服，当我们检验和证实知识的时候，这些包袱又可能成为阻挡我们获取知识的障碍。

以“光阴似箭”这个暗喻为例。它说的是时间流程，谁也不会把时间误认为飞鸟、飞机或超人。它把时间的一个特征与显而易见的飞鸟和飞机的特征进行比较，以此说明时间的一个侧面。因此，“光阴似箭”（time flies）暗示了这样的意思：时间过得快，就像飞鸟和飞机。从我们步行走完相同的距离，甚至驾车跑完相同的里程来看，时间的确是跑得很快的。

^① 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1889）——英国诗人，多重新和突破，对20世纪诗坛有较大影响。代表作为无韵体叙事诗《指环与书》。

默顿和埃德蒙森那天下午在场，并且听见麦克卢汉第一次做“光阴似箭”的比方。他们会愤然而起、强烈反对，提出这一连串的问题吗：得了吧，时间像箭，这只箭的毛在哪儿？它的翅膀在哪儿？推进器在哪儿？它加速飞行的引擎在哪儿？它在空中飞，空中的钟表——模拟式的或数字的钟表在哪儿？

当然，谁也不会提这样的问题。至少我们在英语语言的文化里，是可以破译这个暗喻的密码的。我知道，西班牙语里有和它相当的暗喻：“光阴飞跑”（time runs）。所谓破译就是把包袱里的内容抖落出来，而不是（用60年代已经过时的比方）紧紧钻牛角尖。可以再打一个比方，我们都尝过桃肉的味道，这个比方可以给我们体会时间提供启示。在我们弄懂难以言喻的时间时，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认识的起点。吃桃肉的时候，我们不会故意难为自己的牙齿。到天空中去寻找手表就是难为自己。

因此，麦克卢汉暗喻的问题，并非真是因为它们是比喻，而是因为它们新。许多人——不幸的是包括许多学者，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些比方。更加遗憾的是，他们不想去理解这些比方，尤其是在初期的岁月里。

于是，麦克卢汉的名言“新兴的电子相互依存（electronic interdependence），以地球村的形象重新塑造这个世界”（1982，第43页），引起了两种反应。一是承认，正如大多数村民可以迅速分享信息一样，20世纪这个行星的公民，很快就可以分享电话、广播和电视传播的信息。第二个反应是高声嚷嚷：我们可以在电视上走进去的家庭和壁炉在哪儿？广播能够像邻里一样给我解答问题的答案在哪儿？在电话上，朋友的面孔、握手和抚摩在哪儿？

麦克卢汉的话语是“疏漏、粗疏的胡言乱语”（loose shaggy buffaloes）（埃德蒙森，1997；索科洛夫（Raymond Sokolov），1979），这样的非难也是出了名的。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他的语言字斟句酌，以传递他比拟的洞见。请注意，在上述的比拟中，

电子媒介是按照地球村的“形象”重新塑造这个世界的。这充分说明，他没有给小村落和电子全球共同体划上绝对的等号，而是指出它们信息结构的某一方面有对应的东西。

当然，这种对应的东西，过去和现在都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和深思。

麦克卢汉的著作问世时，有些人就对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们认识到，他的比方总有一些在某些方面是很到家的，在某些层次上是说到了点子上的，总是敲响了共鸣的琴弦。

我们进入新千年时，麦克卢汉更加显赫。自从他1980年去世以来，媒介演化的历史使他的比方和传播的现实更加匹配、更加清楚了。

2.2. 数字成就（1）

丹尼尔·贝尔^①说得很恰当：对现状而言，“技术具有破坏性”。比喻固有的特性就是超越现状，所以我们能够理解，麦克卢汉为什么要重用比喻、珍视比喻。他的目的是生成认识媒介的新洞见：他对靶子狂轰烂炸，表述夸张，目的是要给靶子提供更多的余地去运动和壮大——给我们的理解提供更多的空间去机动和提高。与此相反，盖棺定论、详尽无遗地描绘技术，哪怕描绘得正确、哪怕这描绘在当前有用，也不能够给我们揭示多少未来的东西。因此，麦克卢汉喜欢引用马拉梅^②的名句：“定义就是

①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美国未来学家，所谓乐观派代表人物。1959年提出“后工业社会”思想。先后任大学教授、编辑和政府顾问。代表作有《后工业时代的来临》、《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意识形态的结束》、《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史》、《美国的新右翼》等。

② 马拉梅（Stephane Mallarmé, 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理论家，法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早期诗作受波德莱尔的影响，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创新。

杀戮，暗示就是创造。”（To define is to kill, to suggest is to create）（1886）（参考波普尔对定义的讨厌，1972，第328页）。

“地球村”抓住了当时全国范围内共享的信息。1982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他忽视了许多东西。其一是通讯卫星，那一年发射的第一颗通讯卫星使欧美的电视同步，不过正规的卫星传播的国际会议，还要等待好几十年。（参见拙文1998b《软件与硬球：论微软之争的核心》的全球登月卫星传播、查尔斯和黛安娜婚礼、萨达特总统葬礼；亦请参见笛扎尔德1977年著《旧媒介，新媒介》第117~118页、第103~104页、第107~108页）。其二，电视观众与村民不同，即使他们真的在地球村里就座了，他们也是不能够互相会话的。除非他们刚好是以肉身形式坐在同一间屋子里。因此，麦克卢汉创造这个词汇时，实际上，地球村还是一个窥视者的村落，根本不是互动意义上的村落。现在的情况变了。凭借CNN等卫星电视，地球村里连续不断的滚动传播业已成为现实。同样，凭借因特网和万维网，地球村里的互动性也已经变成现实。所有这一切，麦克卢汉率先使用的比方都已经作出指引、暗示和预告了。

让我们回头说一说我们对麦克卢汉方法的解释和评价。默顿和埃德蒙森精心描绘了1962年广播电视的情况。那时，批头士^①还没有上艾德·沙利文节目^②，阿姆斯特朗还没有登月，铁幕^③还没有栽倒在信息脚下。在这样的情况下，默顿和埃德蒙森式的思想探究，对媒介环境反复拷问式的详细描绘——它们真

① 批头士（Beatles）——亦译作“甲壳虫”，60年代兴起于英国，风靡在美国。

② 艾德·沙利文节目（Ed Sullivan Show）——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每周一次的娱乐节目。主持人艾德·沙利文把有名的英国批头士和摇滚乐引进美国。

③ 铁幕（Iron curtain）——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垒时，西方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称呼。

的能够给我们更大的启示吗？真的比麦克卢汉的比喻略胜一筹吗？

今天，它们能够比麦克卢汉给我们更大的启示？

当然，当时要做出的选择并非是非此即彼的。与马拉梅对立的定义，可以与暗示比肩而立，也可以做出贡献。麦克卢汉并不是要粉碎一种话语模式，而是要培养另一种话语模式。

多年来，批评他的人有默顿（Robert K. Merton）、布里塞特（William Blisset）、麦克唐纳（Dwight McDonald）、莫罗（James Morrow）、布里斯（Michael Bliss）、索卡洛夫（Raymond Sokolov）等等。他们过去与麦克卢汉的看法相左，现在依然如此。从他们评论的题目就可以略见一斑。“他劫掠了一切文化……以支撑他那体系的废墟”（麦克唐纳）、“从麦克卢汉手中收复失地”（莫罗）、“冒牌预言家”（布里斯）。这些言论表现了他们的鄙视，暴露了他们对麦克卢汉的冲击力浑然无知。布里斯的评论是1988年写的。那时，数字时代已经曙光初露，并即将证实麦克卢汉的许多思想。数字时代之后，这样的观点特别令人震惊。他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的《周六晚》杂志上，评的是《麦克卢汉书简》（1987），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麦克卢汉的理论，曾经被奉为神喻，如今看起来滑稽可笑，不足以成为我们时代的思想指南。”不知是他还是编辑，觉得有必要磨掉文章的锋芒。所以，该刊在后来的一期中，发表了我的一封“读者来信”。我觉得骨鲠在喉，写了这样一句话，他的麦克卢汉书评，显然是愚不可及。

也许，书评人对麦克卢汉的反感并非巧合。这种感情肇始于柯恩（David Cohen）1951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他评的是麦克卢汉的第一本书《机器新娘》（莱曼·霍普特1989年的评论是例外，它使人耳目一新）。麦克卢汉的比喻方法和传统学术的期待视野相对。他表述洞见和类比的方式，似乎冒犯了著

书立说的传统组织模式。

实际上，他去世的时候，网上文本和网上社区最多还是在孕育之中。他的著作里充满了格言警句，这使批评家非常恼火。但是，这种风格却是适合因特网和网上浏览的理想方法。换句话说，麦克卢汉似乎是在给因特网撰稿。他 50 年代到 70 年代的著作，似乎是在参加 80 年代中期的“电脑会议”（莱文森，1986）。

2.3. 数字成就（2）

写作有一望而知的启承转合模式。新闻用“倒金字塔”形式写，最重要的信息放在标题里。第一段重述同样的信息，再加上一点细节。以后段落的内容，重要性递减。这样的谋篇布局，使排版的编辑可以毫不费力地删削文章的末尾，以便给另一篇抢版面的新闻或广告让路。经典的神秘小说，却是以一个刺激场面开头——或许是一具死尸，然后才是说明，最后才是谜底，或大部分告破，或全部揭开。学术文章也有独到的特征。一般是导论引路，陈述若干主题、片段、思想以及探讨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按照一定的条理展开——老问题引出新问题，至少是用前半部分的讨论、事实和思想给后来的新问题提供信息。学术文章的长短不一，章节数目不同，然均含若干章节，每一章长几页，各带一个小标题，这却是通常的模式。

让我们看看麦克卢汉的《谷登堡星汉璀璨》（1962）。这是他的第二本书，真正确立他 20 世纪头牌媒介理论家地位的一本书。一望而知，在绪论之后，它绝对不像是传统的学术书。它不是由数量不多的章节排列而成，而是有 107 章，每一章长 1 至 5 页，一连串的主题盘根错节、互相参照。主题既集合为小串，又按照顺序展开。从古代的拼音字母表开始，到它在中世纪的再现，到它借助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的印刷术产生的另一种冲击。但是，

这本书又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始读，在篇幅不长的章节中间开始读也可以。从哪儿都可以发现，它的一套主题和参照可以顺利通达每一章。换句话说，每一章都含有全书的蓝图，很像我们细胞中的DNA，DNA中就含有整个人体的“菜谱”。也就是说，本书很像是一张全息光盘，每一章节包含的信息，都足以复制出母盘上的整个三维图象。《谷登堡星汉璀璨》这些全息性、基因组似的章节，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标题，而是只有一句提要。比如，“希腊人的视觉压力逐渐增加，这使他们和原始艺术产生疏离。如今，我们将电力的一切同步性内化之后，电子时代就重新发现了原始艺术”（第81页）。

你不是基因工程师或全息摄影师，也可以认识到这样的结构：单位的数量和长度，部分与整体的连接，甚至无标题的开篇破题——所有这一切都和网上的非共时话语很相似。上网的第一个月，我就注意到这种相似性。那是1984年6月，我参加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西部行为科学研究所的网上课程“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以他为首的教学组一共做了122条评论，其长度在几行和一百余行之间。《谷登堡星汉璀璨》含107章评说，每一章的长度在50行和150行之间。（以行计算网上文本更有意义，《璀璨》也是这样，因为它每一章的篇幅都不大，以屏数和字数计算网上文本的长度也是好办法。网上“页码”的含义和原来的含义也迥然有别，既可以指一个网页，也可以指一个分节，短则几行，长可以几章。

该所的研究班，和当时一切网上活动一样，用的是“美国信息互换标准代码”（ASXII）非超文本环境。90年代的网上论坛，用了越来越多的超文本链接。读者点击一个文本中的一个词，可以立即转入另一个文本，转入的文本又可能在网上任何地方。如是，网上文本更加像1962年《璀璨》相互参照的章节了。当然在这样的类比上，两者是有所不同，现在的万维网就起着一本

书的作用……

麦克卢汉的著作与网上交流，还有其他一些区别。《璀璨》止于 350 页；网上讨论（与费恩伯格结构严密的研究班不同）可以而且确实要进行若干年（比如，网上关于魔仆〔genie〕的科幻小说圆桌会议，开始于 90 年代初期，到笔者写作本书时还很热烈）。《璀璨》的作者只有一人（他 1964 年的第三本书《理解媒介》也是一人所为，而且比第一本书在谋篇布局上更加传统；他后来的所有著作也只要一两个合作者，而且在结构上更加“电子化”）；多数的网上讨论至少有四五个人，而且常常不只四五个人。大多数只有几个脑袋的网上讨论，在首创性、广度和冲击力上，都不能够和麦克卢汉一个脑袋创造的结果相比，不能和《璀璨》的结果相比。

诸如此类的差别反映这样一个事实：《璀璨》毕竟是一本书，它当然规模有限，一个人的才能也有限，写作之前的思索研究时间也有局限。相反，网上讨论通常更加随意，长度、参加意图和研究方式都比较随意。这样的差别，如上所见，是任何类比中必然会有的差别。这一个类比，是“光阴似箭”类比中那支没有粘着羽毛的箭。

然而，即使有它的非连续性，麦克卢汉的著作对网上讨论的预示，也的确令人惊诧。就我所知，初期的网上媒介设计师（Hiltz & Turoff, 1978/1973）并没有模仿麦克卢汉的写作风格的意图。实际上，在网络兴起的 70 年代和 80 年代，他受公众和学界欢迎的程度总体上已经下降。而且，他在 1962 年也不可能模仿尚待发明的网上环境。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麦克卢汉的写作模式来自何方、来自何时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能够提供一把钥匙，使我们能够解读麦克卢汉的思维方法，解读他思考的东西——他作品的内容，而且也必然能够解读本书的内容。

2.4. 麦克卢汉媒介观

当然，麦克卢汉的写作特征预示网上讨论的特征，这并无神秘之处。两者都反映了人类话语的一种珍贵方式——文字出现之前的人类神圣的话语方式。这是麦克卢汉毕生呕心沥血指出的珍贵方式。世界上任何地方，凡是未受伤害的人都不缺少这种交流方式，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不曾缺少这种方式。这就是：口语会话。

网上交流和口头交流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近年常常有人评说（莱文森，1992、1995b、1997b），在网上进入和变换文本都很容易，几乎瞬间就可以实现传送。这和纸上操作的艰难和缓慢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特征合在一起，使网上传播成为像口语的媒介、杂交的媒介。这个媒介起源之后，我们的手指头就在键盘上行使走路和说话的功能了。

麦克卢汉的兴趣和立足点在“声觉空间”（acoustic space，他1954年首次使用的术语）。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意思，并非是那么明白晓畅。历史上不同的思想家，使用过一种格言警句式的方法，而不是说明的方法。从苏格拉底^①之前的思想家开始——他们出现在前文字时代并不奇怪——直到文字时代盛期的尼采^②（尼采和麦克卢汉的比较，请见Curtis，1978），都用过这种方法。麦克卢汉对声觉的依恋意义隽永，它不仅是一种选定的方

① 苏格拉底（Socrates，469～399BC）——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哲学在于认识自我，提出美德即知识、探求真理的助产术和辩证法，“说而不作”，其学说仅见于他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中。

② 尼采（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创立“权力意志说”和“超人哲学”。代表作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等。

法：他认为，声觉是人类交流的基础（从发展和历史的观点来看，声觉是原初的、首要的）；文字的线性模式上升，这伤害了至少是连累了声觉（值得研究，肯定有启发性）；电子媒介重新捕捉住了声觉（这时，声觉的形貌有变）。对那个时代的媒介来说，这是一个闪光的洞见，对后来的电子文本来说，它具有预言的性质。因此，对他而言，他的表达方法或媒介，与他要表达的主题，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给我们以教益：他的话语形态本身就是例子，足以说明他试图传达的东西。

倘若麦克卢汉的写作风格是一种能够比较容易被学界同人和世人愉快接受的风格，他会不会更加走运呢？

人们常说，麦克卢汉是他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关于声觉思维方式（acoustic modes of thought）的洞见，如果用单行排列的方式表述，而不是用“散漫、粗疏的胡言乱语”来表述，并不比麦克卢汉走运。许多时候，甚至还败得更加惨。凡尼瓦尔·布什在（Vannevar Bush）如今出名的文章“如是思之”中（1945）指出，如果用一种类似电脑的装置，根据人类思维的“联想”功能，任何给定的思想都可以“生长”出和其他思想的联系。他提出的“麦克斯存储器”（memex），比紧身衣似的档案柜有所改进。他用经典论证和顺序展开的方法写成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默顿的反应不为人知（至少是我不知道）。但是，布什的文章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只有几个具有远见的人例外，比如纳尔逊（Ted Nelson，1980/1990）。超文本出现之后，布什预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才使之进入90年代网上学生的必读书目。

我们进入新千年之际，数字文化正在来临，这对麦克卢汉的影响，与凡尼瓦尔·布什重新引起人们兴趣的情况相类似。这个过程差不多有十年了。打头的是《在线》杂志。它在创刊号中把

麦克卢汉封为“先师圣人”。维持这个势头的是一连串的再版书和著作（比如麻省理工学院1994年再版的《理解媒介》），一连串的有关麦克卢汉的著作（比如Gordon, 1997; Strate & Wachtel, 1999）。

本书必然是这个再发现的组成部分。但是，与其说我想要说明，世事如何使麦克卢汉具有现实意义，不如说我想要探索——而且要阐释——麦克卢汉对数字时代至关重要的教益。归宿点是一致的——如果他对我们有至关重要的教育意义，那么我们的时代也使他具有现实意义。然而，我想从麦克卢汉说起，以便尽可能减少误解。多年来，在接受的过程中，误解始终纠缠着他的著作。

他最著名的警句“媒介即是讯息”就是常常被误解的思想之一。

我们在本章中已经看到，他表述的方式本身就反映了“媒介即是讯息”这条原理。但是人们却把它误认为是这样一个断语：内容不重要；以他的著作为例，就是主题（subject）不重要。

我们将要看到，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和内容的观点，与上述误解刚好是相反的。

“媒介即是讯息”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3. 网络内容

“媒介即是讯息”无疑是麦克卢汉最有名的警句。他有这样一些重要意义：我们对任何传播媒介的使用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它传播的特定内容。换句话说，媒介所能够传输的东西——比如看电视的过程，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看的具体节目或内容。又比如，打电话本身在人类事务中的革命意义，远远超过电话上具体说的东西。一般地说，人们能够比较好地理解他这个警句，而且充分认识到，这是麦克卢汉理解媒介治学之路的一块铺路石。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它的许多细腻而深刻的涵义被误解为“反对”内容的宣言，或者说，传播的内容丝毫不重要。

多年来，麦克卢汉已经把这个警句的一些多重意义说得很明白。在这方面，多重涵义是他刻意追求的方法——暗喻使人不断对其作出解释。正如他后来的许多惹人注目的思想一样，“媒介即是讯息”初次问世时并不起眼。这句话出现在他的一份打字稿中。这份文件叫做“理解新媒介研究报告”，是他为“全美教育广播者协会”起草的报告。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总署委托该协会做一项研究，他的报告是其中的一个子项目。到了1964年，这句话成了《理解媒介》第一章极其重要的标题。之所以说它至关重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该书确立了麦克卢汉作为20世纪一

位最杰出的媒介思想家的地位。而且，麦克卢汉经常挖苦说：没有谁真正读麦克卢汉（他又说，许多人读这本书时，一般不会超过第一章的标题）。对这个标题的议论大行其道，所以他禁不住来一点双关，把“message”改为“massage”，并以其命名一本新书《媒介即是按摩》（与菲奥雷合著）。他在《逆风，1969》（与帕克合著）中又幽了一默，说“媒介即是混乱时代（message）”。在《把握今天：自动出局的行政主管》（与内维特合著，1972），他又把 message 拆开，写成“大众时代”（mass-age）。

他差不多用 message 玩尽了各种可能的拆字游戏和变字游戏（当然不是全部，依我看还有一些有趣的线索，比如“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个人第一的圣人）”，“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妈妈圣人）”。“message”玩得差不多以后，他又开始玩“medium”。过去，批评家说他玩弄“message”是骄狂，是“无谦虚的修养”。但是接下来，批评家对他的谴责又不戳自破，因为他又拿自己这句名言开刀，说可以把它改写成另外一些的戏言：“臭裹脚是讯息”（The tedium is the message.），“臭裹脚是大众时代”（The tedium is the mass age.）。这是他1978年3月乘车时对我说的话。当时，我们正在驱车到新泽西州的费尔莱·迪金森大学去参加由我主持的“媒介定律研讨会”。10年之后，约翰·莫蒂默（伦敦《星期日时报》记者）在评论《麦克卢汉书简》时，就用了这个标题“臭裹脚是讯息”（“Tedium is the message”）。他没有说明，这是从麦克卢汉那里学来的，还是他自己的幽默。不过，可以肯定地说，麦克卢汉绝对不是仅仅限于在和我的私下谈话中，才玩弄文字游戏的人。

本章比较详细地考察“媒介即是讯息”这一命题及其变体。看看它们对我们理解媒介有何意义，包括总体上的意义和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特殊意义。麦克卢汉认为，内容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我们的探讨首先这里开始。

3.1. 作为内容的媒介：在屏幕上写

麦克卢汉试图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内容引向媒介。他的关注是，内容夺走我们的注意力，损害我们对媒介的理解，甚至损害我们对媒介的感知，损害我们对媒介周围一切的感知。在这一点上，内容很像是阳光。阳光使人目眩，使人看不见天上的星星，甚至在阴天也看不见。天上的星球，只有太阳看得见，这是一个例外。麦克卢汉有一句人们广泛征引的话：“媒介的‘内容’好比是滋味鲜美的一块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分散思想看门狗的注意力（1964，第32页）”。我们经常思考和谈起我们在书报杂志中读到的东西，在广播中听到的东西，在电视上看见的东西，很少去思考，也很少去说，我们在读报纸、在听广播、在看电视，如此等等。

如果考虑孩子的情况，就会出现意味深长的例外，我们关注媒介本身，而不是关注其内容。儿童选择的媒介，我们是很容易监控的。但是，也有一些例外。网络之类的新媒介在我们的生活中，还不是很普遍。无论我们用网络做什么，我们都可能对它作一些评论。因此，我们很可能注意，我们的孩子是在看电视，而不是在做作业。我们还可能注意到，我们上网的时间，比过去多了还是少了。但是，这些情况是特殊情况。这个时候的媒介，在我们的注意力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通常的情况下，我们是不给它们这种位置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如此解释麦克卢汉早期何以成功。60年代初，当他出版《谷登堡星汉璀璨》和《理解媒介》时，大家对电视这个比较新的媒介还有非常强烈的兴趣。请参见我1977年的文章《玩具、镜子和艺术》。）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当媒介被内容遮蔽时，媒介的情况发生什么变化了呢？

麦克卢汉在说了“思想看门狗”之后，立即对这个问题话做出了回答。但是，他用的两句人们引用得很少：“媒介‘内容’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恰是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一部电影的内容是一本小说……”（1964，第32页）。换言之，任何媒介的内容——“滋味鲜美的一块肉”——支配我们的感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感觉不到眼前这种媒介的深层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正是此前的一种媒介，已经被驯化、看不见的一种媒介，就像是已经被驯化了的狗，规规矩矩地躺在眼前的地毯上。内容并非不重要，岂只而已，它也许还是审视媒介及其影响的最好的办法。这个比方惟一的不足是：这个内容必须比我们现在通用的媒介早一点产生。

小说是电影的内容，电影和连续剧是电视的内容。那么，什么媒介是网络的内容呢？

回答是这样的：网络的内容不是一种媒介，而是许多媒介。因为网络把文字作为内容时，文字有许多形式，从情书到报纸，还有电话、广播（网络上的“实在的音像”）和具有伴声的动画，我们可以把这种动画当作一种电视形态。然而，所有这些形式都有一个的共同要素，那就是文字。一切现在和过去与电脑有关系的东西，都和文字有关系，而且还要继续维持与文字的关系。如果要等到没有关系的那一天，那就是口语代替文字作为指令的那一天。因此可以说，因特网媒介的一部分“讯息”，是一切走在它前面的媒介，至少是此前的大部分媒介，文字是无处不在的，它总是在掌舵。

比尔克兹（Sven Birkerts）和波斯曼这样的在线时代批评家指出，电脑改变了读写的性质。此话不错。毫无疑问，纸面上的活动，书报中的活动转移到屏幕上去进行时，是大不一样的。旧媒介作为新媒介的内容，就成为看得见的、明明白白的东西。麦克卢汉这个观点说明，文字到因特网上“出游”时，它和原来的

文字有所不同。差别之一就是，它更加容易解释清楚。自从欧洲开始使用印刷机以来，文字从隐逸的状态中走了出来。毫无疑问，它完全走出来，走到光天化日之下，是一件好事——这对文字文化及其价值观没有一丝一毫的坏处。比尔克兹等人也是这样说的。

再者，文字等媒介作为内容上网之后，它们被推进到更加显赫的位置。这就产生了一种深刻而民主的结果。这和我们读书报杂志的经验不一样。过去的阅读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单向的阅读活动，他们都不写。网上的经验却是双行道，读者可以做出贡献，他们在网上浏览时，可以发电子邮件，参加讨论，进行批注评点。网上许多页码的动态形象，正在日益增加，有些还有伴声。网页的设计者实际上成了电视制片人。结果，动画制作者人数猛增，分散到许多领域。他们可以用个人电脑给公共屏幕输送的形象，不知凡几，远远超过成本更高的电视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形象。不错，和电视电影比较，网上形象像卡通，是粗线条，但是它们是整个世界的产物，是越来越多的人的表达方式。20世纪最后的25年中，自从个人电脑问世以来，文字成为公众越来越容易利用的东西。

事实上，少量讯息流向许多被动使用者的运行轨迹，被因特网及其分支颠倒过来了。印刷机以来的一切技术媒介，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少数讯息向多数人流动。只有电报和电话是例外，它们的内容是使用者自己提供的：电报是自己写的，电话是自己说的。

我们还可以说，不仅过去的一切媒介是因特网的内容，而且使用因特网的人也是其内容。因为上网的人和其他媒介消费者不一样，无论他们在网上做什么，他们都是在创造内容。

换言之，上网的人是因特网的内容。这就是麦克卢汉打比方说的，媒介即是讯息，使用者是媒介的内容。使用者是一切媒介

的内容。

3.2. 上网者作为内容

70年代后期，麦克卢汉经常对我说：“使用者是内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眼睛看着你！”这只所谓的“眼睛”是该公司的徽标，是它网络屏幕上不断运行的电子徽标。他在1978年给《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说：“你打电话或者播音时……你这个发送信息的人也被发送出去了……空壳化的使用者(disembodied user)被送到了电力信息接收者的跟前。”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特征。以上描绘中，有两种非常明显却纠缠不清的关系，上文最后那句话也是这样的。打电话的时候，在广播电视上说话的时候，说话人为他使用的那种媒介创造了内容，同时他本人也以空壳化的形式成为这个媒介的内容——打电话时只有声音，没有面孔或躯体；在电视上虽有面孔和躯壳，但没有血肉之躯。在网上写东西时，这个过程更加精简，使用者成为自己创造的文本线条的内容。我想，至少这一点是清楚的。不过，麦克卢汉为什么说：电视上空壳化的形象也是电视的“使用者”呢？我们看电视，电视也看我们；或者倒过来说，电视看我们。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呢？

使用者和内容的等式，至少可以追溯到里查兹^①的文学批评理论(1929)。他说，文本的内容不是存在于作者的意图之中，而是存在于读者合理（而不是异常的）的解释之中（某人说某本

^① 里查兹(A. Richards, 1893~1979)——英国文学评论家和诗人，新批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意义的意义》、《实用批评》、《内心的对话》、《科学与诗》等

小说好，那仅仅是因为故事发生在伦敦，而伦敦是他去年坠入情网的地方。这就是异常的解释)。麦克卢汉认真思考里查兹的文论，迈出了非常合理的几步，从使用者解释文本走向使用者决定文本，再走向使用者就是文本。

不过请注意，麦克卢汉所举的使用者用作内容的例子——电话和电视（也提到广播），全都是电子媒介。当然，电话提出一种特殊的情况，因为它原本是互动的，就像网上的互动一样。但是，他为什么要专门突出电话和电视，说使用者是被“发送”出去了昵？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够到电子传播瞬即完成的性质中去寻找，只能够到它对感知者的冲击中去找。书籍和报纸把世界带给我们，而且显然是在事后。相反，电视把我们带向世界，带向事发的现场。诚然，奥林匹克可以被带进我们的客厅，报纸和电视都可以把这些赛事带进客厅。但是，电视把奥林匹克、政治悖论或其他正在进行的事情带进客厅的时候，它同时还把我们带到现场，去目睹事情的展开过程。与此相对，老掉牙的纸上印刷术，倘若它真能够把我们带到事情中去的话，它也只能够等到事情完毕之后——只能够等到大家离开现场回家以后才能办得到。（麦克卢汉进一步区别电视和广播，说电视的参与效果远远超过广播，但那是为了说明其他问题，详见本书第8章和第9章）

由此可见，麦克卢汉关于使用者作为内容的观念，容许我们建立一个至少是三层的等级系统。①人用作（决定）一切媒介的内容，因为人无法逃避对以前发生的事情去做出解释（这可以被认为是与康德^①观点对等的观点，他认为，人的知识总是人对外部世界进行认知安排的结果）；②人这个感知者“通过”广播

①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创始人，主张自在之无不可知，人类认识所以限度的。代表作为《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

电视之类的单向的电子媒介，变为其中的内容；③人这个对话者为电话之类老式互动媒介创造出一切内容，为因特网创造出许多内容。再者，自因特网问世以来，当它没有用人类会话的方式传输信息时（通常是以书面的方式，如今有时用口语的方式），它就用电视的传统方式推出形象，用印刷的传统形式推出文字。因特网可以认为是过去由人决定内容的一切媒介的总汇——因特网涵盖上述等级系统的所有层面。

我常常批评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比如我的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顾：媒介进化理论》）。换言之，他的倾向是给人分配一个受技术“影响”的角色，而不是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比如他把人看成是技术的“性器官”。萨缪尔·巴特勒^①诗歌的现代诠释：鸡是鸡蛋生鸡蛋的一种方式。20世纪里捡起巴特勒诗歌的还有里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他认为有机体是基因生产更多基因的方式。麦克卢汉说人被“发送”出去的时候，这句话里隐藏着人在技术世界里处于次要地位的意思。然而，隐藏在麦克卢汉图式之中，后来在因特网中充分表现出来的，还有另一面：人是积极驾御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我的媒介演化理论可以叫做一种“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演化过程中的媒介选择，越来越支持“前技术”的人类传播模式，形式上和功能上都是如此。因此，我这个理论，与麦克卢汉媒介观中充满活力和人性的成分，是非常契合的。

人在因特网上的选择越来越多：书写、搜索、观看、说话。这就把本章探讨的麦克卢汉的关于内容的两个互补的观念结合起

^① 萨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 1835-1902）——英国小说家，辛辣讽刺资产阶级的道德、宗教、家庭制度、非理性思潮和机械主义。

来。一方面，人这个因特网的订户选用一种优先上网的媒介时，他就成了这种媒介的内容。不过有时候很难对我们挑选的媒介进行归类。假如我在网上读报，究竟报纸是内容呢？……或者网上故事的语词是内容呢？……亦或这些语词表现的思想是内容呢？……亦或它们全都是内容呢？

我的答案是，不仅旧媒介成为新媒介的内容，而且在此过程中，旧媒介又把作为它们内容的其他旧媒介保存下来，接下来，这样的旧媒介又把比它们更老的媒介作为内容保存起来，如此等等，层层回溯……直至最古老的媒介。

3.3. 媒介里的媒介里的媒介……言语媒介的原初性和摄影术的例外

倘若回到人类最早至今仍然最有效的传播方式——言语，并且问，其内容是什么，那么，也许我们会说是思维、思想、情感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我们探索这些“媒介”即思维的媒介，我们就遇到真实的外部世界的内容（包括人体及其状态），也就是客体、参照和原型。这些东西是传播及其表现形态所要表现的一切。换句话说，在传播的发轫期，在言语和思想的纠缠中，我们遇到了媒介和内容明显的区别。在这里，内容——比如我们在窗外看到的一块石头，它本身不能够被认为是媒介，因为它内部没有我们可以指认为是内容的东西。（当然，石头由分子构成，分子又由原子构成等等，但这是物质成分，而不是传播。在图谱的另一端，外部世界可以包含一架收音机，收音机可以成为我们思维的内容。不过，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外部世界某一个成分凑巧成了一种媒介。它不会和一般原理相左。我们所说的一般原理是：思想的内容是中间物少或无中间物的“media - less or im - mediate”）。

我们回顾传播史的过程中发现，每一种新媒介都把一种旧媒介作为自己的内容（麦克卢汉就持这一点观点）。因此，作为最古老的媒介的言语，几乎存在于一切新媒介中（莱文森，1981）。拼音字母是语音的视觉表达。印刷机大批量生产拼音字母，其形态是书籍、报纸和杂志。电报发送的是电子编码的文字。电话、唱机和收音机显然传递的是言语。“无声的”动态摄影（“silent” motion photography）（常有音乐伴奏），配有文字（沿着漫画的线条，打在90年代后期问世的“自动”开关的像带上）。到了20世纪20年代，无声片开始说话。电影成为电视的内容（带有广播的成分，包括连续剧、新闻和网络结构）。上述一切东西正在迅速成为因特网的内容。因特网是一切媒介的媒介。口语永远和我们形影相伴，不仅因为它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直接使用的传播形式，而且是因为它存在于一切后继的正在使用的媒介之中，成为它们的内容——只有一个例外。

这个惟一的例外就是静物摄影（still photography），它不把言语作为自己的内容，而是把外部世界作为其内容。换言之，就是把言语和思维表现的东西作为内容。有一句老生常谈的大实话：一幅照片抵得上万语千言。它确认了画面的优势：摄影的价值之所以超过词语，那是因为它以独特的方式发挥词语的作用，不用词语，胜是词语。景物摄影带有非言语图象传播的特征，这种特征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洞穴画，穿越了古埃及的圣书文字和东亚地区仍在使用的会意文字。（动态摄影不发挥词语的作用，因为其内容通常不是客观世界，而是一段叙事，正如麦克卢汉指出的，其内容是小说。）

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就连模拟式照片与主体的联系也是直接的，而不是象征的。照片上的形象来自光线，从外部世界反射回来的光线。因此，它是复制，而不是描写——自从它问世以来，它差不多始终位于言语的框架之内。一帧照片抵得上万语千

言，然而一旦印在纸上，它几乎总是要用文字说明的。

这些处在符号文字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的图象孤岛，正在充分以数码方式重新构造轮廓：照片一旦转化成数码形态，它就规规矩矩地听任操纵，与它表征的现实脱离，就像出现在同样的屏幕上的文字一样。在这一点上，因特网把照片吸收为新成员——把过去模拟式照片作为它的内容。这件事情至少和因特网推动文字传播一样意义深远。

对麦克卢汉预料到的数码来说，这是一场胜利，虽然他没有把它称为数码。他所看见的是他所谓“声觉空间”和“视觉空间”之间的张力。声觉空间带有含蓄隐蔽的可能性。视觉空间带有固定的视点，它既精确又受限。以文字描写草地可以拓展空间（即更加广阔的听觉空间），比固定视点的照片包含的空间更加宽广。

我们将要看到，麦克卢汉的一些范畴，如果换一换例子，可能会有更强的说服力。本书经常会提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用有别于他的例子，也可以把一个范畴或领域的例子换到其他的范畴或领域。这是期待中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本书的基本主题是：数字时代既可以用麦克卢汉来解释，也可以使麦克卢汉的思想更加突现出来。换句话说，在数字时代的重新构形之下，麦克卢汉的意思显得更加清楚。因此，麦克卢汉（1962）把字母表作为视觉空间（而不是声觉空间）的主要设计师——字母表是视觉的东西。他认为，字母表和口语词展开竞争，并且从口语词吸取力量。我的切入点与他不同：既然字母表与根本不像它描写的任何东西、任何事情，根本就不像世界的内容，所以它实际上是声觉的东西。正如我在《软性的刀刃》中所说的，字母表是第一个数字媒介——也可能不是第一个数字媒介，如果我们愿意把DNA当做一种媒介的话：因为DNA和它指令蛋白质变成的生命物质的生物结构和生物实体，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在声觉（数字）表征和视觉表征这两种形态之中，前者更加有力，涵盖面更加宽广。凭借电子革命，声觉空间正在战胜文字传播和视觉传播。这一点麦克卢汉看得清清楚楚。一个世界正在诞生，它正在从前文字时代中再现出来。麦克卢汉把这个世界叫做声觉空间。

我们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声觉空间既是文字的东西，也是前文字的东西。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就叫赛博空间。

4. 赛博空间的字母歌

马尔尚 (Philip Marchand) 在《麦克卢汉：媒介与信使》(1989) 中指出，麦克卢汉首次解说声觉空间，是在 1954 年。卡尔·威廉姆斯在麦克卢汉和卡彭特主持的研究班上宣读的论文中，使用了这个术语。但是马尔尚说，威廉姆斯的文章通篇打上了麦克卢汉的印记，言外之意是，始作俑者不是威廉姆斯，而是麦克卢汉。戈登 (W. T. Gordon, 1997) 在《轻轻松松理解麦克卢汉》中说，威廉姆斯文章中传达的思想是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波特 (E. A. Bott) 首先提出来的。不管怎么说，这篇文章次年发表在卡彭特和麦克卢汉编辑的《探索》上，1960 年又收入文集《传播学探索》。这本书仍然是麦克卢汉主要洞见最有力的表现之一。

威廉姆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我们认为正常的或曰自然的视觉空间，其设计师是技术性的人工制造物——视觉空间是用拼音字母阅读和写作而产生的感知习惯。用麦克卢汉去世后才出版的两本书中的话说：“发明了无意义抽象的辅音之后，视觉从其他感官中分离出来，视觉空间就开始形成了。视觉空间是拼音字母的一致、连续和分割等特征的副产品，拼音字母是腓尼基人发明、希腊人推广的。”（《媒介定律》，第 13 页）（《地球村》，第 35 页）由此可见，麦克卢汉与同人卡彭特、鲍威

尔斯和威廉姆斯合作也好，与儿子艾里克合作也好，自己独立写书也好，观点始终如一。他认为，我们理所当然的形状和外部视觉世界的组织，实际上是技术透镜产生的结果。2500年来的西方历史中，许多人用这样的镜子看问题，养成了这个看世界的倾向。具体地说，西方人就是透过线性、连接的拼音字母棱镜来看问题。用上一章的语言，我们就可以说，视觉空间是人造媒介的内容。还可以用希伦（P. Heelen,《空间感知与科学哲学》，1983）的话来说。他的话与我们的常识不谋而合，得心应手地阐明了同样的道理。他指出，我们常识中的欧几里德空间感知——我们觉得它是我们的时空直觉——实际上是经过“雕琢”的技术世界的产物，是我们的祖先离开洞穴后在盖房子的过程中形成的感觉，后来也成了我们的感觉（他的书没有提到卡彭特和麦克卢汉的名字）。

康德认为，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是我们感知/认知结构（康德所谓“范畴”）的产物，就像外部世界的东西一样。他认为，色盲与全色视觉的人看世界的方式迥然不同。如果我们同意康德的观点，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就可以看到麦克卢汉和希伦的立场有可取的优点。但是，他们的哪一种立场最接近真理呢？我们能够从正确的角度看问题是什么原因呢？是康德所谓先天固有看世界的方式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基因提供的倾向去看世界吗？这和色盲看世界用先天命定的方式是一样的吗？这也是我们要用线条和角度来“雕琢”世界的方式吗——是某种先天欧几里德倾向的反射吗？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情况呢？是不是形态跟随实际功能呢？就是说，线条和角度比较容易构造，而比较软性和模糊的非欧几里德形态就不那么容易构造呢？是不是像麦克卢汉暗示的那样，字母表推动欧几里德观念的形成呢？或者刚好相反，是欧几里德观念推动了字母表的产生呢？就是说，字母表及其成功是结果，而不是直角世界（rectangled world）的结果呢？

会不会是另一种情况呢？也许字母表跑的根本就是另一个方向，即非欧几里德的方向吧？

麦克卢汉的“声觉”观念使他在视觉空间上的立场非常清楚，也使他在视觉空间与字母表关系上的立场非常清楚：声觉空间走在字母表的前面。这是一个用前文字的眼光看待的世界，一个没有边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信息不是从固定的位置冒出来的，而是从任何地方和所有地方都可以冒出来的。这是一个音乐、神话的世界和全身心浸染其间的世界。因此，根据麦克卢汉的观点，字母表之后走向我们的声觉世界，其形态多半是像电视的形态。电视的形态也是音乐、神话的世界和全身心浸染其间的世界。电视的世界不像书籍和报纸的世界，它缺乏透视的观点，缺乏与主体的距离。

然而，赛博空间又怎么样呢？赛博空间既是字母表的世界，又是电视之后的世界。它正在把电视世界纳入自己的世界。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把麦克卢汉头首倒立起来。我们主张，他所谓的声觉空间如今主要见诸于赛博空间那种“在线”的、字母表似的环境之中。

4.1. 声觉世界，在网络下听到的世界

我认为，赛博空间就是声觉空间。就是说，网上的字母表就和黑暗中的音乐一样，也像纸上的印刷物一样。在评价我这个主张时，我们需要考虑以下两个问题：①字母表之前的声觉空间的性质；②字母表走上网络之前的性质。在这一节里，我们看的是第一点，字母表之前的声觉空间。

声觉空间的特征来自于听觉的属性，与视觉、味觉、触觉等感知世界的方式相对。这一点并不奇怪。比如，视觉和触觉一样，与被感知的物体直接接触。这种“寄生虫式”的感知方式

(参见坎培尔《进化知识论》)，通常是真实的——我们很难得产生触觉的幻觉，但是这种方式可能会有危险，因为我们和变形虫都可能因为接触而中毒死亡。在这个连续体的另一端是视觉，它给我们提供了距离和疏离的安全。但是，它的上面贴着一个容易看错的价格标签。一个原因是，我们可能只注意环境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看东西时比触摸东西时更加容易出错（常见的视觉幻象是最极端的例子）。按照这样的路子来分析，听觉是愉快的媒介，因为它给我们视觉的距离和安全，同时又不会失去多少背景的东西和它泡在其间的东西。

我们的语言准确地指出各种感知的差别。我们可以说看见，也可以说视而不见；可以说听见，也可以说听而不闻。但是，我们只能够说摸到、尝到或闻到——绝对不可能说“触而不摸”“尝面不知其味”（We may look at something or see it, listen to it or hear it, but only touch, taste or smell it——not touch “at” or taste “to” it）。按照这个标准，视觉和听觉位于分水岭的一边，它们需要中间物。这个中间物就是“at”或“to”之类的介词，它插足于感知人和物体之间。触觉、味觉和嗅觉不允许有这样的中间——触摸者和被触摸的物体之间没有中间物。不过，触觉、味觉和嗅觉也有区别。视觉似乎喜欢距离。所谓看或看见什么东西，本质上就是绘制外在之物与我们关系的地图。与此相反，听觉好像常常是一种无中间物的触觉。我们在声音的汪洋大海里面游泳。声音从四面八方传向我们，无论我们的耳朵是否集中在声音传来的方向。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声音的距离（同样，我们可以推断气味的源头，在这一点上，嗅觉更像是视觉和听觉，它不像触觉和味觉）。虽然如此，我们更加直接的感觉是声音的大小——在距离是一样的条件下。对轻微声音距离的判断是进入听觉范围的第二位的判断。

声音的一个相关特征，使它有别于视觉、触觉、味觉和嗅觉

的客体。这个特征是：声音似乎在所有场合都和我们贴得很紧，一切环境中发出来的声音都传到我们身上。每天晚上，这个世界是黑咕隆咚的（视力的确是给切断了），但是夜晚从来都不曾真正安静过。我们可以闭上眼睛（这是以另一种方式切断视觉），但是我们不可能关闭耳朵。触觉和味觉的表现比视觉更加具体明确：我们只能够用触觉和味觉感觉到与皮肤和舌头接触的东西。没有直接的接触，触觉和味觉就用不上。清风拂面，衣服摩擦皮肤，这也许是皮肤历史最悠久的两种经验。然而即使这样的经验也是由环境定下的调子，而且它们是有始有终的。和一个个声音那种连续不断的小夜曲相比，触觉和味觉是更加具体明确的。嗅觉比触觉和味觉更弥散，但是它在感官系统中的作用小得可怜，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根本觉察不出耐人寻味的芬芳和气味。

所以，我们侦探世界，靠的是视觉和听觉（依靠嗅觉的程度要低得多）。我们与世界交手（engage），靠的是触觉和味觉。作为侦探，视觉和听觉给我们的报告，是我们尚未与外界交手实际得到情况的报告。但是，视觉和听觉这两个侦探的路子大不相同。视觉提供的是准确、详细的现场报告，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视觉需要优先投射上去的东西。相反，听觉使我们24小时与世界保持接触，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把耳朵赐予这个世界。因此，一般地说，从窗户洒进来的一缕阳光不足以把我们从沉睡中唤醒。反之，只有无情的闹钟才能把我们嗅醒。警铃发出的信号，针对着我们永不休息的那一部分感官系统。倘若不是有听觉，我们这个物种也许过不了几个夜晚就消亡了。人类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我们得感谢这个监听系统，这个任劳任怨的偷听者，它准备随时给我们传递信息。

这个话题自然把我们引向字母表的演化，字母表成了始终如一的模拟式表达手段。

4.2. 手写稿、印刷品、赛博空间

字母表在起源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孤苦伶仃的媒介，日子很难过。它写成的东西常常只能够一次受到一个人光顾，它只能够靠一个人一页一页地用手抄写，就连史前的图画、象形文字和圣书文字都比它活得好。它们在字母表出现之前就可以让人们一群一群地围观，虽然这些人群的规模比较小。因此，在同步性这个重要的意义上——同时在不只一个地方出现这个意义上——字母表迈出的第一步实际上是倒退半步。当然，这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生物物种的进化也好，技术特征的演化也好，总是意味着交易和放弃，不可能总是清晰可见的、百分之百的跳跃前进，其改进只能是总体上最终能够达到的，但不可能是完满的。（参见莱文森，1979b、1988b、1997b。人的智能总体上是一个例外——它比进化过程中的一切先行者占有完全的优势。但是，就利大于弊而言，个别的技术更可能是一种改良）。

但是，字母表的隔离倾向（segregating tendencies）在一定程度上被印刷机颠倒过来了。斯特拉达努斯（Stradanus, 1523—1605）的一幅蚀刻画，描绘一间早期印刷厂的繁忙景象。画上的题词捕捉住了印刷厂的声音冲击：“正如声音能够被许多耳朵听到一样，一篇文稿可以用掉千百张。”（转引自阿加西《继续革命》第26页。）出版业日益增长的效益，不但是给一个以上的人提供一个以上的副本——它的对象是公众，而不是一个个分离的个体；尤其是发行量庞大的报纸和畅销书，其效益更加显著，报摊、书店和图书馆里都可以找到报纸和畅销书。

另一方面，印刷术的传播从来就不像“许多耳朵听到的”声音那样容易，也不像广播电视传递的声音和相貌那样广泛深远。而且，大多数书籍从来就不是畅销书，就是说，它们在大多数地

方都找不到，肯定在书店里看不到。因此，虽然可以指责麦克卢汉把大生产的文本和手抄稿一锅煮，都当成是字母-视觉文化，虽然他忽略了初露端倪的印刷术的电子-声觉属性，但是他这个罪过肯定是不严重的。

当然，电视的声觉属性是这样的：同样的图像可以在一国之内的任何屏幕上看到——而且自从 CNN 问世以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麦克卢汉就是这样为它喝彩的。广播也有这种象征性的声觉效果，而且确实是具有声觉的属性。字母表出现在屏幕上时，通过和因特网相连的屏幕，就可以轻松、高效地在全球范围内显示同样的词语（比如一个网页），比国际有线电视屏幕显示新闻更加容易、更加高效。一旦如此，字母表既变成了内容，又变成了声觉空间的相邻渠道。这个声觉空间比印刷术更加使人感到亲切，而且能够更加迅速地传到远方。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看到，媒介的内容——或者上述声觉空间之类的环境的内容——并非不重要。事实上，内容是一种向内的媒介（intra-medium），也可以叫做环境中的环境。如此，我们在上述讨论中已经考察了至少四种很不相同的声觉空间：无中间的听、广播、电视和赛博空间（hearing, radio, television, and cyberspace）。也许印刷术也构成一种不完全的声觉空间。在这一点上，我与麦克卢汉的意见相左。每一种声觉空间在声觉这个主题上都各有不同。

实际上，声觉空间转换成赛博空间这个版本后，它在一些主要的方面就和那些旧媒介分道扬镳了。

4.3. 声觉世界，在网上看到的世界

字母表并非因特网上惟一的媒介，但是一切网上媒介都具有字母表最初且至今仍然有效的一个特征：它方便使用者实现自己

的意志。差不多除幼儿以外的任何人，只要他手握芦苇管、鹅毛管或墨水笔，就可以在一张白纸上写满他想写的字母。绘画和圣书文字的情况相反，要有特殊才能或特殊训练，才能画好写好。同样，任何人面对空白的网上屏幕时，他对上面出现的东西都拥有强大的驾御能力。

我们在下面的情况中，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驾御能力。上网人在网上听“在线音频播放”（“RealAudio”）时，他的控制能力增强，比在网下听广播时的控制力大得多。一旦存入网上的“在线音频播放”档案，广播节目任何时候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会成为囊中之物，只要有一台电脑和一个调制解调器，他就可以听。和传统的电台广播不一样，地区性广播只能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距离内才能收到（除非录下来，但是录音又需要另一种技术，而且只能保存少量的节目，比网上的节目少得多）。因此，网下的声觉空间在网上经过了“字母表式”的转换。网上收听时，它的同步性有所下降（声觉属性减少），但是收听人的控制力却有所放大（一种独特的声觉属性有所增加）。但是，原来的广播节目已经上网然而尚未存档的时候，它们拥有和传统的、网下广播相同的同步性，因此“在线音频播放”表示，声觉空间确实有所增加，有了货真价实的增长。

作为赛博空间的主控媒介（governing medium）的字母表，给网络注入了它自己大多数的固有属性，使用者得到增强的控制力就是其一。字母表的其他的属性，比如人们常常注意到，和说话比较而言，写字具有非互动性（non-interactivity）。但是，字母表的其他的属性留给了纸上的字母。实际上，这些留下的属性并非字母表或书写必须具有的属性，而是纸要求的属性，是字母表过去的物质伙伴要求的属性。换句话说，字母表在它创造的网上声觉空间中，找到了它最纯净、最典型的表现形式。

实际上，网上字母传播拥有轻而易举的互动性。网民在世界

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立即互相同步聊天，也可以昼夜任何时候参加非同步性的讨论（二者的区别请参见莱文森，1995b）。这种网上互动，再现（retrieval）和放大了——一种基本的声觉动态属性。自从无中间的听觉活动（non-mediated hearing）问世以来，在除了电话之外的一切媒介里，这种动态属性都已经荡然无存了。（参见本书第15章，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再现和提升的概念）。斯特拉达努斯那幅印刷厂的画里，眼睛变成了耳朵，但是印出来的书是没有嘴巴的：我们看书时，书给我们的回答总是千篇一律的，它们不会说话，就是说，答案总是印好了的——这和苏格拉底在柏拉图^①的《菲度篇》中悲叹读手稿的情况是一样的。同样，给单向的广播电视提问题，肯定是对聋子说话（除非广播电视的节目，是有问答热线的节目）。由此可见，广播、电视和印刷机的产品是“封闭的”声觉空间（读者来信是一个小小的例外）。倘若把开放和互动当成声觉空间的界定之一，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广播、电视和印刷的空间根本就不是声觉空间。与此相反，网上交流至少接近于面对面交谈的开放性。

当然，网上字母表传播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肯定是视觉：我们通过眼睛吸收信息。自然这就包含一层意思：大多数时候，我们不能够分散注意力。我们参与赛博空间的活动时，不能闭着眼睛，也不能开车，不能早上端着橙汁和面包到处奔跑。但是，我们听收音机时，的确可以一心二用（收音机信号的优势超过其他媒介），甚至看电视也可以一心二用（开车时例外）。实际上，电视对我们的要求很低。我们在打瞌睡、做爱的时候，可以接收到其中的许多信息。这是电视的长处之一，我在20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莱文森，1980；McGrath，1997）。并非一切信息参与都要求我

^① 柏拉图（Plato，427～347BC）——古希腊哲学家，创办学园，提出理念论和灵魂不朽说，对西方哲学思想影响很大，著有50多篇对话和书信。

们全神贯注。作为生物体，人需要相当多的时间休息（睡觉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是睡眠和全醒之间还有许多过渡阶段）。在这些过渡阶段中伴随我们的媒介，也自有其意义。我们似乎觉得，这种或擒或纵的（take-it-or-leave-it）属性是听觉属性。但是，更准确地说，它是广播电视的固有属性，而不是面对而说话的固有属性。面对面谈话要求双方付出最低限度的注意力。

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想象少用或不用字母表的赛博空间——一种部分或全部用言语组成的传播系统。毫无疑问，这样一个系统与现有字母传播的赛博空间相比，是更加典型的听觉空间，或者说是更多层次上的赛博空间。展望这个赛博空间的同时，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它现在是不是、过去是不是仅仅更加方便的传播方式呢？在一个缺少高效媒介的世界上，它是不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传播方式呢？

4.4. 无字母的赛博空间？

麦克卢汉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也必然有强烈的未来感。他认为，当前的媒介再现过去的传播系统——他对地球村的认识就是这样，比如电视再现听觉空间的观念。他要我们和他一道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未来的媒介会用什么方式来再现当前的媒介？

但是，对于为什么会这样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并没有提出什么深层的理论。他并未解释媒介的总体演化史，既没有说明他描绘的机制向着什么目标前进，也没有说明什么深层的力量在统管着这样的运作。因此，他没有告诉我们，如果字母表就要完全过时的话，它总有一天会被再次启用的——对于字母表的命运，他几乎什么话也没有说。同样，我们也没有多少能够说得准确的东西，只能够对赛博空间的未来做一些猜想而已，而且要借重麦克卢汉的思想。我们最多只能从过去的菜盘中挑选一些未来会有的成

分而已。

20年来，从我1979年的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顾：媒介进化理论》开始，我致力于提出一个一般原理，以求对付我们预测未来的困难任务。其核心是：媒介以达尔文进化论的方式演进，人创造媒介（显然如此），而且选择媒介（用达尔文的话来说，就是选择环境）。我们的选择有两条标准：①我们想要凭借媒介来拓展传播，以求超越耳闻目睹的生物学局限（这一点只重申了麦克卢汉媒介超越时空的“延伸论”，是他创造性地采用和发展伊尼斯的思想而提出的观点）；②人类在早期的延伸中，可能已经失去了某些生物学传播成分，我们想要重新捕捉住这些昔日的传播成分。换句话说，我们渴望回到我们昔日自然传播的故乡，虽然我们在延伸的过程中超越了这个故乡。

上述第二条标准虽然包括了麦克卢汉再现昔日媒介的观点，但是它有很大的超越性，因为它具体说明了可能会再现什么媒介。电话取代电报——那是由于受到了进化的压力，我们想要用电话这个双向传播系统再现失去的声音成分。在一切传播的战线上，彩色取代了黑白——除了有意识的艺术表现之外——因为我们渴望在用技术复制自然的过程中，能够看见自然的色彩。同样，有声片取代了无声片。但是广播并没有被电视消灭，因为只听不看这种偷听功能，是自然（前技术）传播环境中意义重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广播完美地完成了这个功能。在一切情况下，那些站稳脚跟、繁盛如昔的媒介，必然有这样一个原因：它们复制、对应、调适、再现了无中间的、生物学传播中的某些重要的方面或方式。

按照我这个“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的媒介进化理论，拼音字母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显然，在前技术的、无衣可穿的人的世界里，是没有字母表的，倘若有的话，我们就用不着把发蒙的前几年拿来学习认字写字了。

与此相对，说话用不着上学。当然，有大人教可以说得更好。但是，正如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半个世纪之前的结论所显示的一样，儿童学说话，仅仅是在听的过程中无拘无束地学会的，而不是按照特定的计划学会的。更准确地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已经安装好了说话的程序，这程序在恰当的环境中是很容易启动的。这个环境就是听人们说话。因此，说话是人的本质，就像眼睛的视力和耳朵的听力一样是人的本质。

然而，说话涉及到一个视觉和听觉并不需要的独特的人的功能。我们容易用耳闻目睹的方式去感知世界的某种意义，按照世界向我们展示的意义，它向我们展示的方式，和向一切生物展示的方式，是一样的——意义既有区别又有交错。与此相反，言语容易用非世界本来面目的方式来表现世界。我们可以说物质上不存在的东西，也确实在这样做。所谓不存在的东西，有地区、未来或正义之类的抽象概括。这些东西我们说起来容易，耳闻目睹却难。事实上，没有言语，我们就不太可能耳闻目睹超越身边世界的东西，最多只能感觉到眼睛和耳朵里偶尔不招自来的、再现的意象和旋律（康德无疑是对的。他认为，我们的视象和声象塑造了周围的物质世界。因此，外界展示给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感官展示给我们的世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感官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这个世界。但是，这个塑造的过程本身并不赋予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感觉，也不给我们抽象的概念）。

言语的概括属性给不存在的东西、非世界本来而目的东西赋予意义。这是一种抽象。抽象是语言的最根本属性，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属性。没有抽象的能力，我们真难以想象语言和人性这两个东西。没有抽象意义的言语，存在于尖叫、痛嚎和欢叫之中——这些吼叫的确告诉我们眼前大致的情況。但是，如果说它们可以被视为语言的话，那它们仅仅是打比方说的或“原始”意义上的语言。

我这个媒介理论可以预言，人类抽象能力的保存、再现和提升，是媒介演化中的一个关键的选择压力。然而，除了字母表、印刷机和电报之外，因特网之前的大多数媒介都还没有完成这种抽象。反之，绘画、摄影、电话、唱机、电影、广播和电视，都以各自的方式，按照我们耳闻目睹的样子，把世界的情况告诉我们。既然抽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中枢地位，为什么媒介演化中的许多东西还是呈现为图象形态呢？

我认为答案是在这里：字母表非常有效地传达了抽象，因此我们缺乏在其他媒介中改进抽象能力的动力。当然，印刷术仅仅是字母表的放大而已。在另一个意义上说，电报也是字母表的放大。字母表比言语——字母表的祖先——还要抽象。言语用说话时声音的品质来传递非抽象的情调（因此，麦克卢汉说字母表是“把调子抹平”的媒介，这话深中肯綮。见《谷登堡星汉璀璨》，1962）。字母表在它实际的使用上，比数字媒介还要抽象一些。数字媒介在编程序的层次上，是高度抽象的（其二分代码可以表现声音、形象和字母），但是在实际使用的层次上，它常常是以图象运作的（我们在因特网上看到图象、听到声音）。

我们明白了字母表高度抽象的特性，又知道它在人的思想和生活中的中枢地位，那么，根据媒介与人的传播越来越协调的达尔文式的进化论，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预言：字母表在声觉赛博空间（acoustic cyberspace）中担任乐队指挥的位置是牢不可破的。

当然，我们和社会及媒介一道演进。在下一章里，我们要看看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它们在生活和社会中的角色，我们的表征，我们的形象和声音代理——无论其抽象还是图象——在赛博空间中听命于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一定会发生变化。我们看看在电子媒介中，“发送者被发送出去”（the sender is sent, 麦克卢汉，1978）的时候，我们会发生什么变化。

1. 绪：同心圆领域

《数字麦克卢汉》实际上是两本书。一本写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及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另一本写我自己的思想，说的是麦氏思想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这个新的数字时代。无论如何，我都可能写这本书的。但是麦克卢汉不可能，因为他在1980年的最后一天去世了，差不多就倒在个人电脑革命的门槛上。这一场革命使我们的世界产生巨变，然而它又是可以说清楚的，我们可以用麦克卢汉的洞见和比方来解说这个世界。

他的洞见向我们展示了媒体世界的动态情况。在这个世界中，在争夺我们注意力的时候，电视正在压倒书籍、报纸、广播和电影，正在对政治、商务、娱乐、教育和我们的一般举止产生深刻的影响。媒介要我们去惠顾——有人说要我们的心灵去惠顾——展示的贝页挂毯^①，自然引导麦克卢汉去考虑，媒介在与我们的心态交战时，有何不同表现。比如，在电视上看电影或者电影院里看电影有何不同，为何不同？读新闻和听新闻有何不同，为何不同？在电视上看电影或者电影院看电影有何不同，又为何不同？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麦克卢汉提出并试

^① 贝页挂毯 (Bayeux Tapestry) ——藏巴黎贝页博物馆，做于12世纪，描绘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人的历史场面。

图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媒介及其影响的一套复杂的分类系统。这个系统的比较过程，回溯到我们这个物种的起源。比如说，它承认前文字传播和电子传播有相似之处，并且给未来的媒介留下了大量的空间。我们在因特网上挑选出来读、听、看的新闻和在报纸、广播、电视上表现出来的新闻有何不同？

与数字时代相协调的迹象，在麦克卢汉的著作中已经表现出来了。

但是，这种迹象在他的著作中有用的程度，只达到了可以理解的程度。它仅仅是导航的线索、环境的轮廓，其语言又不是非常明白。结果是既给人教益，又令人受挫。既然这种语言如此复杂，所以它既给人警示的信息，又无意之间给我们造成理解的障碍。他要人们注意传播媒介显著然而却又被人忽视的作用——比如读报纸新闻和看电视新闻的区别。他在这里使用了非常著名的警句：“媒介即是讯息。”批评家和漫不经心的读者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他说的是：内容——读到和看到的东西——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他用刺激人的类比，把电视及其竞争者的区别用富有戏剧色彩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冷对热（cool versus hot），光透射对光照射（light-through versus light-on）声觉空间对视觉空间（acoustic space versus visual space）。然而，这样的比方适得其反：没有用比较熟悉的东西来表明比较不熟悉的东西。这些比方比其要说明的东西更加晦涩难懂。有人叫他作出解释时，他说他的目的不是解释，而是探索。

他这种表达方式——他表达的媒介给人造成的困难——无论如何不会使其内容的重要性减少一丝一毫。对于凡是愿意学习它、愿意看看他玩的游戏有什么可取之处的人，其重要性是始终存在的。维特根斯坦正是给了我们这样的忠告：遇见新观

念时，除了批评之外，还要看看它们有何可取之处。1965年，汤姆·沃尔夫^①问道：“如果他说对了呢？”“如果他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呢？”虽然他把巴甫洛夫列入名单令人吃惊，但是他提的这个问题却是对的。《数字麦克卢汉》所取的视角是：麦克卢汉是对的。至少他提供的框架是对的。这个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与宇宙的关系，这个框架是重要的。它与理解人的心理、生活和物质宇宙的框架一样重要。

其他人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比如：编选他文集《麦克卢汉：冷与热》的斯特恩（Stearn, 1967），编选《麦克卢汉：毁誉参半》的罗森塔尔（Rosenthal, 1968）。这些书都是毁誉参半。（麦克卢汉的语言即使在被误解的情况下，也生动形象，大胆泼辣，所以人们的第一个反应不可能是视而不见）。给他立传的人菲力普·马尔尚（Philip Marchand, 1989）和特伦斯·戈尔德（Terrence Gold, 1997），在传记中都描绘了麦克卢汉研究所将要被关闭时引起的抗议浪潮。1980年，他中风后不能工作，多伦多大学打算关闭这个研究所。数以百计的人打电话写信对他表示声援。这些支持者有一些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富勒^②、凯奇^③、

① 汤姆·沃尔夫（Tom Wolfe, 1931 - ）——美国记者，提倡新型新闻，即把小说手法用于新闻报道。

② 富勒（Buckminster Fuller, 1895 - 1983）——美国建筑师、发明家、哲学家兼诗人，被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创见的思想家，设计了一批永垂不朽的著名建筑。

③ 凯奇（John Cage, 1912 - ）——美国作曲家，作品及理论对20世纪中叶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代表作有《4分36秒》《幻景第四》，著作有《无声》等。

艾伦^①、特鲁多^②和布朗^③。尽管他的研究所被关闭了，但是麦克卢汉雄踞学术、文化甚至政治话题巅峰的重要地位，在这次抗议浪潮中，充分地展示出来了。

然而，如果给那些诋毁者说句公道话，麦克卢汉的著作不仅有比喻令人目眩之弊，而且还存在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并不是麦克卢汉制造的问题，而是当时任何人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在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判断一个人思想正确与否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衡量预言是否准确。但是，在麦克卢汉著书立说的30年之间，他没有机会去作出准确的衡量，他的同人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他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工业媒介的，叫《机器新娘》，是1951年出版的。自那一年起，直到到他去世的1981前夕^④，电视完全支配着我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这就是说，麦克卢汉或者其他任何人就电视所作的任何预言，都带有马后炮的成分。因此，1960年麦克卢汉评论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时，说肯尼迪表现出来的“冷”的风格，比尼克松进行的“热”的辩论，更加适合电视这个媒介。同样，17年之后，卡特低调的人格面貌，对于根据电视辩论来决定投票的选民来说，也是有吸引力的。然而，尽管这些关联可能会（过去是，如今看来也是）引人入胜、使人获益，它们也不能验证麦克卢汉的思想。它们不能够像尚未到来的新媒介那样去验证他的思想。即使这样的新媒介像电视那样具有革命性和冲击力，即使根据麦克卢汉的工作，新媒介的到来及其影响，是可以预料和解释的。

① 艾伦 (Woody Allen, 1935~) —— 美国幽默作家和喜剧演员。

② 特鲁多 (Pierre Elliot Trudeau, 1919~) —— 加拿大自由党人，1968~1974年任总理，任内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曾创办《自由城》评论月刊。

③ 布朗 (Jerry Brown) —— 当时的美国加州州长，尊敬和支持麦克卢汉的工作。

④ 麦克卢汉1980年2月31日去世，所以说1981年前夕。

数字时代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数字麦克卢汉》不仅谋求提供进入数字时代的向导——这是其主要目的，而且谋求证明麦克卢汉思想隐而不显的准确性。他在世时，人们是看不见这种准确性的。

为了完成这个双重任务，本书的每一章都试图阐明麦克卢汉的一种重要的洞见、原则或概念，与此同时，它试图揭示麦克卢汉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信息：千百万人读星期日报纸，买生日礼物，在因特网上看与电视相等的东西。不上网的人也了解到同样的东西，只不过他们是通过报刊、电影和电视而获取这些信息罢了。

1.1. 博弈计划

下一章将从麦克卢汉的方法论破题。我们届时考虑的将是这些东西：探索先于解释；用暗喻说明问题，而不是用逻辑说明问题；用小包装表现思想，常常是用几段话，很难得超过七八页。严格地说，这不是麦克卢汉对媒介影响的洞悉，也不是他估量媒介影响的工具或观念。这只是他与读者打交道的方法。这种方法与人们网上交流的方式很相像，人们发表意见时一般只有几段话。网页上热门连接的题目和短语很像是粗体字，麦克卢汉的书里到处都散布着这样的装饰。在考察他的方法时，我们发现他是时代的先知，他在书页的紧身衣中奋力用电子模式传播信息。这是水银泻地一般令人吃惊的方式。它与我们的智慧之轮是协调一致的。当时的媒介里面，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智慧之轮。

接下来，我们转向麦克卢汉整个议程中最核心的洞见，转向他最广为人知却最难理解的断语：媒介即是讯息。其意图在于引入注意这个命题：使用一种媒介时，它对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比个人用这个媒介具体做什么更加重要。人们开始打电话、听广

播、看电视、用网络的时候，世界就一次接一次地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一般不是由于他们所说、所见、所闻的内容引起的——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无情地碾压成一个论点：内容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稍一思索就知道，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没有内容的媒介——世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因为如果没有内容，它就不成其为媒介。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第23~24页）中把电能作为例子，说它是“单纯的信息”，换言之，电能是没有内容的媒介。不过，接下来他又恰当地说明，电能的内容是它照耀和显示的东西。就是说，电灯泡显示某一种东西，这种东西的显示程度就是电灯光的内容。没有节目的电视作为媒介对我们是没有影响的。就像没有独特程序的电脑一样，它只不过是有趣的垃圾而已。事实上，早期的许多个人电脑就是这样，当上网变得至关重要时，由于缺乏上网的能力，它们就成了垃圾。电脑缺乏程序，网络上也缺乏程序发送的内容。这些程序是电脑在新环境中发挥媒介功能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换言之，内容对“媒介资格”（media-hood）是必备的条件。

因特网照亮了另一条路径，使媒介的内容帮助我们去理解媒介本身。麦克卢汉努力揭示通常是隐蔽着的媒介向度和媒介效果。我们之所以注意不到这些东西，那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内容之上，我们把底层的媒介视之为理所当然。他认为，旧媒介被新媒介取代时，才突然更加显著，更加吸引人，并从而成为研究的对象。他早期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经验告诉他，电影把小说的叙述结构作为内容以后，这种结构就突然跳入了公众的意识之中。60年代，电视对电影的影响与此相同。这个时期，大学创办了电影学院，以便去研究所有家庭每天24小时能够在电视上看到什么内容。在他去世以后的十年里，录像机第一次把电视的结构和组织方式转换成为内容。人们看录像时的注意力，从广

告和编程的关系上（可以在录像机上使用快进键跳过广告），转移到对录像时间的细腻处理方面（人们可以在录像带结束之前几分钟就关机，因为末尾的几分钟是广告占用的时间）。人们的注意力，还可以转移到过去看电视的时候无法控制，因而不得不毫无批判地接受电视节目的其他方面。

但是，到了新千年的时候，因特网摆出了这样一副姿态：它要把过去一切的媒介“解放”出来，当做自己的手段来使用，要把一切媒介变成内容，要把这一切变成自己的内容。开始的时候，因特网的内容是文本。到了90年代，它扩张以后就包括了图象和声音。到了世纪之交，它又提供了网络电话（Internet Telephone）、在线音频播放（RealAudio）、在线视频播放、（Real Video）。因特网证明且暗示，这是一个宏大的包含一切媒介的媒介。这将是本书自始至终的主题之一。

第4章和第5章分别说麦克卢汉的“声觉空间”和“无形无象”之人（Discarnate man）。我们将考察因特网总体上的影响，看看它对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彼此的关系有何影响。麦克卢汉首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拼音字母和印刷机对人的影响。这两种媒介鼓励我们把世界看成是一连串分离的源头和碎片，使我们与之拉开距离。合上书就是与书拉开距离的例子。麦克卢汉认为，这种抽象的、序列的视野取代了过去的“声觉”方式。按照过去的“声觉”方式，我们对世界的感觉是同时完成的，我们把周围的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觉得我们自己和世界互相渗透，世界是我们的延伸，我们也是世界的延伸。他断言，电视正在再现这样一种感知方式。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电视屏幕显示的总是相同的东西。但是，让我们觉得电视是“声觉”的，那真是难乎其难，无论他怎么常常引用托尼·史华兹（Tony Schwartz, 1973）的话来说明问题：电视把眼睛当做耳朵。

90年代来临的赛博空间使这个问题容易解决了。

因为电脑屏幕邀请我们参加的空间确实是无处不在的。然而，它和电脑屏幕的空间不同，从潜在的可能性来说，它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通过使用它来创造它，就像前文字时代的声觉空间一样。而且，置身赛博空间的观念并不是和我们的直觉直接对抗的。相反，置身于电视空间的观念确实与我们的直觉相悖。在网上的生活，从此地到彼地，我们的感觉就是在那个空间中移动。这种感觉，是我们看电视跳台时，难得会有这样的。因此，揭开赛博空间的面纱，说它像声觉空间，有助于把这两种空间说清楚。

赛博空间的公民是虚拟的公民。这就是说，我们的血肉之躯在我们与它的互动中不起作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并不是真正置身于赛博空间。麦克卢汉注意到，我们打电话、听收音机、看电视的时候，就产生这个“无形无象”的效果。他想弄清楚，这对我们的道德观念有何影响。但是，打电话的经验和另外两种经验是非常不同的。因为打电话的时候，双方都被“发送”出去了，而肉体是没有出去的。看电视的时候，只有电视上被看的人是“无形无象”的，看电视的人并不是“无形无象”的。从互动性这个路子来看，网上的人也和电话上的人一样，失去了血肉之躯。事实上，我们在本书里会自始至终看到，数字时代深深地扎根于电话和印刷术之中，就像它扎根于电视之中一样，虽然数字时代是从屏幕上走进我们的生活的，而屏幕又是我们在看电视时就熟悉了的東西。

第6章和第7章，集中讲数字革命对地缘政治的影响。麦克卢汉说，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把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这个观点的逻辑是一看就懂的。地球村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比喻。在麦克卢汉所有的比喻之中，这是被人们引用得最多、最恰当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在电视上看美国的超级橄榄球赛，村民在村里的球场上看本地的橄榄球赛，这两个赛事有很多

相似之处。但是，村子里的生活，比看电视当消极观众的生活，显然要更加丰富多彩。球场上的观众可以彼此交往，也可以和球员互动。实际上，球员有可能就是村民自己。这样的观众和电视观众是两码事。电视观众是孤立的家庭。他们和电视上的东西保持着距离，这个距离是无法压缩的。因特网又一次完成了麦克卢汉的比喻，使地球村成为现实。网上地球村的村民，只要有一台个人电脑、一条电话线和一个浏览器，就可以居住在任何一个地方，就可以和别人聊天，可以搜寻新闻，而不是被动地坐在电视机前接收新闻。而且一般地说，上网的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交换信息，很像小村庄里村民和球场上的观众一样。格里菲思^①粉碎了剧院里的台口，把放映机从剧院的符咒中解放出来，使之能够靠近银幕。同样，因特网粉碎了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把看电视的人装在魔瓶里，使人不能在起居室里给电视输入信息。

电脑屏幕到来了，它不仅接受信息，而且发送信息，在家里、在办公室里、在全球各地。这证明了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的另一个判断——信息的散播正在创立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广播电视网也启动了这个使中心瓦解的进程。它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播放信息，播放新闻，打入家庭和办公室，甚至打进汽车旅馆。从获取重要信息这个角度来看，最好的游览观光房间，既可以是荒原小路边的茅屋，也可以是纽约市的一间居室或豪华写字间。重要的只有一点，这个房间要有一台电视机或收音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传播效果滥觞于第一张全国性的报纸诞生之日，虽然报纸并不是立即投递到读者手中的）。但是，广播信息的源头还是由少数广播网控制的。在电

① 格里菲思 (D. W. Griffith, 1875 ~ 1948) ——美国电影界先驱，他使电影成为一种能够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贡献卓著，成果丰硕，举世公认。代表作有《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陶丽历险记》等。

视时代，广播公司总部是货真价实的中心。

到了因特网时代，凡是有网页的人都可以发布新闻，而且是国际性的发布新闻。于是，公司对新闻的把关终于开始退潮。1977年8月，我获悉黛安娜王妃不幸去世的消息，是有人在因特网上转发给我的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公告。虽然一些有线电视台很快就跟了上来，但是到美国的主要电视网参与报导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同样，关于克林顿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性关系的斯塔尔报告（独立检查官办公室，1998），是原本本地因特网上向全世界发布的。与此同时，广播电视上却只能摘取其中的片段而已。一天以后，报纸才来得及把报告登出来。

数字时代的非集中化不仅适用于新闻。亚玛逊网上书店经营不到三年，就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的图书销售商（见 Nee, 1998）。当然，它内部有一个集中的公司结构。但是，从它给顾客提供的书籍来看，这个结构和顾客是没有关系的，哪怕是最大的书店都会很不一样。就是在最大的书店里，上架的图书也只能有特定的数量。相反，亚玛逊网上书店的书架空间却是无限的，因为这个空间是虚拟空间。

在许多情况下，公司影响经济活动的力量，就像政府影响经济活动的力量一样——从个人电脑及其赋予人的力量来看，正在瓦解消融。微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不可能使其“视窗95”取得彻底的胜利。多年来，为了维持其浏览器在市场上的主要地位，它也一直在苦苦挣扎。在这两种情况下，使用者个人的喜好占上风，而不是大公司的计划占上风。政府起诉微软，以便限制其力量，之所以大可不必，其原因就在这里。非集中化已经使权力受到限制，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非集中化是微软自己的作茧自缚。非集中化的力量比公司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实际上，凡是懂得麦克卢汉的人，都觉得政府告微软的官司是滑稽可笑的。这是

政府唐吉河德式^①的一搏，说明它剩下的那一点管制商业的权力，已经少得可怜了。它所指控的垄断本身就产生相反的效果，这个效果已经使信息产业中的垄断过时。政府对微软的起诉，是唐吉河德用长矛向网络风车发起冲锋。

麦克卢汉对媒介的考察，不但是要看媒介对产业、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而且是要看它们如何对付和使用我们的感官，就是说要看它们对我们的心理影响主要是落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它们社会影响的基础所在。第8章和第9章从数字时代对全球的教益转向一个新的课题，我们要看看每个人与电脑屏幕、电视屏幕和书籍发生的一对一的关系。

对麦克卢汉而言，我们感知每一种媒介内容的具体方式，不仅管束着我们如何从这一媒介求得信息，而且对我们从它得到什么信息也有约束。再者，这种感知方式对媒介的总体社会影响也发挥着约束作用。我们对媒介的感知有如下一些具体方式：每一种媒介表现信息的方法，或者是文字的，或者是物质的，信息在其中表现的强度和清晰度也是不一样的。他发现电视和彩绘玻璃窗需要相同的感知方式。信息都是由玻璃背后的光线激活的，都是穿透玻璃以后到达我们的眼球的。于是，麦克卢汉给电视下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它吸引并迫使我们注意，几乎像催眠术一样使人着迷，几乎像宗教一样强烈，因为我们的感官和大脑对“光透射”（light-through）的邀请，就是这样回应的。彩绘玻璃窗——我还要加上蓝天——构成了这种感性魅力。绘画、书籍（浓墨重彩装饰的手稿除外，它们是中世纪在纸上模拟的光透射媒介）、报纸和电影不具备这样的魅力。相反，它们把内容传达

^① 唐吉河德（Don Quixote）——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1547-1616）塑造的一个理想主义的侠客，滑稽、仗义、狂热、空想、嫉恶如仇。

给我们是通过反射的光线——反弹回来或者反射到旁边的光线。因此，仅仅是在这个感知特征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电视比书籍和电影略胜一筹。既然电脑屏幕也通过“光透射”运作，所以它们既保存了电视感性魅力的优点，又传达了书籍的长处。

“光透射”可能是麦克卢汉的比较尺度中最不出名的尺度。正如“声觉空间”和“无形无象之人”一样，它仅仅是在媒介理论家的圈子里才有知音。但是，它从来就没有达到“地球村”那样的偶像地位，也没有获得符咒的魅力——具有这种魅力的是“媒介即是讯息”。“冷媒介和热媒介”是一个感知方式的比喻。“冷”和“热”是麦克卢汉从爵士乐借来的俚语，指的是媒介的高清晰度和低清晰度。这个比方走上了一条独特的路子。60年代中期，它曾经是一颗明星，至少是和“地球村”、“媒介即是讯息”一样齐名，和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是，1980年麦克卢汉去世以后，它很快就不再时髦。今天，它几乎批上了一层迷人的、古董一样的铜绿色。几十年来，它有一以贯之的特点，这就是围绕它而产生的大量的误读。这些误读和“媒介即是讯息”的误读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这个观念本身存在固有的困难，或者叫做未经说明的细腻之处。

“冷热”观念的要害是，“热”媒介喧闹、明亮、清晰和凝固僵化（“热”或曰高清晰度），在感知者身上引起的参与程度低。相反，“冷”媒介轻柔、阴暗、模糊和变动不羁（“冷”或曰低清晰度），要求比较高的参与程度。他的冷热划分有这样一个心理逻辑，我们被迫、而且是受诱惑地、更加用心地被卷进去，以便填补低清晰度、低完成度的媒介。因此，我们在几行诗上花的时间，可能比在几行散文上花的时间要多一些。看政治漫画比看清晰的图片，要更加花费心思。电视小屏幕上闪烁不定的形象，比电影院中大屏幕上清晰的形象，更加勾引我们的注意力。

电视这个例子显示了冷热二分法的优劣长短。它揭示一个道

理：电视把我们拽进它冷的形象里面，去看屏幕背后究竟是什么。这个效果和它作为“光透射”媒介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吻合的。不错，电视屏幕又小又模糊，电影院银幕却不是这样。按照麦克卢汉的解读，电影院银幕不仅是光照射的媒介，而且是“热”的媒介。然而，如果再仔细追问，电视的参与度为什么比电影的参与度高，我们就注意到，二者在另一个重要的尺度上不一样。这个尺度是：电视在家里，24小时都可以看；电影只有在电影院的银幕上看得到，只有走出家门花钱买票才能看得到。这一点差别又足以说明，为什么看电视比看电影容易上瘾。这个尺度上的时间差别，和“冷对热”“光照射对光透射”的比方，都没有任何关系。

其他非感性因素能够说明其他媒介的冷热效应。麦克卢汉指出，广播和唱片（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的“高保真”），比电话传达的声音要丰富得多，因此它们要冷些，要求人们参与的程度也低些。然而，电话却邀请人们深度参与，这里有一个更加实际而明白的理由：和听广播和唱片不一样的是，打电话的时候，电话线的另一端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积极参加交流的人。不管广播和唱片冷也好，热也好，它们始终都不能确保人们像打电话那样积极地去参与听。原因很简单：广播和唱片对听众反馈的声音，是充耳不闻的（当然，也有这样一个例外，有人给电台打电话时，电台就得到反馈——但那是由于电话的介入，广播才成为互动媒介的）。

广播给冷热二分法构成另一个问题。广播这个只有声音的媒介怎么可能是热的，而提供视听节目的电视却是冷的呢？只有声音总不如视听双管齐下吧？也许，我们可以稍加限定来回答这个问题：冷热二分法用来分析同一类媒介时，效果最好。最好是把电影和电视、散文和诗歌、漫画和照片进行比较，而不是把跨类别的媒介进行比较，比如广播和电视跨了类别，就不适合比较。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面对着一个无法逃避的结果：冷热是衡量媒介效果的一个相当变动不羁的标准（也许，就它给清晰的东西加上使人清醒的逆转来说），冷热二分法既澄清问题，又使人迷糊。

然而，冷热二分法能够说明的问题，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书将他这个观点和其他的观点列入考察的范围，那是因为我们一切能够得到的帮助，以便推进我们对新兴的数字时代的理解。自从在线文本公开亮相以来，它一直都比书籍报纸更加容易使人上瘾。早期的 CompuServe 和 Source 等商业系统的上网费以小时计。财力难以承受的人每个月得花一千多个美金，可是他们还是要去进网。能够在网上和别人交往——有时同步，一般不同步，当然是主要的吸引力。但是，这里有一一点什么东西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在那些原始的、低清晰度的屏幕上，只有阴暗背景上的一种亮度的字母，和今天明亮的屏幕相比，那真是又阴暗又单调。就是这样的东西，居然使我第一次上网时觉得麦克卢汉和他的冷媒介光芒万丈。那差不多是 15 年前的事情了。

这个诱惑力就是出版吧。写东西通常是想发表的——可能日记除外。我们的第 10 章将要转向社会舞台。麦克卢汉说，复印术使每个人成为出版人。我们将考虑，网络对他这个命题有什么影响。最初，他这个说法当然是有一点夸张。就是最廉价的纸皮书也比最清晰的复印手稿强。手握复印“出版物”的人，没有通畅的渠道把它们发行出去。在这两个方面，网络把手稿和出版物的差别抹平了。凡是具有超文本标记语言（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知识和网页设计感觉的人，都可以制作网页、发表东西，并且使之和巨型网上公司制作的東西一样引人注目。网络是一个普世的发行系统，凡是有浏览器的人都可以看到。不过，这场出版革命还没有一锤定音地完成：亚马逊网上书店搞的是销售，而且卖的是传统出版的书籍，而不是网上制作的书籍。

手捧印刷装订的书心情愉快，这是怀旧的表现吗？我们这些

与印刷书籍一道成长的人，难免有怀旧情绪。这种怀旧情绪是否还有更加深层的满足感呢？从永远固定在书页上的文字，我们总是能够得到满足的。我这本《数字麦克卢汉》将探讨怀旧和满足这两个因素。我想这两个因素都在起作用。当前，围绕书籍的变革旋风，都是向着一个总的方向前进：媒介中传统的守门人都被席卷而去，都被压倒了。古代传播手段是用手写的时候，守门人是教会，它要守住神圣的、不太蒙恩但值得保存的文本。印刷机把教会这道门拿掉了，但是它却装上了政府这扇门。稍后的企业也装上了一道门，来控制新兴的信息流。到了20世纪，广播电视使信息流急剧增加，但是政府和企业把关的势头继续当道，丝毫不减——事实上其权威性还有所增加，因为出书比制作电视节目的成本低得多。有线电视问世之前，要想在电视上露脸的可能性，就只有那么几个。麦克卢汉抓住复印术，认为它是扭转这个潮流的难得的机会。他是对的，甚至可以说他有先见之明。数字时代由谁来守门的问题，将是这样的：网络不可能预先对信息进行分类，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什么东西最适合阅读、观看和收听这个问题，公众是指望由守门人来批准呢，还是自己寻找并批准一种和原创者更加直接的关系呢？

第11、12、13章考虑的问题是，信息数字化如何改变我们所谓“最好”的观念本身。我们将考虑数字化与工作、游戏和艺术的内在联系。麦克卢汉不仅具有善于使用妙语的天才，而且他目光敏锐，善于从他人的语言中挑选这样的妙语。他常常引用巴厘人的话，“我们没有艺术，我们把一切事情都干好”。在电子时代，他看到声觉空间和地球村。同时他看到，前工业时代细心和尽善尽美的工作目标正在卷土重来，因为人们越来越容易获得专家的知识。正如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个人数字化时代给人的实惠，超过了大众电子时代（the personal digital age has done better than the mass electronic age）。在个人数字化时代，我们不

仅可以每天 24 小时获取信息，而且可以得到应用知识的手段，借助这些手段，我们对社会作出贡献，我们可以同时干若干种工作，我们同时干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在一天 24 小时的任何时候工作，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工作，包括我们的家里。

上述工作能力的提高，盖源于个人电脑。同时，个人电脑是孩子们玩电子游戏的地方，是我们上网冲浪去玩去赚钱的地方。在第 11 章“从物役到役物”里，我们将考察数字化时代出现的新现象：工作和游戏差别的模糊趋势。我们将考察这个现象的背景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刚刚过去的电视的经典时代，新闻和商务确实混合起来了（以广告的形式）。但是，电视时代没有提供多少渠道，让人们直接购买商品和服务，它根本就没有提供任何渠道，让人们直接在家里生产和销售。在那些岁月里，工作大体上只能在离开家的地方进行，在物质的、公共的场所进行。和这样泾渭分明的情况不一样，从一开始，个人电脑就是工作（文字处理、数据管理和通讯）和游戏的载体。实际上，DOS（工作）和 Macintosh（玩耍）的两极应用模式，就抓住了这种双重功能。视窗将这两极整合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 DOS 和 Macintosh 的区别，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如果和电脑及其之前的任何媒介相比，DOS 和 Macintosh 的区别算不了什么。诚然，好奇心消磨殆尽时，网上冲浪的乐趣是否还会继续下去；在网上灵活的环境下所干的工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是否会更加美好；能够在家里工作以后，家庭生活是否各方面都会更加美好——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90 年代末，美国的经济水平强劲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失业率下降。这至少说明在网络最发达的国家，工作和游戏最新的混合正在产生美好的收成。

第 12 章谈的，是工作游戏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的关系的另一端是什么样子的，尤其是要看麦克卢汉这样一个观点：过时的技术成

为艺术。他警醒世人，技术处在高峰期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在看不见的。由此推断，我们可以说，一切技术都像高速旋转的风扇叶子，不小心的人可能会割破手指头。他注意到，另一种技术取代一些老技术的部分功能，并且开始在幕后起作用时，技术运转的机制突然就变得一清二楚，仿佛是被推到了舞台的中心。一个表现是，正如我们在讨论“媒介即是讯息”看到的，旧媒介成为新媒介高清晰度的内容。例子有：小说是电影的内容，电影是电视的内容，几乎过去的一切媒介都是因特网的内容。

另一个表现是，我们之所以欣赏被新技术取代的旧技术，并不是因为它们的产量或功能，纯粹是由于我们从感受旧技术中得到了乐趣。他最喜欢用的例子是地球本身。第一颗卫星围绕地球旋转时，我们第一次获得了离开地球看地球的视角。于是，地球成为一种艺术形式，成为一个令人称奇的美的客体，成为一件必须在总体上保护好的美好事物。我也有两个很喜欢的例子（读麦克卢汉的主要乐趣之一，就是你可以找出你自己的例子）：熟食品的美味和敞篷式汽车的凉快。火腿、腌牛肉和用其他方式处理的食品，曾经是为了保存而加工的，其目的是实用。电制冷技术发展之后，保存食品的效果好多了，这时候消费加工食品，完全是为了品尝其味道。与此同时，人们开始使用敞篷式汽车，以求夏天凉快。到了60年代，空调汽车几乎把敞篷式汽车淘汰个一干二净。到了80年代，敞篷式汽车又杀了个回马枪。玩车人图的是“凉”（cool），但是这个“凉”不是物质意义上的“凉”，而是派头上的“酷”（cool）。

一个又一个媒介离开了传统的立足点，成为因特网上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指望，公众把媒介当做艺术欣赏的程度会相应地增加。报纸印刷的外观正在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只要把报纸的头版和一百年前的样子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手写的文字在印刷时代变成书法艺术，也是这一个道理。电视出现在连接着键

盘和鼠标的屏幕上以后，我们不仅可以在新的环境中看到它，而且还可以使其轮廓具有可塑性。它吸引我们去摆弄屏幕窗口的大小和形状，去探索它和其他窗口的关系。实验的结果会提高我们的觉悟，使我们认识到电视形象底层的审美价值和结构。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已经迈出了一小步，我们已经对 50 年代的情景剧进行了重新的包装，把它们作为有线电视上的“经典”剧目，我们在片头加上了评论，说明其喜剧意义。例子有《我爱露西》、《蜜月新人》。美国有些地方差不多有 100 个有线电视频道。和 50 年代只有几个电视频道的情况相比，现在的频道大大增加了。然而，因特网提供电视频道的潜力才是多得难以穷尽。也许，用不了多久，它会使有线电视成为“微型因特网”。

麦克卢汉所谓的艺术性，是这样·一个转变：我们从不假思索地使用旧媒介转变为以批判的态度去欣赏这些旧媒介。但是，这个转变的结果就一定是纯粹的社会改善吗？换句话说，即使因特网确实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关注典型的艺术活动，这是否就一定是巴厘人所谓的把一切事情干好呢？第 13 章考察的内容是：我们在数字时代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有什么确实变好的前景和陷阱。一方面，迅速获得多种多样的信息，使我们能够把研究工作干得更好，因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可能会横跨医学、法律、学术和许多工作领域。另一方面，和血肉之躯的人握手之前，在可以触摸到的东西被搬动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虚拟的领域中获得了成就感，就已经觉得和虚拟现实发生了关系，尽管这样的感觉是幻觉，或者至少是不完全的感觉。

前工业的巴厘人，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可以把一切事情都干好——绝大多数的自我估计都有如影随形的自欺成分。这可能是因为在他们那个世界里，工作任务的数量不多，花在每一个任务上的时间相应就多一些。与此相比，在工业时代里，人们的任务要多一些，时间要少一些。因为能够对资料进行有效的数码加

工，所以我们用来完成每一次任务的时间，就可能多一些，因为我们检索信息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由于能够完成更多的任务，所以我们对相关任务的全局有一个更加宏观的把握。这个大背景是非常有用的。迄今为止，我们走得很顺。我们在巴厘人的路上似乎已经步入坦途。

但是，许多任务在物质世界中的根基，是无法压缩的，其时间框架也是难以摆布的。这个根基是数字冲浪遭遇到的无处不在的锚链，随时都可能会把我们从虚拟的冲浪中，拽回到踏踏实实的地球上。毕竟，因特网把苹果从加利福尼亚运到伦敦的速度，并不会超过最快的飞机。它对苹果生长需要的时间也无能为力。末了，我们很可能不必把每一件事情都办好，我们可以让一些人把一些事情办得更加好——这也不错吧。

展望未来使我们进入了本书的最后网章。在这里，我们看到麦克卢汉从导游到解说员的历程。他已经去世 20 年，但是他还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导游，也是我们走向未来世界的解说员。他控制着自己，不去对未来做系统而详尽的描绘，这和他不解释、不做大而无当的理论表述的一贯作风，是完全一致的。更恰当地说，他的特长是一头扎入过去，像大海捞针那样地去再现闪光的明珠，以便展示海而上当前的情况。于是，我们就有了“地球村”、“声觉空间”、“彩绘玻璃窗”这些闪闪发光的明珠。它们首先照亮了麦克卢汉 50 年代至 80 年代的世界。如今又照亮了我们生活的数字时代，这个刚刚开始的时代。不过，麦克卢汉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两个价值连城的思想工具。这网个工具可以给我们的未来之旅导航。一个工具是“后视镜”，我们借以警惕感知方面的错误，警惕旅途上的陷阱。另一个是“四元说”（tetrad）或“媒介四定律”，我们用它来揭示可能的防护盔甲，看看它们与过去和当下的媒介影响有何关系。

后视镜是第 14 章的主题。和地球村一样，这是麦克卢汉最

容易理解也是最有力的洞见之一。实际上，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后视镜。我们进入未来，可是我们的目光却是看着过去。说得多么好啊。后视镜这个比方恰如其分地抓住了媒介的影响。它的语言行迹处处可寻。电话最初叫说话的电报，收音机最初叫无线电。可是，这两种技术都大大超过了字面上的意思——电话冲破了我们家庭的隐私，汽车使产油国拥有力量，广播成为举国同步的大众媒介。以上这些老名字都没有抓住这些影响，因此这些标签反而干扰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见这些媒介中一些关键的发展。

因特网在后视镜中是看得最清楚的。批评它的人可能会把它当做电视屏幕。爱好它的人（包括我自己）倾向于把它看成是改进了的书籍。然而，它是许多媒介的混合与转换，是书籍、电视和其他媒介（比如电话）的混合与转换——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因此它远远不只字面上这点意思，它和以前的任何媒介都迥然不同。这就是事实，虽然这个事实还有待充分证明。后视镜不能告诉我们因特网是什么，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不要被镜子中看到的刚刚过去的东西迷惑住了。如果只看后视镜，或者常常看后视镜，如果看前面的道路时只匆匆一瞥，如果只看前面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就可能很快翻车，甚至落得更加悲惨的下场。

麦克卢汉的“四元说”（tetrad）或“媒介四定律”又换了档。它不光是给我们警示，叫我们看未来时取下过去的有色眼镜，而且更进一步向我们说明，去掉眼镜以后会看见什么东西。他说，对任何一种媒介及其影响，我们都可以问四个问题：①它提升和放大了文化中的什么东西？②它使什么东西过时，把什么东西推到显赫的地位？③它再现了过去的什么东西，它在刚刚过去的领域里再现了什么东西？④（在此，媒介四定律投射到未来）这个媒介达到潜力极限之后，它逆转或摇身一变成了什么东西？比

如，广播提升口头传播，使之跨越很长的距离。它使文字传播的一些东西过时，比如使作为新闻发布主流媒介的报纸过时。它再现了前文字时代口头传播的一些主导地位。它逆转成为声音和形象的广播——电视。反过来，电视这个新媒介也可以这样来考察。它提升了远距离的即时视觉传播；使只有声音的电台广播的一些特征过时，比如它使电台上的连续剧和肥皂剧转移到电视上；再现了由于广播兴起而过时了的东西，比如卡通；逆转为一……等等——逆转为 我们尚未完全看到的东 西；不过，寡头的网络电视已经逆转成为许多种互相交叉的媒介，比如有线电视、录像机和因特网，这倒是毫无疑问的。

在我们神游的最后一章第 15 章里，我们将用媒介四定律分析早期数字时代里的新媒介，我们尤其要注意它们可能逆转的一些领域。因特网是传播的民主化，它嘲笑守门人。在媒介四定律的下一条定律中，它会逆转而为电影《太空奇兵》里那样一种网络吗？在这部电影的网 络中，人们的选择是虚假的，网页上每一个热点都通向一个预制的信息垃圾堆，这个网络由政府或者另外的什么中心权威来管制。如果不像《太空奇兵》，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呢？既然数字时代释放出来的离心力很大又很快，而且即将成为普世的力量，那么，这些离心力会不会把媒介定律这个四轮车紧紧拽住，使之不可能倒转车轮进入一个极权主义的过去呢？

媒介四定律是麦克卢汉博士工具袋里一种独特的工具。我们用 它来给媒介做保健工作，看媒介的健康状况、心跳和预后。这个工具比麦克卢汉的其他观点都更加系统——历史中的每一种媒介都要受制于这四条定律。虽然如此，这些定律还是开放的、多向度的。每一种媒介都有四种功能：提升、过时、再现和逆转，都可能转换成许多东 西或效果。电视再现了 洞穴画、广告牌和报纸漫画。它不仅逆转成为因特网、有线电视和录像机，而且逆

转成为全息术、可视电话（可视电话当然也是电话逆转而来的许多媒介之一）等等许多媒介。显然，麦克卢汉试图用这些定律创新，创立一种近乎媒介通用理论的东西，一种没有僵化和局限的理论——可惜僵化和局限通常是理论创新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然而，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

他只完成了两篇论述媒介四定律的小文，就不幸于1980年去世。这两篇文章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定律”（载《技术与文化》1975年1月第74~78页）；“媒介定律”（载《等等》第34卷第2期第173~179页）。直到1988年，他这些定律才首次向世人登门造访。此时，经过一波三折，以《媒介定律》为书名，由他和他的儿子艾里克·麦克卢汉署名的书，才得以出版。

媒介四定律对我而言很亲切：我给他上述的第2篇文章写了一篇序。我当时还在读博士。虽然已经详细研读过麦克卢汉的著作，那篇序文还是启动了我一段令人振奋的时间。我不仅重温他的书，而且和他通信、通电话，偶尔还在纽约或多伦多和他面晤。

媒介四定律不仅是本书很好的结尾，而且给这篇绪论划上了一个恰当的句号。在这里，我们把麦克卢汉放在他的同人、合作者和有志于推进其研究的学者之中。

1.2. 麦克卢汉及其同人

有一个迹象表明麦克卢汉依靠合作的程度。他只有三本书是没有合作者的：《机器新娘》（1951）、《谷登堡星汉璀璨》（1962）和《理解媒介》（1964）。其余所有的书都是与他人合作完成的：《媒介即是按摩》（与菲奥雷合著，1968）、《地球村里的战争与和平》（与菲奥雷合著，1968）、《透过消失点》（与帕克合著，1968）、《逆风》（与帕克合著，1969）、《从陈词到原型》（与华生

合著，1970）、《把握今天》（与内维特合著，1972）、《作为课堂的城市》（与哈钦、埃里克·麦克卢汉合著，1977）。与他人合作的书中，还有一些是他去世后才出版的：《媒介定律》（与艾里克·麦克卢汉合著，1988）和《地球村》（与布鲁斯·鲍威尔斯合著，1989）。1970年独立完成的《文化是我们的产业》基本上是《机器新娘》的更新版本。1967年出版的《言语、声象、视象探索》是《探索》杂志第8期的修订本，这个杂志是他和卡彭特^①合编的。1960年，他还与卡彭特合编了《传播探索》。

然而，还有一个相反的迹象显而易见，说明他并不是对合作者欠了许多情。我们意识到，《谷登堡星汉璀璨》和《理解媒介》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其他书。这是他独自完成的两本书。事实上，看一看他后期的著作，就可以发现，虽然它们继续提出一些新的例子，但是其中的洞见、暗喻以及它们说明的媒介关系，在他撰写的第2本书和第3本书里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这些东西有：“地球村”、“冷和热”、“光透射对光照射”，当然还有“媒介即是讯息”。《媒介定律》的内容有一半是例外，不过其中“再现”（retrieval）这一条定律在《地球村》和《理解媒介》“过热媒介的逆转”那一节里已经登台亮相了。“提升和过时”这两个观点，说的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媒介被另一种媒介取代，它们显然是麦克卢汉自始至终的主题，尤其文字使口语过时、电子使文字过时这两个观点，是他始终关注的主题。

《数字麦克卢汉》，可以当作是这样一本书：它审视当前的数字电子环境如何取代早期的大众电子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早期的大众电子媒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过去的文字文化也通过个人电脑和网络的应用而得到再现。并非一望而知的是，麦克卢汉生前在与合作者写书时，他们那个时代的电子媒

^① 卡彭特（Edmond “Ted” Carpenter）——加拿大文化人类学家。

介，仅仅是数字电子时代刚刚扎下的根子。数字电子时代还处在诞生的边缘。这个新时代是一只单向变化的大众媒介的幼虫，尚未羽化成为数字蝴蝶的幼虫——如果你让自己的比喻插上幻想的翅膀的话。

我们不能断定，麦克卢汉与他人合作的书里，每人各自写了哪些东西。但是，已如上述，这些书中的洞见，已经见之于麦克卢汉早期独著的书中，因此，为简略起见，在本书的探讨过程中，我征引和参照他们的观点时，都称之为“麦克卢汉”。当然，在紧随的括号里，我还是立即注明是合著（比如：麦克卢汉与菲奥雷，1967）。

当然，他的合作者独著的有关他的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意味深长的是，只有他的一位同人的一本书比较明显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时代。这就是卡彭特的《那个幽灵给我沉重打击！》。实际上，在这一类著作中，这是本书征引的惟一的一本有助于理解数字时代的著作。至于早期的麦克卢汉评论，令人遗憾的是，通常都存在严重而突出的误解。乔纳森·米勒的《麦克卢汉》（1971）就是这样一本书。他一本正经地说，麦克卢汉用“热”字来描绘不完全的、低清晰度的媒介。这真是南辕北辙、指西向东。本书就要指出这样的误解。

除了合作者和批评者之外，有一群人数不多但是在增加的作者。他们应用并拓展麦克卢汉的成果。尼尔·波斯曼（比如他1985年和1992年的书）挖掘了麦克卢汉研究的阴暗面。他认为，无论电视的内容多么富有新闻价值和教育意义，无论其内容的文化含量是多么厚重，电视底层的讯息对理性、礼貌和许多好的文明的东西，都具有破坏性。吉姆·库尔提斯的《摇滚年代》（1987），用媒介四定律来分析摇滚乐。乔舒亚·梅罗维兹的《无地域之感》（1985），发展了麦克卢汉这个观点的社会政治含义：在电子速度的条件下，生活使工作和艺术、工务和休闲的界限模

糊不清。

许多这样的学术研究都相互联系、互通声气。作者之间的友谊保持到今天。我认识库尔提斯，是因为我给他的大作《多音的文化》（1978）写了一篇评论。评论发表在《技术与文化》杂志上（1979）。我注意到，他说俄国和美国南方的文化是“冷”的和声觉的。于是开始和他通信，并成为朋友。他的《摇滚年代》不仅运用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定律，而且阐述了我提出的四定律——进化的四“轮”。我这四“轮”将在第15章“数字麦克卢汉”里讨论。

1975到1978年，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的研讨班上，梅罗维兹与我临座。这个博士点叫“媒介生态学”，由波斯曼主持。我们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从细节问题的激烈争论发展到终生的友谊。我们认识到，我们对媒介世界的看法基本上相似。我们核心的视野是从麦克卢汉学来的。以后的岁月里，我把这样的视野与卡尔·波普尔^①哲学和唐纳德·坎培尔（Donald Campbell）的进化认识论糅合起来，甚至与阿西莫夫^②科幻小说中技术可能性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而梅罗维兹却把麦克卢汉与社会学的观点糅合起来，尤其把高夫曼（Ervin Goffman）的公共面具和私人面具联系起来。梅罗维兹的《无地域之感》写得太早，不可能完全抓住数字时代飘然降临的势头。他评价的主要是电视，而不是电脑。然而他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各种大众电子媒介正在淡化的区别和边界。这是一场宏伟的序幕，揭开了数字时代向守门人展开正面进攻的壮举。这也是本书的一个重大主题。

① 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 - ）——英国哲学家，赞同反决定论的形而上学。代表作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

② 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1920 - 1992）——美国生物化学家、作家，创作了大量的科普读物和科幻学说。其《基础》三部曲获雨果科幻学说奖，含《基础》、《基础与帝国》和《第二基础》。

尼尔·波斯曼不仅是我攻读的博士点的精神领袖，而且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他对电视和电脑持尖锐的批判态度，我的意见与他相左。我认为，它们对我们的文化大有裨益，比他说的要好。而且，它们的效应也很不一样。我常常说俏皮话，我是他的老师，他是最不争气的学生——学生班门弄斧，向老师兜售自己的媒介理论。但是，深究之下的真相却与玩笑大相径庭。是他告诉我们，为何要认真研究麦克卢汉。他的风范，鹤立鸡群，过去如此，现在亦如此。

实际上，他本人及其博士点，在我个人与麦克卢汉的切磋和友谊中，起到几个至关重要的标志作用。我非常欣赏与麦克卢汉的交往，我们认识的初期，他尤其令我获益匪浅。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媒介生态学评论》上。这份杂志由纽约大学媒介生态学博士点主办。文章题目是“细说互动媒介之冷热”（1976）。主题是：媒介冷热有别，广播之类的单向消极媒介和电话之类的双向积极媒介的冷热机制不同。文章明确指出，在我们这个更加典型的数字互动时代，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有新的用途。

1977年，我在《等等》上发表了两篇与麦克卢汉相关的文章。这份期刊由国际普通语义学会主办。波斯曼刚刚接手任其主编。一篇是“玩具、镜子和艺术”（第34卷第2期第151~167页）。文章提出一个羽毛丰满的原创理论，说的是个人媒介的发展阶段。这个理论与麦克卢汉的关系，与数字时代的游戏、工作和艺术的关系，我在本书第11章里做了探索。同一期的《等等》里还有麦克卢汉的文章“媒介定律”，我给这篇文章做的序文也同时刊出。（这一期如今成为经典，里面刊发的文章还有梅罗维兹的“中部地区政治的兴起”，说的是后肯尼迪时代政治英雄的瓦解）。我有缘写这篇序文，那是由于波斯曼的厚爱。他把麦克卢汉的稿子给我看，听我的意见，叫我把想法写下来。序文发表前当然要送麦克卢汉过目。不久，我在纽约与他邂逅。这是我们

几年通信和互访的开端，可惜我们的交往只有几年。或者是我去多伦多看他，或者是他来纽约看我，包括一次在我主持的会议期间的会晤。那是1978年我在费尔莱·迪金森大学举办的“媒介四定律研讨会”上，唱主角的是他们父子两人，马歇尔和艾里克。

我注意到一种距离，似乎是难免的吧。我原来拜读远见卓识的作者，对其钦慕至极，一旦见面，方知他们也平平常常。书文作者也好，歌曲作看也好，似乎都能够在专业创作中倾泻出精华。然而见而谈话时，他们却没有达到你的期望值。我见而时看到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却是光彩夺目的例外。我们在他的住宅区散步时的聊天、在餐桌上的闲谈、在电话上的交谈、在开会休息时交换的意见，无不闪耀着他的智慧光芒，他妙语连珠而洞见横溢、狂言无羁且不无道理。他言如其人，文如其人。他的言谈和书简、书文，一样精彩纷呈。实际上，有时闲聊中他随口抛出的一句话，往往浓缩了大量的双关诙谐，可能还要胜过他的文字表达，可能会澄清他书中不能说明的问题。因此，在这本书中，有时我将他在聊天时抛出的连珠妙语略举一二。

如此继续聊天的机会，随着他1980年的去世而结束了。当时，我的文章“麦克卢汉与理性”（1981a）已经发排，却是他去世后《传播学季刊》才在夏季号中刊出的。另一篇文章“麦克卢汉在进化语境下的贡献”在《教育技术》（1981b）里刊出，也是在同一年。

1986年，我的文章“麦克卢汉和电脑会议”发表在《电气电子工程师研究院专业传播会议文集》上。该文完成于1984年8月，是在我第一次参加网上讨论会两个月以后写的。这次讨论会由西部行为科学研究院主持。我上网用的是一台凯普罗二型CP/M个人电脑和一个300波特的调制解调器。文章大意是，麦克卢汉遭人诟病、豆腐干大小、互相交叠的文章风格，实际上是一种“在线”形式的风格，是电子文本的风格。迫于当时媒介环

境，他的风格被囚禁在纸上。这个媒介环境还没有跟上麦克卢汉思想的多维视野。就我所知，这是把麦克卢汉和数字时代的表达方式联系起来的的第一篇文章。我们可以把这篇文章当做这本书的种子。

在《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知识》（1988b）这本书里，我首先是写作为知识体现和载体的技术，其次才写作为传播媒介的技术本身。它的研究范围和主题，都受到麦克卢汉的思想激励，虽然其风格与他不同，所以我在题记中把书献给他。我给《纽约时报》（1981c）和加拿大的《周六晚》杂志（1988a）投书，指出典型的麦克卢汉误读。他去世后，这样的误读有增无减。我在第二封投书里还讨论了另一个问题，也是本书谋求阐明的问题：认为麦克卢汉没有永恒价值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1990年，《传播学季刊》发表了我的文章“麦克卢汉的空间观念”。这是论文和书评兼而有之的文章。我评了四本书：菲力普·马尔尚的《麦克卢汉：媒介与信使》（1989），麦克卢汉父子的《媒介定律》（1988），麦克卢汉与鲍威尔斯合著的《地球村》（1989），莫利纳罗等人编辑的《麦克卢汉书简》（1987）。我率先指出，麦克卢汉的声觉空间正是我们现在的赛博空间。1993年，《在线》杂志发表了我这篇文章的修订稿（有删节）——它在报头上把麦克卢汉供奉为“先师圣人”。接下来的两年里，《在线》又发表了我的6篇文章。麦克卢汉成为其中3篇的主角（莱文森，1994a、1994b、1995c）。

如今，麦克卢汉与数字时代的相关意义已经牢不可破，只是人们对它的探索和应用才刚刚开始。

1998年3月，斯特拉特在福德汉姆大学组织了一个“麦克卢汉研讨会”。尼尔·波斯曼、乔舒亚·梅罗维兹、吉姆·库尔提斯与会，我亦出席，到会的还有20余位学者，有的人早在50年代就受到麦克卢汉思想的激励。《数字麦克卢汉》主要是那个时候

写作的。我在会上宣读的论文，题目是“轻飘飘的热线传播，凉悠悠的文本”（1998c），文章是由本书第9章改写的。会上宣读的论文，相当一部分触及到甚至比较充分地论述了麦克卢汉的现实意义，说明了他的思想与新媒介研究的相关性。我大力推荐会议的论文集，该书由斯特拉特和瓦克特尔合编，可能将在2000年出版。

《数字麦克卢汉》评估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下一章）。接着再研究他的13种重要洞见，看看它们对我们的新世界有何启示，我们在创造这个新世界的路上已经步入坦途。

现在，人们重新发现了麦克卢汉——虽然他从来没有真正被世人遗忘。我猜想，论述他的书籍，延伸他研究的道路，会越来越频繁地涌现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把他富有创见的著作作为手头必备书，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他的阐释，包括本书，必然是对原著的重铸，如果对他的某些重要思想有所忽略，那是在所难免，正如他的某些要点会更加鲜明一样。

所以，《数字麦克卢汉》尽量引用麦克卢汉的原话，虽然偶尔也引用别人一些得体的阐释。

我把这本书当做与他继续进行的对话。我也有一锤定音的时候，但是占上风的总是他……